



短篇小說集

森林的寂寞

袁

犀

封面：王仲

四之書叢藝文北華

集說小篇短

寞寂的林森
(本版再)

犀 袁



版出會協家作北華

目次

鎮上的人們

(一)

蟲

(二七)

一個做母親的

(三三)

露 台

(四三)

一個人的 一生

(五三)

後 記	風 雪 (一九)	街 (一〇)	人 間 (八五)	森 林 的 寂 寞 (七一)	廢 園 (六三)
--------	--------------------	---------------	--------------------	-----------------------------------	--------------------

鎮上的人們

民國二十四年秋天，我在一個濱海的小車站上做事。住在站長劉藍林先生家的樓上，站長是一個喜歡喝酒並且脾氣很壞的人。因為除了站長以外，我是薪水拿得最多的一個，所以我去的那一天，站長就邀請我到他家去住。二樓正好有二間空房，我搬進去的當日，心情很愉快，剛才油飾過的樓板和樓窗窗散出一種特別的香氣，而且樓窗是面海的，我決定安心在這小車站上住一些日子，差不多完全滿意這個新環境了。

站長以每月三十元的代價，租了這四樓四底的樓房，已經四年之久的作着二房東；我剛把椅子安置在南窗下面，把一幅好朋友的油畫，懸在床頭。我的上司發我的房東走進來了，他很滿意的看着我剛剛收拾好的房間，沒有說什麼，然後替我搬進一把椅子進來，椅子是矮而且柔軟的，他替我放在牆角的地方，然後用手擦一下鼻子，對我說：

「這是我的一個從前的房客剩下的，借給你用吧。」

他若一看我，忽然很嚴厲的說：

「你看這牆壁，地板，沒有一點破損，多麼乾淨！而且原有的傢俱，差不多都和新的一樣！」這不用他解釋，屋子的潔淨，傢俱的完整，是我一進來就發現了的，我點一點頭。他繼續道：

「我是喜歡清潔的人，」他把房門推開：「你看過道的地板，也沒有一點塵土！所以，你如果喜歡這房子，你就要保持清潔，蠟燭，用具，地板，樓窗，這一切……」他坐下來，發揮道：

「中國人有一種劣根性，就是骯髒。倘若中國人各個都清潔起來，就一定會強國的！」

我靜靜的聽着他的議論，開始覺得這個有潔癖的二房東是個脾氣古怪的人。他看着我，渾身上下，說道：

「皮鞋爲什麼不擦一擦呢？」

我看一眼站長的皮鞋，一雙黃皮的，至少有十年以上的樣子，皮子已擦成了白色，然而沒有一點塵土，擦得像玻璃一樣。他也許覺得話說得不大客氣了，才點，對我笑一笑說：

「晚飯在我家吃吧。」然後一邊說着，推開門，走出去了。

「一個酒徒，怎麼如此清潔呢？」我心想着，把傢俱擦沫了一遍，並且在皮鞋上加了油，遇見這樣潔癖的上司和房東是有點麻煩的。

我沒有敢在劉盛林的家裡吃晚飯。我小心的走下樓梯到街上去了。

這是一個可愛的地方，街道清潔，房屋整齊，石路上被昨夜的雨沖過一遍，石窪內存着積水。街道雖然很狹窄，然而靜謐，沒有多少車馬的喧囂。站在郵局門前，我向內探望了一下，一個中年的肥胖的人，對我點一點頭。這些都很好，給我的印象很不壞。我慢慢的巡行着街道，呼吸着清新的秋天的海的氣息。小教堂的屋頂上，豎立着燦然的十字架，這城市雖小，然而不但有教堂，並且有小學校，隔着短牆可以望見空盪的不太小的體操場。還有由青島移居來的白俄人，多半經營着漁業，有的經營着小小的雜貨舖並且帶着賣酒，商店門前寫着很大的俄國字，頭上包着花色手巾的白俄年輕婦人們大聲的在門前談講着什麼。

我並沒有把那幾條街道都走完，傍晚時候我走進一家酒店裡去，這是這街上唯一的酒店，在那酒店裡我恰好遇見了車站上的售票生——那個名叫靳文福的，他冷淡的招呼我一下，喝着酒。我邀請他一塊喝一點，他的蒼白消瘦的臉上現出暈紅的顏色，像是很用心的考慮着我是否能夠敲他的竹槓——白吃他一下似的。然後坐在我的對面，他靠在白木的桌上擺上酒菜來。

「爲什麼不回家去吃晚飯呢？」我問他。

他搖一搖頭，把酒喝下去了。

堂倌立在牆角，右腿屈起來脚抵着牆根，笑道：

「靳先生又受太太的氣了……」

「遠着點，」售票生對他喊着：「討厭！」

靳文福有二十六七歲的樣子，本地人，在街上有一點祖遺的財產，他自己說：

「我是念過一年大學的，可是我只好跑回家鄉裡來當售票生，你說咱們沒有才能嗎？」他把兩肘架在棹上看着我的眼睛。人到發起牢騷的時候，酒已經喝得差不多了。我又替他斟滿了一杯。

「女人是一種可惡的東西！」他對我笑了一笑：「我不是怕我的老婆，我討厭她，我要是捶她一頓嗎，她就可以坐在屋子裏哭三天，你還能怎麼樣呢，她可以到大街上去嚷，一點都不顧羞恥……」他指着酒壺說：

「我能喝起這個，完全是這種原故，我只好躲開她……，她還是一個女學生哩，你知道？我是不幸的。」

我又爲這不幸的男子倒一杯酒。

「他媽媽的！」他咕嚕着：「姑長從來也沒有想起來爲我加薪過，比如你的位置，我就不可以提升一下嗎？」

我覺悟了他對我冷淡的原因。

堂倌站在牆邊獨自做了一個鬼臉。我對靳文福說：

「你是有財產的人，加薪和不加薪對於你有什麼關係呢！」

他沒有否認這話，搖搖頭說：

「是的，對於我沒有什麼，我的妻子，她整天說我是窩囊廢，她說她要是我，她早就當了站長了，你知道她圖希名譽……」

「靳先生應該回去了，」堂倌對他提醒道：「回頭到家裡，就不好交代啦……」

「滾一邊兒去，」靳文福把頭埋在路臂灣裏，叫道：「早回去也是吵，晚回去也是吵，就吵他媽的吧！」

他沉默一會兒，彷彿要嘔吐出來似的難受的呻吟着。我把酒賬付了，堂扶着他的肩頭送他到門外。走在路上，他靠着我的身子，唧噥着：

「不知道是我們沖了什麼星宿……要不然就是那個娘們她瞞了歲數……合婚的時候我們是上上的婚姻呀……屬羊的女人都是掃帚星……命裏攤上這麼一個倒霉的老婆……」

走過一條街，在一個油着綠色的門前他站住了，命令我說：

「敲門！」

出來開門的是一個年輕的婦人，她急促的憤怒的走到門邊，很用力的把門門拔開了，但她看見我的時候，很有禮貌的對我致謝。說是感激我把她的酒醉的丈夫送回來。這女人面孔秀麗，不像是我想像的慄慄的婦人——慣於虐待丈夫的那種女人的樣子。

「這倒是很奇怪的！」我想。當我走開的時候，還聽見她的清麗的說着「再見」的聲音。我走進了住所的時候，站長在樓梯上遇見我，他正從樓上下來，他叫道：「你原來也是很能喝的嗎」

，明天我請喝一場。」

第二日夜晚我就被邀請到站長的屋子裡去了。他從床下拿出一瓶酒來，坐在他那皮製沙發上。招呼他的女兒道：

「叫妳媽媽來！」

女兒有十七八歲的樣子，皮膚是海濱居住的人們所特有的褐色，但是膚理細膩，並且學止也頗爲大方，大約是在北京或青島那些地方讀過書的。她看了她父親一眼，父親的眼光裏愛憐橫溢的注視着女兒，這個五十歲的老站長好像是非常痛愛女兒的。他用手搔着短短的頭髮，微笑着催促道：

「去。去呀！」

原來聽說以脾氣很壞而馳名一鎮的老站長，是如此和藹可親的，女兒扭一下身子，走出去了。站長夫人看來比站長年長許多，她走進來，像是很生氣的樣子問道：

「叫我做什麼？」

「切點白菜心來，要快。」劉盛林忽然把脾氣變壞了，用眼睛看着妻子，並不亂他的老婆，繼續吩咐道：

「不要忘記多攪蝦米，並且，醋要多，加蒜！」

老婦人站在地上對他看了一眼，沒有回答什麼，然後轉身走出去了。

站長開始喝起酒來，像人們喝白糖水一樣。他左手裏拿着一塊抹布，隨時擦落在桌上的酒滴和白菜拭去，因此，我嘗得很，我喝酒吃菜，又必須特別注意保持掉面上的清潔，簡直痛苦得很。終於，我放下筷子，索興不喝也不吃，把兩吋支在桌上，看着這位清潔的站長，想像着酒他醉以後的狼狽情形。他

不停的用手掌揩拭着自己的黑色的短鬚，像所有那些好飲酒的人們一樣，他們在喝起酒的時候，話語是滔滔不絕的，他對我報告道：

「這鎮上有家洗衣房，他家的掌櫃……唉，說起他家的掌櫃……」他沉吟一下，好像頗爲不願說出人家的壞事，然而又不得不說，所以大大地爲難的樣子：「他家的掌櫃，聽說是在一天夜裡，他把一個洗衣廠的女工給強……」他彷彿不好意思說出那個難聽的字眼：「給強，強那什麼了，還是一個什麼東西呢！」他問我，那意思像是要我罵那個洗衣的掌櫃一句什麼話，然而我沒有理他，他看了我一下，拭一下鬚鬚，嘆息道：「人心真是不古了，比如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有這種事情……」

他沉默了一會，忽然猥褻的笑了起來，用竹筷夾起一片白菜，把頭伸到桌子當中來，小聲說：

「那娘兒們是有名的浪婦，要不然她就不能答應他……她有一個綽號叫做這個！」他舉起夾着白菜的筷子來，點着頭說：「叫做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叫做『白菜心兒』，這名子多麼那個！」

他哈哈的大笑起來。

「王得本給了她十五元錢呀！」他繼續說，並且註釋道：「王得本就是那個洗衣房掌櫃的名子，一個淫棍，一個流氓，一個——他媽的混蛋！」他立刻發怒了，這樣罵着：「假若我要是有精神，我就辦他！」

他把拳拿在桌子上，他的三角形的眼睛攢聚着，他的眼白是紅色的。

「你知道誰偷偷的託人在車上往來帶私貨嗎？」他忽然壓低了聲音，把腦袋一直探到我的鼻子前邊

來，像對一個心腹人那樣似的開着。

「我不知道。」我說。

「那不要緊，你來得不久，倘若以後你知道麼，你可報告給我呀！」他喝着酒，很滿意於自己的樣子；停一停，他憤慨的說：

「這個鎮上有一個好人嗎？你數一數吧，郵政局長，甚麼他媽的狗屁局長呀，賣郵票，拆信袋，信差請假的時候，他還給人家送信呢；；稅局分卡長張鴻賓，往大大小小的鋪子裏這吃一頓那喝一頓，那怕你賣一塊豆腐吧，他也要你貼一分印花。漁業公會長，自然是一個有錢的傢伙，可是你可知道他那些錢從哪兒來的呀，沒有一個不罵他祖宗。靳文福的父親是一個財主呢，人人可都說他跟兒媳婦通姦；；噫！」他按住自己的嘴，倘若隨他的高興說下去不知道他要說些什麼事情來。

「你又喝醉了！」女兒皺皺着眉，走進屋來，把酒杯從他手上拿開。他看着女兒的臉，說道：

「我從來沒有喝醉過，我吐過嗎，像那些喝酒的人一樣——那麼醉？」

「沒有，」女兒回答：「這是真的。」

● 女兒的名字叫做劉靜宜，是一個有很大的黑眼睛的憂鬱的女孩子，在她的臉上就常常浮現着很深的哀怨的情感。以後每次站長要喝醉了的時候，都是女兒去拿過酒杯。站長才止住喝酒，開始去睡，彷彿他是非常聽信女兒的話，而對於自己的妻子就聲色俱厲的呵叱，像恐嚇一隻老貓一樣。劉靜宜在青島的女子中學校畢業就回家來住，因為做父親的堅持着不許可她要到北京投考大學的要求。這女孩的舉止過於沉靜了，連她的脚步聲都是憂鬱的，她的寧靜的臉上現着夢一般的神情。我不知道爲什麼父親和女兒的性格相差得如此遠呢！

一天，晚飯以後，黃昏的時候，我自己一人從靳文福的家裏走出來。靳文福被他的妻子大大的鬧了一通，那個女人是和火藥一樣的，隨時就爆發起來。我們三個人正說得很好，她命令靳文福爲她取一件東西來，她吩咐了一遍，靳文福答應了一聲，但沒有去取，她立刻叫道：

「我真沒有法子了，遇見你這樣的廢物。」

她每逢一發脾氣的時候，她就管靳文福叫做「廢物」，不管旁邊有沒有客人，好像她存心那樣使她的丈夫難堪。

「妳容氣一點不好嗎？」靳文福漲紅着臉，把筷子向前伸着，尖聲的大叫：「妳要一點臉面吧，妳不要臉嗎？」

靳文福不是怕他的妻子，但是他怕她哭喊，倘若他覺得他的太太在客人面前對他太不「客氣」的時候，他就不能忍耐了，他們於是吵起來，天翻地覆。在我的有妻子的朋友之中，我從來沒有遇見過比這一對更喜好吵架的夫婦，有的時候，我簡直想他們有一刻不吵架就不舒適似的，他們把這個當做娛樂。

「你有什麼本事，你有什麼本事呀？」靳文福的妻子叫嚷着：「要不是你爹留給你的兩間破窩，你早就餓斃了喲！你還有多大出息，呸，呸，我嫁了你呵！窮囊廢……」。

那女人極力使用一些足以損傷一個男子的自尊心的語句，那些語句都是很惡毒的。每個男子都不大喜歡承認自己是窩囊廢，認爲多少都有點出息，總比一個娘兒們強的多，靳文福也一樣，他每逢聽見這樣的咒罵，就頓足捶胸的回罵過去，不然，就掩住耳朵，像風似的跑出了院子……

有好幾次，他對我恨恨的說：

「我一蹶脚，我就走他媽的，天南地北，哪兒都好，我把那個母夜叉扔在這兒，我不要這種東西，

我看她能怎樣！」

他這樣說着，但終於沒有二蹶腳就走開，大約在不大吵架的時候，他就在班上對我說：

「女人終究是怪可憐的，假如我把她扔了不要，她怎麼辦呢？」

在他反覆着和我說這兩種話的時候，我常常到他們家裡去，逐漸的我發現那女人與許多別的善於吵架的女人不同的地方，她對待客人，是非常溫柔而且有禮貌的——在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就有了這樣的印象，並且她長得很美麗，我想這也許是那個售票生不能一蹶腳就走開的原因，這女人雖然生長在那小鎮甸裏，却有着大家閨秀一般的優美的風度，有一次我忽然覺得她的美麗有一點挑撥人。因此我很驚訝，和她與她的丈夫吵架時候，完全是兩個人。

有一天晚間，靳文福對我說，這些日子，他的夫人的脾氣比從前好多了，請我到他的家裡去喝酒。這一個晚上，他們夫婦談得很和美，女人很柔和的和她的丈夫說話，所以靳文福有點受寵若驚的樣子，他慢慢的喝着酒，喝得很多，對我說：

「生活就是如此的嘔，這樣子不很好嗎……我好歹有一個暖和的窩！」

他並沒有留神到他的妻子聽了這話以後的神情，他舉起酒杯喝乾，然後又斟滿它，愉快的用舌尖舔着嘴唇，並且很舒服的呻吟一聲：

「啾啾——」

我看他很滿足，彷彿在這一時之間，他把什麼不快的事都遺忘了似的。

「我有一個溫暖的窩，」他眯縫起眼睛：「我用不着一天像拚命似的爲那兩個錢，忙吃忙穿，我滿能够過得很舒服呀！」

這時候，那女人一聲不響的，把靳文福手裡的酒杯擊落在地上，它發出清脆的聲響，碎成一片一片的。靳文福吃了一驚，嚥住口，對他的妻子看了好一會，然後慢慢的轉過頭子來，那神氣就像市上賣的一種有彈簧脖頸的玩偶一樣，他問我道：

「這是爲什麼原故？」

「你離我遠一點，」女人尖聲叫道：「你不是有一個溫暖的窩嗎？虧你有臉皮說出口，你爸爸爲你留下這兩間半破窩，在這窮鎮甸上，你充什麼闊佬呀，你有什麼本事？你有一點狗屁的本領也算你吹得……」

靳文福氣憤已極，他一時想不起什麼話罵她，他用力看了她兩眼，然後向她唾了一口唾沫。扯住我的衣袖，走出去了。走到門外，身後響着那女人的清脆的聲音：

「梁先生，有空的時候請來吧……那個窩裏隨他到哪兒去……」

「閉嘴，賣X的。」靳文福扭回身子，喚着胸大罵了一句，就掩住耳朵跑出了門外，我看得出來，這個傢伙是有一點氣極了的樣子，但是我簡直想不出話安慰他，因爲我那莫明其妙這位靳文福太太爲什麼發作了她的脾氣。

「妳不會去賣嗎？」我們走進黑暗的街道裡，他像是自己對自己說話似的：「妳不是有本領的嗎？可是那就好聽得多了，人家說靳文福的老婆是個賣X的，就像青島四方路上那些拉人兒的一樣。媽媽……」

我把他拉進那個白俄開的雜貨舖子裡，這舖子賣酒，並且有很潔淨的座位，這時候正有一夥人在那邊聚會，我看見漁業公會長也在那里，他用他的肥肚子支着桌子，他的兩隻出奇的小手來回搖擺着。我

把新文福按在一張椅上坐下，從貨架上邊取一個萊陽梨給他吃，他吃着，把嘴呼平靜了一些，那個肥胖的白俄婦人驚奇的看着他，他吃完了梨，把手在褲上擦了擦，問道：

「你看見過這種娘們嗎？」

「她太利害一點，是不是？」我只好這樣說：「可是她長了一顆男子的心，雖然她是一個婦人。」

「婦人長一顆男子的心那不是怪物是什麼？」他憤憤的說，睜大了眼睛。

「不過，也許說錯了。但是您的太太……」

「什麼？我看她要是嫁給韓青天，也未必高興呢，她心裏想當皇后！這是個什麼東西？她要當個當了皇后，怕不是個武則天嗎？」

我停止住他，叫他好好休息一會。

「我不知道這個娘兒們是個甚麼變的！」

「站長也在裏邊。」我說，他站起來，伸長脖子向裏間看了一眼，隨又坐了下來，嘆息道：

「我安也當一個站長呢！」

站長坐在那個漁業公會長的背後，他的清潔的臉上發着紅光，分卡長張鴻賓和郵政局長以及其餘在這鎮上有些名聲的人物們都集在那兒，好像是會議着什麼軍國大事似的，那個老板娘的女兒爲他們搬着酒和肉麵包。

「我就喜歡到這地方來，」漁業公會長說：「唉，唉，很好，很好的妳的……」他對那個姑娘說，指着她的臉，他的聲音像是因爲小時吃多了葷油似的，哈喇哈喇的響着，而且他一笑起來就很不容易把他的嘴閉上。他那樣笑着，笑得很費力，因爲他極力要把自己的笑聲止住，臉上現出了一種醜樣，惹得

那個白俄姑娘掩面大笑著跑開了。

「你討了她吧！」稅差對他說。

「呃，呃，我受不了吧……」漁業公會長沒有自信的說。

稅差把身子向前伸，猥褻的笑着：

「毛子女人身上騷，我在哈爾濱的時候經過那麼兩三個……」

「那氣味好不好？」郵政局長抽一抽鼻子：「她們吃牛奶吃得太多，是不是？」

漁業公會長看着稅差，羨慕的眨巴着眼睛，叫道：

「原來你還有過這樣好事嗎？她們怎麼樣？和我們女人不一樣？」

稅差把嘴湊到會長的耳朵上，不知說了些什麼，會長的肥大的面孔上現出一種尷尬的笑容來，別人一齊把耳朵伸過來的時候，稅差已經把他的話說完，漁業公會長搖著身子呼呼的笑將起來，別人也莫明其妙的跟着猥褻的笑着。站長扯住了稅差的胳膊，叫道：

「你說呀，爲什麼不說出來大家聽聽？」

漁業公會長涎着臉向着那個白俄少女瞟着，一邊故意裝做很媚的聲音，叫她道：

「妳過來吧，做我的太太，好不好？」

「算了！」站長劉盛林發怒似的說，用手攔阻着會長，他的臉上很莊嚴，現出不可侵犯的樣子。他恰巧看見了他的兩個下屬也在這裡，他說：

「我們還是說我們的正經的事，你不是說——」他的臉向着漁業公會長和稅差：「比方說吧，我在車上發現了一個人帶着五條魚……」

「唔，唔，還是說鹽吧，這是重要的。噲，噲……」稅差把手伸進嘴裡，用手指剔出夾在牙齒裡的一絲生牛肉。

「我要吐，我們走吧！」靳文福在我以前走了出去。我隨在他的身後，他一直向着海那邊走去。

「我在這裡，」我扯住他的肩膀說：「你要投海去嗎？」

他臉龐不能忍耐似的，大笑起來，在海邊上坐下來，滿着黑夜他看着我的臉說：

「……我病得厲害。這時鐘鐘到的小鎮，真像是一壺開水來，她一向不喜歡說話，這次却坐在矮椅上，用眼睛檢查一下我的屋子是……」

「……」

「我在這兒住了十九年了，樹木十九年是要生下很深的根了吧，人可是不生根的。」

我不懂得她說的是什麼意思，我一向不喜歡猜測人家言外的意思，我用鼻子唔了一聲，不知應該怎樣回答她。

「我很討厭我的父親，他很令人討厭，是不是？」

這一句話應該怎樣回答是很困難的，我弄不清楚這個小姑娘到底是什麼意思，我仍舊對她唔了兩聲，表示不贊成也不反對的態度。後來，她走了出去，一會，又走了進來，問我道：

「我沒有遺忘下什麼吧？」她的眼裡閃着困惑的依戀的光。

「這一把茶壺。」我對她說。

她搖一搖頭，沒有言語，她並沒有取那壺，又走出去了。

「很奇怪。」我打一個哈欠，很快的睡熟了。

一個星期以後，夜間，我回來得很晚，我被漁業公會會長拉去，到鎮上有名的暗娼家裏去了。那女人真够美的，我在那兒第一次知道了女人的眼睛的魔力，所謂錫一樣的，大約就是那個樣子了吧。

她並不以為她的職業卑賤而痛苦，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她生活得很快樂，這不是裝出來的，而是就那樣的快樂的活着，從沒有想過痛苦似的。

漁業公會會長在這一對我說過：

「這個『長』的意思，你明白嗎？人們一到什麼長的份兒上，那就不小了，比如省長，市長，公會長——是官兒的意思……」

我費盡心機的從這暗娼的家裡跑了出來，走近我的住處的時候，有兩個人從牆的蔭影下敏捷的走了出來。

「是誰？」我厲聲問。

「是我們！」一個悄然的聲音說，我走近他們，看見一個是靳文福一個是劉靜宜——我的上司兼房東的劉盛林先生的女兒。

這是一件出奇的事情，劉靜宜小姐的手裡拿着小小的包袱。

「你不会妨害我們吧？我想你不会。」劉靜宜低聲的對我懇求似的說。

「我不！」我回答她，並且問道：

「你們怎末回事？」

「我們走到別處去。」

「你們戀愛了嗎？從什麼時候？我一點也不曉得。」

「噓，小聲些！」劉靜宜說。

「到哪兒去？在哪兒結婚？」

「還不知道，我們不能坐火車，車上的人都認識我們，我們先到鄉下去，也許住在鄉下。……」

「這很奇怪！我自語着，拍着我那個窩囊廢的朋友的肩膀說：

「在什麼地方結婚，來信告訴我。」於是我很快的從他們身邊離開，走回去了。這一夜，我想不透這是什麼姻緣。劉靜宜會和靳文福那個人弄成了這麼一回事情。

第二日，靳文福和劉靜宜兩個人的事，立刻被鎮上人編造了許多有聲有色的故事。

靳文福的太太，並沒有如大家預料的一樣，她安安靜靜的活着，不想嫁人。

（三十二年六月）

出
出

在一個以產蘋果著名的小城裡，我住了一年多，這裡近海，空氣很好，並且有溫泉。有廣大的蒼翠的菓木園。和我同住的是街公立小學音樂教師康又汾，農事試驗場員蘇澤濤，街公所的書記張大庸；我自己則是在一家私人農園裡担任蘋果剪枝，配製博爾多殺蟲藥水，以及關於葡萄或菓樹的收穫，包裝的任何事情，那個胖大的彷彿球一般的「場長」，（他是這樣稱呼他自己的，）給我一個很好的官銜，呼我爲「技術師」，其實這所謂「技術師」倒是和「苦力頭」差不多的。張大庸面孔蒼白，生著許多紅色小粒的水腫，不知怎麼他有一張老太婆般的嘴，彷彿那裏面是沒有長着牙齒一般。可笑地扁扁着；但是他却是異常的嗜好辯論，從他那扁嘴裡發出啞啞地帶痰的聲音，在很激動的時候竟嘶叫起來；康又汾二十三歲，是某一所私立美術學校的音樂系出身，傲乎其然，自己覺得很了不起，蓄着齊頸的長髮，那上面他塗着濃厚的粘油，面孔黎黑，好像給了他最大的苦惱似的，他一個月曾經使用了三瓶「美顏水」。他總是覺得自己對於音樂這「藝術」，已經有了極深的造詣。「我怎麼能沒有一張提琴呢，」他常常這樣嚷叫着；「一個音樂家沒有提琴，這真是最大的悲哀……」然後他就說假如有一張提琴他就馬上不和這一羣崽子們扯淡了，他就可以四處遊歷演奏，然而看他那情形恐怕這一輩子也難以買到一張提琴了，一個小學教師，一個月的報酬僅僅二十三元錢，他常常解嘲似的說：他的收入與年齡成正比例的，他說：「我在六十歲的時候，就可以賺六十塊錢，一個月不吃飯，買一張提琴吧！」蘇澤濤身材高大，粗實，街上賣的膠底鞋沒有和他的腳一樣大的尺寸，他祇好委屈一點，買一雙最大號的來穿，但是十天以後腳指就頂穿了，他常常抱着自己的腳嘆息，他說：

「這一雙腳就足以使我受窮一輩子！」

我們四個人擠在一間小屋子里。

春天，大地開始膨脹而柔軟了，宇宙間到處充滿着生命，在墓園裡，正是開頭忙起來的時候。工人們翻着土地，土地是有一種奇異的香味的，這種香味在園裡溢着，使人強烈的有要求生存的興奮的感覺，而且被這春天的氣息迷醉着。我仰臥在柔軟的有點潮濕的土地上，頭上的天空藍而透明，耀眼的青光籠罩着我。工人們都做得很起勁，好像因為春天來了的原故。他們互相嘲笑着，喧嚷着。每天在菜園裡，那新鮮的空氣和日光，使我的身體漸漸強健起來。然而我們那間小屋子實在太小了，尤其在春天，誰都不願擠在那裏，於是我們都在外面走着，一直到深夜想要睡覺的時候。一天，我們四個人吃飯，騰澤滿的飯量真是驚人的。他一氣吃七碗高粱米飯，然後跳起來叫道：

「看火車去！」他有一種專門喜歡着火車的嗜好，每天吃完晚飯，恰好有一列特別急行列車從這裡駛過，他從來沒有錯過這時間，將身軀伏在木欄上面，他像呆了一般，目不轉睛的凝視着，火車從遠遠的地平線上顯露了出來，一個小小的黑點接着漸漸大起來，這時鐵軌輕輕的抖起來，呻吟起來了，立刻土地震動着，那個巨大的猛獸吼着，響着強烈的騷音，風馳電掣般的開了過去。我們這個騰澤滿像傻子一樣目瞪口呆了一些時候，完全被這偉大的機械之力量驚呆了。後來，他像是從夢中醒過來似的，用刀蹂着腳，自己長長嘆口氣，彷彿不知應該怎樣去讚嘆，他滿足的罵一聲：

「他媽的！」這一句話裡包括了一切的讚美。然後涎涎嘴從木欄上離開。

這天，我們看他——火車，開過去以後，就到河邊去，途中，康又扮幾乎是照例的把他對於騰澤滿的嘲笑開始了，他管騰澤滿喜歡看火車的事情叫做「一種原始的嗜好。」當然這句話是有語病的，其實那意思倒是說：

「你真沒有見過世面，現代科學在頭腦簡單的瘡下人看來，甚麼都是值得驚異的！」

聽了這話，滕澤滿嘆的一聲笑了起來，他言辭很拙，但是對於康又汾往往顯示出來一種不屑與言的神氣。他也是照例的回答道：

「那麼，看你這城裡人怎樣有出息吧……」滕澤滿僅僅是從當地鄉村小學校三年級出來的，他曾經對我說過：

「我喜歡看火車飛馳時的那種勁兒！」然而這話他從沒有對康又汾訴說過。

在河邊，我們緩慢地踱着，金色的夕陽照耀在水皮上，無邊的沃野在我們前面展開着，山嶺時刻的變幻着顏色。張大庸對我們罵着他們那街長如何地混蛋，終於他憤激得把臉也漲紅了。老實說我們這街長真是不知羞恥的一流人物，他四十五歲，可是他自己常用鉗子把鬚鬚留得一絲不剩，嘴巴上亮光滑得要命，所有他見着過的婦人從來沒有空放過。按照中國人的習俗，現在四十五歲的男子，他的夫人至少也要在五十七歲上下，很少例外的。我們的街長夫人就是這樣的。她整天站在門口，臉上塗得極其紅艷，在一條淺紺色的長綢褲角上鑲着寬寬地花邊，在腰上繫着一條粉色綢帶一直垂到膝蓋以下。據張大庸的敘述，這個傢伙常常坐在街公所的辦公室裡，偷偷的和年輕職員們調情。

「那麼你也有「手吧……」康又汾說。

張大庸向地下唾着吐沫，大笑着：

「我的天，她比我的媽……唉哈哈……」可是他突然止住了，他說：「這是很無聊的，」他非常喜歡說「無聊」這兩個字，「我們應該互相研究一點『實際問題』，唉，『實際問題！』」

「實際問題是什麼呢？」滕澤滿誠實的問着。

「比如美國最近佔領了阿比西尼亞，」康又汾很快的說。他自己並沒有覺得錯，而那態度是極其嚴

肅的：「這就是，叫做『實際問題！』」

聽到這個，我忍不住的大笑起來。

「你笑什麼？」他顯然惱怒了。

「我想，」我回答說：「自以為聰明的人，其實是不幸的！」

他沒有說什麼，把他注意力奪去的，是那個河岸上的小學校的女教員，這女人我僅僅知道她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魏萊，這天傍晚，她穿着一件淺藍色的衫子——一種春天的顏色。正坐在前邊河岸的柳樹下，柳樹剛剛發芽，嫩綠色的霧靄似的和近晚的天空溶合着。康又汾立刻把什麼都忘記了，像呆子一樣，他向我耳語：

「多漂亮的姑娘！」他說，於是奔上前去，立在那女人的前面，不知說了些什麼。

陸澤滿對於這種事情，表示了一種輕蔑的態度，說：

「我簡直看不過眼！」

然而很顯然的，那個傢伙失敗了，他對她鞠了一個躬走了過來，那女人的冷淡使他自己感覺到不好意思，我們走着，他突然對於我們三個發起怒來：

「偏偏有你們三個！偏偏有你們三個！不然，唉，一個多麼好的機會！」

「這個傢伙要瘋了！……」張大庸細聲說。

「瘋，瘋，」他叫着：「你們懂得什麼呀！人要是沒有愛情怎麼生活呢？」就好像那女教員已經愛了他似的，他忽然興奮起來。

夕陽已經消逝了，我們坐在河邊上。

「愛情是能够鼓舞人的，」他說：「她愛我以後，我將成爲最有名的音樂家，愛情就是生活，沒有愛情的生活，豈不是在墳墓裡一樣的吗？……」他說着，神情興奮而困惑。

「這是可恥的！」我喊着說：「隨手把一塊石片用力擲在河裡，水響着，圓的波紋向四外展開：「謔愛情隨這石片滾開吧！」

「愛情對於一個偉大的人會是有益的……」張大庸說：「然而對於你——音樂家，這樣的人物，却完全是有害的，並且在道德這方面說……」他說不下去了，他還沒有能力把他的思想完全表現在一句完整的語言裡面。

「一個沒有完整而且正確的新道德觀念的人，他去戀愛，乃是一種罪惡！」他想了一會，補充了這意思。這些，完全是對這個傢伙攻擊的：「女人往往痴情，容易受感動——不見得是美德，而是她們弱點，男人就在這一點上進攻了她們，這是卑劣不堪的！」

黃昏了，遠處鬱鬱的蘋果林和天際的暮靄溶在一起。

「我看不過眼那些事！」膝澤滿叫着。

「其實一些虛偽文明的假面，把它的本質掩蓋了。」

於是我們都走了回去。

以後，康又扮每天傍晚跑去，並不再招呼我們，其實我們誰也不想跟他去。根據他每晚回來的面部的表情看來，他分明是一無所得。

春天很快的過完了，一天傍晚，康又扮從學校裏回來，他拉着我去，在那河邊上坐下來，向我哀

求着說：

「……有什麼法子嗎？」

「沒有，」我說：「如果女人看不上你，那是無法可想的。」

「我對她說，她不愛我，我就要自殺了！」

「你說過了嗎？」

「說過，」

「那一定沒有好結果……」

「你料得一點不錯，她絲毫也不當一回事，對我笑笑就走開了，非常殘忍！……」

「遇見你，能够殘忍，倒是很好的！」我曉得這句話對於他是太難堪些。但他却並不在意，只是說：

「你們都瞧不起我！」然後極其憤慨的叫：

「女人，根本不了解自由戀愛的意義！」

以後，他把他自己沉溺在四等妓館裡去了。

星期日，我們到海邊去，康又扮拒絕了我們的邀請，把他的口琴——那個唯一的樂器，放在衣袋裡，從窗口跳到街上去了。

「願你們隨了海水去吧，」他對我們作了一個丑臉，咀咒着，然後不知滾到那里去了。

海距離着這兒，大約有二十里路的光景，我們赤足涉過一條河，經過一片很闊的沙灘，老遠就看見海了，……我是第一次看見海的，它正咆哮着，從天邊擁進來一排一排的白浪……

「正是漲潮的時候，」腺澤滿對我說：「不然，你祇能看得見一片沙子，看不見海水，這兒是海灣子淺得很哩，看那邊水不是紫色的嗎？」遠處的海水果然是紫色的。這時海邊原來停着的漁船也開始撐

起白帆，搖盪在波浪的脊背上面去了。我們爬上一帶小嶺，滕澤滿對我說這兒叫做夷兒島，巖石抖擻而險峻，我們坐下來，我說：

「海是一個巨大動物！你看，它奔騰跳躍，吼叫……何等強大的生命！」

在我對它讚美的時候，滕澤滿笑了起來；

「完全不足為奇，一個從來沒有見海的人，才會說這樣的話呢！……」

一直到很晚的時候，我們才離開海邊，滕澤滿的家是住在海附近的村子裏，他堅持着要我們到他家去坐一會。

他的家族：有一個母親，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弟弟滕金身材比他高大，然而神情憂鬱，非常不喜歡說話，常常像在思索着什麼。那個女孩子滕秀蘭，十七歲，褐色的臉，嫵媚而且活潑，有一對極大的眼睛。天色晚下來，我們走不回城裡去了，於是就住在他的家，我宿在院裡，空氣有一點鹹味，但却清涼而且新鮮，天空深藍，星星閃耀。還看得見黑色的海洋在動盪着。一切都靜謐，美麗。在溫柔的夜的愛撫之下，所有萬物都安息了。然而我却沒有睡着，這樣的夜是可以使人忘却疲倦的。忽然滕金從我身邊走過去，他走得很輕，那個碩大的身影靈敏的閃動着，然後在一間低矮的小屋後面消失了。

第二日絕早，太陽還沒有升起，海上罩有大霧的時候，我們離開了滕澤滿的家，必須早早回到城裏去，在規定的時間好去工作。在我起來的時候，滕金已經出去了，——古怪的傢伙。在路上我向滕澤滿詢問一點關於他的弟弟的事，張大庸說：

「那個傢伙很憂鬱，是甚麼事情使他如此的呢？」

「我的弟弟，」滕澤滿用一種異常親切的調子敘述着，由此可見他們兄弟之間友愛的程度：「他

是很奇怪的，彷彿在童年時候，他就是那個樣子，很有心思，而且……我也摸不清是甚麼原故，總是憂愁，我們一家子將要沒法子對付了！家，真是不好辦，一天比一天窮困下來了，……」

我知道他是不了解他弟弟的。他所憂鬱的，應該是別的事情，至於是怎樣的事呢，那却是耐人尋味的很。

「他是不滿意什麼，我看，」張大庸這傢伙，有時候說得恰恰中肯的：「不滿於這種生活，唉，對啦，我只是說不出來，很奇怪的一種情緒，不錯，餘金是一個很有心的人，有心人的神情，往往是那樣的！」

在蘋果林子裡，我工作着，用噴霧器向樹的枝葉上面噴射着「博爾多」藥液，一上午，我都沒有休息，忽然我們的胖子場長，喘着氣在樹後跑出來，彷彿很用力似的笑了一下，於是說：

「技師！」（稱呼這個名目的時候，他的態度是嚴肅得很的。）「有人來參觀我們的農園了，請你爲他們說明一下吧，你對他們說，我們有二百年的俄國白杏樹，幾十年的紅梨樹，香蕉蘋果樹，白色雞心葡萄……」後來他喘不上氣來了：「唉，唉，真是最大的，獨一無二……」我攙扶了他，他得意忘形了似的：「連外國人……他們都來看……，唉哈，爲什麼……」

來參觀我們的農園的，是街公立小學校的全體職教員和學生，康又汾和魏萊也在內，我領導他們，去參觀了我們的杏樹，杏樹正在結實，果實是肥大可愛的，纍纍的垂在碧綠的葉子下邊，有的工人們在樹上開始收穫了。那金黃色的果實，被陽光照耀着，我看見一些小學生向他仰着天真的垂涎的面孔，於是，我由折下的杏子裡檢出些，贈送給他們，這時我才得以詳細觀察了魏萊的面貌，她臉色紅潤而豐腴。眼毛很長，這樣增加了她眼睛的美麗。說話的時候，左頰上有一個笑渦。在這一對美麗的眼裏，不知隱

讀者什麼，難道深沈而正直。由此我明白康又汾是絕不會懂得這女人的。從那眼裡我看出了一種悲憫的
英勇的意義。

等他們參觀了葡萄園，紅梨園以後，又參觀了蘋果接枝，後來我和他們一同下班了。在路上，康又汾問我：

「魏萊怎麼樣？你看我還有希望嗎？……不，」馬上他自己搖搖頭：「全部絕望；完蛋了！」

「完全是妄費心機嗎？」

「一個奇怪的女人……不過，你聽我說，」他卑鄙的淫猥的細聲說：「在妓館裡，只要有錢，那麼甚麼都有了，不是嗎！……」

「從那地方弄來的錢呢？」

「怎麼會弄不來錢呢？別瞧不起我！」他拍着我的肩膀：「一個男子漢，不會叫錢斃死的，有許多方法，都能弄來些個！」

「究竟你幹了些什麼？」我對他嚴厲的叫了起來：「假如你不幹人事，我和滕澤滿就會把你擲到海裡去的！」

「別吓唬我吧，」他輕蔑的對我眯眼：「和你有什麼關係呢！」

以後，他每天都不吃飯，常常宿在外邊，終於，他把小學教師的職業辭掉了。

有一天黃昏，我在街上遇見魏萊，她招呼了我，並且叫我到她家裡。她住的地方，三面緊接着一家菜園，屋子安靜而清潔。我在靠近書架的一張藤椅上坐下來。她對我說：

「我向你問一件事情，我曉得你和康又汾是住在一處的，可是你知道康又汾他做了些什麼事情？」

「我知道他最近辭掉了學校的事情！」

她笑了，說道：

「他已經學會了把一隻玩具手槍裝在人家院子裏的把戲，他用這種方法得來金錢……我的親戚就受了他的禍害！……」

我立刻恍然了。

「人性是卑劣的，」她繼續說：「不過人類的真正的本質，是良善的，或者應該是良善的，然而我們這生活是過於污穢，過於艱難，也過於狹隘了吧？那麼在這樣生活之中，怎能產生好的良善的人呢！像我們所要求的那樣的呢？」她憂傷的說，把一杯白冰水給我。

「但是像康又汾，我們能用什麼理由饒恕他嗎？」她向我發問，我却沒有回答她。她又說：

「那是不能的，他是一個卑污不堪的禽獸，他的專門學校的教育，並沒能教好他。真是人類可恥的污點！」

「其實是很多的，」我說：「有許多並不作怎樣彰然的惡事，然而，他把自己迷戀在咖啡館裡，享樂，沉醉——用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方法。這樣社會使他們脆弱，膽小，猜疑而對於一切都冷淡……有什麼用處呢？並且有什麼方法呢！把他們重新改換一下！」

在電燈來的時候，我告辭了。不料康又汾已經從我們的住處搬走。

「他是很有客氣的，」張大庸說：「對於我們大約很够不錯，他說：這樣屋子，這樣擠，我實在住不下去……看神氣，這傢伙不知從那兒弄了錢哩！」

八月來了，我始終沒有見着這個人，有一天，我到魏萊那兒去，這時候我們已經是很好的朋友了。

她愉快的迎接了我。後來對我說：

「康又汾——那個卑污的禽獸，他到這兒又來了三次，他以為他自己是有權力的，我已經超過了忍耐的限度了，我想我得離開這兒。」

有一天，正是我們的農園裡最繁忙的時期，工人們收穫着蘋果。在林子裡呈現着一年中最熱鬧的景象，我流着汗水東奔西跑着，忽然在濃綠的樹蔭下面，那個康又汾出現了，他走了過來，對我說：

「老朋友，多少日子我們不見了！你幹得很高興呀！」

他穿着一身西裝，手裡提着一條漆皮手杖，我立刻明白了他的來意，因為他知道在這時候，農園裡的女工是最多的。一種憎惡的感覺充滿了我的全身。我沒有理他，繼續指揮工人們工作，女工們用紙把蘋果擦拭乾淨，然後一個一個地包好，放在柳條筐裡，並且挑選着大小。她們的頭髮讓汗水粘着，工作得迅速而整齊。康又汾走了過去，在那四五十個女工之間來回巡視着，常常彎下腰去向上看正在工作着的女工們的臉，完全是毫無顧忌的放肆着，嘴裡噴出一些調笑的下流的語句。在我們的女工之中，有一個就是臉澤滿的妹妹——滕秀蘭，她是每年都來工作的，這女孩子的美麗立刻將他迷住了，他像是一隻鷹攫得了一隻小鳥兒似的，對這純潔的女孩子，傾瀉著所有挑撥的引誘的話語。滕秀蘭被他逼得窘了，臉孔紅漲着，差一點哭泣起來，我不能再忍耐下去，對他申叱道：

「這樣子是無恥的，我請你出去！」

他和我爭執了好久，後來，他憤憤然的走出去了，把他的發光的漆手杖，在空中掄成了圓圈，喃喃着：

「難道我錯了麼？你看吧！」

就在這一天黃昏以後，我們這兒的女工被與這農場交易的商人們——一般稱呼爲「老客」的僱傭去了，爲他們包裝。這小城裏的女人們在每年八月都出來作工，是供不應求的；她們以這個工資來購買一點她們希望着的東西。她們學會了塗紅，而且在眼臉上邊也塗着，即使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姑娘，也是這樣的，有許多「老客」和一些女工們發生着一種另外的交易。她們在老客們居住着的後院裡，爲他們工作着，在忙的時候，就常常繼續到夜深，她們歌唱着，尖聲嚷叫着。並且忍受着種種的調笑。有一件誰也想不到的事情，就在當夜發生了，不知康又汾用怎樣的手段——他的職業使他有這種權力似的，他終於把滕秀蘭攬在手裡，那個軟弱的少女向他供獻了最大的犧牲。這件事是在滕秀蘭自縊以後，被她的同伴們解救下來時敘述的。滕澤滿立時暴怒，在地下跳着叫罵着，然後像瘋狂一般的跑遍了所有的街道，尋找康又汾，然而他沒有找到，終於他把憤怒完全傾瀉在他的妹妹身上，她來回拉拽着她，咒罵着他，終於那女孩子第二次昏過去了。張大庸借來一輛平車，作好作歹的，把這女孩子送回海邊的家裏去。一天一夜的工夫，滕澤滿沒有安靜，他常常突然跳將起來，指天劃地辱罵着，或者跑出去尋找那個野獸康又汾，不然，他就自己伏在床上哭泣。然而，在張大庸回來的時候，他帶來一個這樣的消息：

「賒金失踪了，」他平靜的說着：「不知走到那裡去，或者去幹什麼，他是不會被人欺侮的，我知道，我說過他不滿於這種生活，不要着急，他絕對是尋找另一個生活去了……」

「發他媽什麼議論，」滕澤滿惱怒的叱罵起來：

「難道你高興嗎？」

這樣繼續了五六天，他才恢復過來，開始上場子裡收種馬鈴薯了。但是以後他變得很憂鬱，總不喜歡多說話了。我看見了他這種神情，就使我想起那個我僅僅見過一次的那個叫作賒金的人。

在農場裡，我整日忙着，有好些日子我沒有去看魏萊。一天，蘋果收穫完了，我自己異常疲乏的從農場回來，在街上，我遇見了康又汾，他興奮的扯住我的勞作服，喘着氣對我報告說：

「有這樣的事情，」他幾乎接續不下去了：「康又汾被人殺死了！」

我沒有詳細詢問，他扯了我一直跑着，在一間小屋子的前面，人們擁擠着，我們鑽了進去，康又汾臥在地上，喉管不知被誰割斷了，血水染在地上，衣服上……

但是我立刻怔住了，多麼熟悉的屋子，花瓶，整潔的書架，以及天藍色床單！一點也不錯的，是魏萊的屋子！

我立刻明白了兇手是誰，與死者的死因，我毫無憐憫的向這罪惡的屍體注視了一會，我向一個人詢問：

「誰殺死的他呢？」

「兇手已經逃了，可是請問，你相信一個女人能幹得出來這種事嗎？」

我沒有回答他，但馬上放心了，我把張大庸拉出來，我覺得他在我手下顫抖着。他讚嘆的說：

「真是出奇的事！」

後來驟澤滿跑到那地方去，像瘋狂了似的，對着屍體咒罵了一氣。

冬天的時候，我離開了他們和那個小城，開始一個長途的旅行。在火車裡聽着窗外的北風。夜裡十二點鐘，車停在一處小站上，僅僅有一個旅客上車，而這個人正是魏萊。在她看出是我以後，就坐在我的身旁，愉快的笑了笑，接着便問我說：

「家秀麗那女孩子還好嗎？」

「她很好，」我說：「妳作得很驚人，但是請問在那時妳懷着怎樣的心情？——」
「在你的蘋果樹上，發現了一匹害虫而殺死了它，是怎樣的心情呢？」
她是這樣回答了我。

(三十年，五月十一日。)

一個做母親的

劉宗嫻女士四十歲的時候，她的兩個女兒都出嫁了。她對於女兒們的婚姻都不大滿意，倘若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太不理想！」她因此對於自己的女兒也常常取一種輕視的態度，這緣故就是因為女兒都是自己找妥了丈夫，一點也沒有徵求過她的同意。劉宗嫻女士的主張是以爲自由戀愛和自由結婚都很好，可是必得像某一些書上或小報上印的那樣做母親的可以做顧問，女兒們應該事前徵求——倘若請教也可以——做老人的意見，因為母親們一定比女兒年長，因此經驗豐富，世事也比較分明得清楚，可以爲女兒們預先布置下若干計謀，並且幫助女兒許多想不到的事情，那麼庶幾可以不致於上當，婚姻才可以美滿的收到自由戀愛的良好效果。然而劉宗嫻女士的兩個女兒却完全違背了她的「理想」，近乎叛逆的偷偷的和青年男子戀愛，並且偷偷的同居，並且偷偷的生下小的來了。劉宗嫻女士每逢想起這種事情，心中便憤然得很。最不幸的是兩個女兒都是做了人家的第二個太太，她以爲祇要這事和她事先商量或研究過，絕不會發生這樣不大名譽的事故，因此，劉宗嫻女士自以爲理論非常正確。她談起話來是很俏皮的，她自己也非常滿意於自己的這種才能。她承認這是在女子師範的時候，學生講演比賽大會上，訓練出來的，劉宗嫻女士是奉天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的第一期畢業生，唉，所以劉宗嫻女士每逢談起這件事情的時候，她簡直不能抑止自己的強烈的興奮，她力竭聲嘶的敘述着她在女子師範讀書的時候，一些勇敢而且光榮的事蹟，她說她是以第一名畢業走出校門的，天哪，倘若您和她說起這些事情，並且您稍微——祇要輕描淡寫的恭維她兩句，她馬上請您吃她的拿手菜餚——紅炖牛肉，紅炖牛肉，真是劉宗嫻女士最高明的傑作，像她平常慣於讚美的託爾斯泰的「復活」一樣，並且她永遠把您當做她的最好的客人，可以把那些光榮的事蹟和您說上三天三宿，也沒有疲倦，而且給熱心的聽客購買來一些果脯，醬肉，白干，紅棗，餅乾，蜜餞海棠，諸如此類，不惜破費寶貴的金錢。「劉宗嫻」這三個字，便是她以第

一名畢業的時候的名子，她最厭惡別人叫她徐太太或是徐劉宗嫻，倘若有人用這名子寫信給她，她就能够把這個寄信人罵個半日，由「沒有受過教育」罵到「祖宗」為止。她喜歡人家寫「劉宗嫻女士玉展」這樣她是高興得很的，於是她熱心的讚美這人的文辭如何美麗。因此人們都不敢稱呼她不願聽的稱謂。至於劉宗嫻女士的丈夫徐先生，是在她當中學教員的時候，因為悶鬱致病，不久就死去了的。她不大願意提起自己的丈夫，而據她自己說丈夫曾經是教育廳長。劉宗嫻女士做過小學教員，小學校長，女子中學的教員和女子中學的教務主任，她自己是頗為自負的，對待自己的女婿，也像對自己的學生一樣，嚴厲而常常施行教訓。

劉宗嫻女士的女兒是非常漂亮的，像所有那些走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女人們一樣，那些漂亮的嬌媚的女人們，穿着精緻的小皮鞋，走在人行道上，搖擺着柔軟的腰肢，扭動着肥大的臀部，故意做着輕盈的體態，或是裝做小孩子一樣一跳一跳的走着，不然就半個身子倚在男子的肩上，好像一點也走不動了的神氣。頭髮經過年輕的理髮師修理過，並且交換過一句兩句的很有含蓄的戲弄和調情的小姐們，一壁瞥着商店大玻璃窗內反映出的自己的新式髮型，一壁像在戲台上走步一樣，用特別輕倩的姿勢，然而頗為費力的邁出了穿着高級絲襪的玉腿。或是那成群結隊的圍立在百貨店窗前欣賞着風衣或皮鞋的流行樣式，化粧品店前的窗飾的小姐們，她們的臉上塗着五顏六色的脂粉，面油。甚至在眼皮上面也塗上了綠顏色！噢！够了！總之，和所有的這些女人們一樣，劉宗嫻女士的兩個女兒，一個叫做徐莉莉一個叫做徐安娜的兩位小姐，就和她們一樣「摩登」，一樣美麗，或者更要美麗。

徐莉莉二十一歲，徐安娜十九歲。徐莉莉在十七歲的時候和妹妹兩個跑到北京來念書，像誰都知道的一樣，北京的大學校裡，收容學生像胃袋收容食物一樣，立刻徐莉莉考進了某一個私立大學，一個在

私立大學裡也算最靚的一個，妹妹和她住在一個公寓裏，也是誰都知道的，那公寓也是有人拉胡琴，唱二簧，叫條子，打麻將的公寓。住着女人，就會每天在紙窗上發現小洞——被人們用唾沫濡濕，然後觸破的，大約是抱着要看一看女人們怎樣睡覺，或者希望裡面正在沐浴的心情來看的，自然也許正是茶房幹的也未可知。但所有的大學男生住在公寓裡，大約都會在夜裡用手指觸破了住着女人的屋子的窗紙偷偷的向內張望過的吧。她們就住在公寓裡。徐莉莉因為她的美麗，立刻就得到全校男生的擁護，女生的嫉妒，有一天她回到公寓裡來，自己躺在床上哭泣起來了，她的妹妹問她爲什麼哭。她是說：

「我不知道愛哪一個才好呀，他們哪一個都要我愛他……」

徐安娜（因爲非常的欽佩狄安娜杜萍的唱歌而起了這麼一個名子。）立刻吃了一驚，她那年十五歲，由於姊姊的啓示，同時懂得了戀愛。

徐莉莉哭過以後，她明白她自己在那羣男生中佔據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她開始學會了要男同學請她看電影，請她洗頭髮，請她騎馬連良……噯噯，總而言之，像天底下所有男女學生開戀愛所經過一樣的俗不可耐的方式，她在男子之中像一隻蝴蝶在羣花中穿行一樣，她學會了怎樣今天給他一點興奮，明天又給他一點沮喪，今天給他一點暗示……雖然是暗示，而男子沒有一點不明白——柔情似水，明天又給他寫若冰霜滿沒有那回事。就這樣她戲弄着那些男子們，她自己暗自讚美着自己的聰明。徐安娜喜歡看電影，在屋子裡滿滿懸上了狄安娜杜萍的照片，十六歲的時候，她開始把自己打扮得像一個少奶奶一樣。然而在行動上可充做一個小孩子，她自己也常常說：「我還是一個孩子呢！」自然是一個孩子，她把所有的姊姊的男性朋友呼做「大哥」，或者乾脆叫「哥哥」，叫他們帶她去看電影，叫他們帶她去溜冰，並且時時就攙住人家的脖子撒嬌，她高興這樣做。這時候，劉宗孀女士還在奉天的一個縣城裏做中學校

的教務主任。徐安娜給她寫信的時候，管她叫做「親愛的媽媽呀。」

徐莉莉在所有的男子之中，聰明的選擇了一個，這是一個有錢而且漂亮的公子，有一個很風雅的名子叫做「吳飄萍」，這人有一句最得意的詩歌，就是：

「唉唉，我的身世，

有如飄飄盪盪的浮萍！」

其實他的身世，倘若真正有如飄飄盪盪的浮萍，徐莉莉大約一定不肯嫁給他的吧，他是一個從前做過鹽務督辦的人的第三個兒子，所以他是請徐莉莉姊妹吃涮羊肉的次數最多的一個，徐莉莉自以為眼光已經很準確了，男子既漂亮而有錢，並且會寫出像那樣的風雅的一「唉唉，我的身世」的詩歌。於是有一天，在公園裡邊，夏夜，繁星在天空上燦爛的放着光輝，大地散發着蒸熱，包圍着壓迫着人類的肉體，黑暗的夜晚流動着甜膩的挑撥着人們的肉慾的樹木和草地的香氣，他們在假山後邊坐着，坐得很久，於是吳飄萍向着徐莉莉的臉上接一個吻，彼此可以嗅得見蒸發着汗液的體臭，於是兩個人互相默契的完成了最後的戀愛。大約那北京城裡的青年男女們有許多是如此完成了他們的戀愛的吧。徐莉莉於是在第三日就住到吳飄萍的公寓裡去，一開始，並且很熱心的買了煤球爐，盤盪鍋筴之類的用具，他們一起做了三天飯，吃着燻焦了的飯粒，後來吳飄萍反對了這個，依舊由街上叫來用丸子之類的東西來吃了，於是住了下來，每日每日的互相呼喚着哥哥妹妹，擁抱和接吻，起誓和賭咒。後來，忽然在一天早晨，推開他們的屋門，走進一個年輕的婦人來，向着徐莉莉問道：

「喂，你是飄萍的什麼人？」

「飄萍是我的丈夫！」徐莉莉回答。

「妳受過教育嗎？」那婦人怒氣沖沖的說，走上來給了媽一個嘴巴。

「妳受過教育嗎？」徐莉莉反問了一句話，索性大哭起來了。

那婦人摔碎了屋子裏所有可愛的什物，走出去了。吳飄萍回來的時候，心裏早已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便對着徐莉莉發誓，他說他絕不會愛那樣沒受過教育的太太，他們立刻搬家。這時候徐莉莉的第一個小孩降生了。徐莉莉也實在具有女人的美德，她毫無怨言的做了吳飄萍的第二個太太，相安無事。這是民國二十五年間，常常有的摩登小姐們的不摩登的歸宿，不足爲奇的。

徐安娜愛着所有那幾個愛她的人，無分軒輊，這是與她的姊姊不大相同的地方。十七歲那一年，她忽然覺得自己像是聽人說過的那樣懷孕了，晨起嘔吐，喜歡吃酸的食物，月經停止了三個月。她跑到醫院去檢查了一次，那醫生，對她開玩笑似的說：

「我向妳保證，是一個男孩子！」

於是一切全完了，她自己在被窩裡哭了一整天，有一半是悲傷於自己浪漫的戀愛結束得太快了，並且那時候劉宗嫻女士已經被斥退了教職，開始要到北京來活動一個女子中學校的校長，已規定了行期，馬上就要來了。她一天跑了六個病院，醫生們慈悲的拒絕了她的請求，說是爲了中華民族的將來設想，爲了醫生們的人道主義的立場，他們不做墮胎的事業。

「倘若妳有嚴重的肺病，心臟病，墮胎是法律許可的。」醫生說。

於是她又跑了幾家病院，一進門，就故意裝做咳嗽，要求醫院檢查她是否有肺病，或是心臟病。

自然，她沒有肺病，也沒有心臟病，什麼也沒有。並且無論那一個外行的醫生，也立刻向她道喜。她找着了那個第一次和她一同在西山飯店住過一夜的男子，也是一個私立大學的學生——想來大學

學生都是喜歡這種消遣的吧，慷慨激昂的答應和她立刻結婚——並且當日由專門發售結婚證書的商店，買來了證書，那個男子在結婚證書上必要關內填入了自己的名子：高伯道。

高伯道是一個很可愛的人，差不多可以說不知道生氣是怎麼回事，見人就喜歡笑，並且一向非常樂觀。與徐安娜結婚之後，他的老頭固的父親，便不承認這個兒子，他也並不在意，他們在北京西城找着了兩間小屋，開始度蜜月。

聽說兩個女兒都已經結婚了，劉宗嫻女士便由關外提前了行期。那時趕來，她心中真是憤憤不樂，尤以兩個女兒的婚事，她一點都不知道，並且她的兩個姑爺都是怎樣的人物，也並不清楚。對於自己的女兒幹出的糊塗事，對於教育家的劉宗嫻女士真是頗為難堪的。

在北京，她把女兒們找到一塊，準備着一場痛烈的申斥，然而無論女兒們走到那里，那個吳飄萍和那個高伯道就跟到那里；她是一個教育家，自然不便在姑爺面前罵女兒，終於她在兩個姑爺招待宴上，只對姑爺們嘲弄了一句，但這也許是滿意也未可知吧，她說：

「我看你們兩個都可以上戲台上去，唱花旦！」
只此而已。

她看見兩個女兒選擇的丈夫，都是如此的美男子。心中已覺得有點靠不住。這時候，她想出一個方策，既可以監視兩個乘龍，又可就便供獻給女兒們一點謀策，對於兩個都是人家的姨太太的女兒，她不能放心，而担憂着被欺侮或被遺棄的不幸。而徐安娜懷中的孩子，也馬上要降生了。所以她在北京買了一所房，不收房費，命令女兒女婿們搬到一起來，於是她覺得很放心了。沒事時便整天把徐莉莉的孩子，自己的外孫，抱在懷裡。

她看着凸起着大腹，蹣跚的移動着脚步的二女兒徐安娜的姿態，心中不禁有「自作自受」的感覺。一個不滿十八歲的女孩子，受着妊娠的痛苦，這是這個時代造成的。而劉宗嫻女士對於自己的女兒倒並無任何憐憫的感情。

一天，劉宗嫻女士對來訪的客人說：

「我是一個學教育的人，」這一次劉宗嫻女士是頗爲客氣的，她不像對自己的女兒說話那樣：「我是一個教育家！」她這樣謙遜的重複道：

「我是一個學教育的人，並且我教過許多男女學生，然而我沒有看見過一個像我的女兒們的丈夫這樣的人，但是他們可是大學生呵，我簡直不明白他們學了些什麼，他們連托爾斯泰都不知道！」她歎息着說：「我前天看了一回電影，那名字叫『復活』，我去看了，然而那真糟極了！我對我的女婿們說，他們竟不知道托爾斯泰是誰，更不知道托爾斯泰有一本叫做『復活』的小說呢……噯，那小說可好極了，很有思想……」

客人楞楞的聽着，不知道她說些什麼。

劉宗嫻女士在她的四十年華的臉上，塗着一層不算太厚的脂粉，並且穿着很短衣袖的旗袍。她抬動着描得很彎很細的眉毛，發揮道：

「噯，那本小說可作得好極了，像真事一樣……」

因爲這種事情，她的大女兒徐莉莉和吳飄萍，不願意受她的教訓，決定搬出去住了。當日她把徐莉莉痛罵了一頓，當她向她的母親提出了要求的時候。

「妳要做一輩子姨太太嗎？妳這個混蛋東西。」劉宗嫻女士對她罵道：

「妳這個小老婆，妳有什麼臭美的。我是爲了你們好呵，我這回可等着看熱鬧……看那個小老婆不叫人家甩的！」

徐莉蓮連理也沒有理她，自己搬出去了，她祇說：

「做姨太太我心裡願意！」

徐安娜很快的生產了，一個男孩。高伯道從此在家中有工作。徐安娜因爲聽說女人有小孩吃奶，會損壞美麗的，劉宗嫻女士以爲授乳的女人，身體受傷，並且她在最近才知道高伯道這人已被有錢的父親登報緊要聲明斷絕父子關係的了，心中覺得異常吃虧，於是她想出一個方法，買代乳粉，規定了一日四次，命令高伯道專門喂小孩子的奶吃，徐安娜非常贊成這樣辦法。於是高伯道一夜要起來三次給小孩喂奶，而徐安娜安安穩穩的睡覺。就這樣的，孩子長到了三歲，高伯道變瘦了，並且不像那樣喜歡笑，那樣樂觀，因爲已經沒有了有錢的父親。劉宗嫻女士每月給他二十元錢，後來由二十元減到十五元了，他整天在家裡伺候孩子，徐安娜每天同了母親出去，打麻雀並且看電影，劉宗嫻女士有空的時候，就把高伯道叫過來，和他講托爾斯泰。

劉宗嫻女士要在北京當上一任中學校長，然而並沒有辦到。錢是花來花去總要光的。她的這位乘龍快婿又完全是一塊廢物，不但不知托爾斯泰是怎麼一回事，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好。自然沒有找到職業，只能每天在家裏看着孩子，劉宗嫻女士的積蓄，已經花得沒有幾個了。

生活立刻窘迫起來，徐安娜這時候學會了一切時髦女人的玩藝，看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像累贅一樣的覺得可厭。有一天，高伯道偷偷吃了一塊給劉宗嫻女士留下的紅炖牛肉，徐安娜在他的手指上給了一剪刀，這一剪刀，差一點沒把這偷肉的手指剪掉，從此以後，她想法子虐待她的丈夫。

劉宗嫻女士同了女兒一塊去看電影，同時她爲女兒介紹了一個朋友，一個花花公子，於是她很世故的把女兒和那人領到飯店裡去吃大菜，自己託故走開了，後來，她對她的女兒說：

「戀愛是沒有關係的，但是那男人一定要有錢。」她爲了女兒想出許多方法，於是她把自己的窘迫的生活解決了，又可以有錢去買眉墨，把眉毛畫得細而彎了。

一日，高伯道由街上跑回來，要走進自己的屋門的時候，他的丈母立在門前擋住他，喊道：「你先不要進去！」

「爲什麼？」高伯道問，他分明已經聽見了一個男子在裡面的笑聲，他全身抖戰起來了。

「不爲什麼！」劉宗嫻女士說：「你這個沒有受過教育的東西，你不懂得禮節嗎？」

高伯道頹然的坐在椅子上。他想要哭泣起來，然而他猛然跳起，向門上衝去，劉宗嫻女士揪住了他，順手用一鎗烙鐵打在高伯道的頭上。他死過去了。

因爲徐安靜的花花公子，是那個社會裡的有勢力的人物，所以以後也並沒有發生什麼麻煩。

(三十年四月)

露

台

南風帶着熱意，落日停在一幢白色的家屋之上，天空深藍，沒有一片雲。白楊樹葉上覆蓋着塵土，一株不知名的樹尖與露台一邊齊，結着一片一片白色的花也許是種籽，一隻灰鳥停在上面，牠垂着頭，不知向這樹或花說些甚麼，聽見有人聲，立刻聰明的飛走了。驚動了這鳥中的哲學家的是個披着白色襖衣的病人。他走上來坐在籐椅上，看看天空，自己莫明其妙的笑了，仰着頭，他自己對自己說：

「天空藍得很，我彷彿從前沒有看見過這麼藍的……」於是他連頭動也不動，仰看這大穹蒼。

這時候另一個人走上來，他對着身後的女護士嘮叨道：

「你們都說我神經有病，我走到那兒，妳隨我到那兒，再這樣下去，我就要打人了，精神病患者不是可以隨便打人的嗎！」他越說聲音越小，終於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說些什麼的仰臥在籐椅上。

「天空藍得很！」第一個人說。

「天空藍的開放，」第二個立刻坐直了：「乃是因為它實在離得人間太遠，因之它很愉快！」

「天空是一個人嗎？天空就是一個天空，」第一個說：「然而這都不成問題，你看得見那街樹下邊嗎？」

「我看見了你的灰色的鬚鬚，我也看得見街樹下邊，因為你的鬚鬚，你真彷彿一隻山羊。假如你的聲音再是羊叫那就對了！山羊無論如何也是吃草的動物，真正遺憾！」

「我是說街樹下邊！」

「不足為奇，」對男女在柏油路上散步，步伐整齊，鞋音清脆……我想這女的一定死了丈夫！」

「是的，」第一個立刻同意了：「她居然把半個身子都靠在男人懷裡，我想這男的是個理髮匠！」

「所以，這就叫做『人生』！」第二個打着哈欠說，彷彿在大學講堂上似的：「我想你未必懂得，從

來許多有名的私生子，他們也未必懂得！但是山羊一定懂得！可惜你原來並不是一隻真正的山羊……」

第一個立刻止住他，興奮的反駁道：

「山羊怎麼會懂得『人生』，山羊懂得的祇有『羊生』！」

第二個瞪大了眼睛看着他的對手，這時那女護士說：

「山羊也是以他自己爲人的！」

於是第二個病人仰在藤椅上，搖頭大笑，并且噴出吐沫。這人面瘦而長，蓋着齊頸的長髮，髮已經變成灰白色了。兩個眼珠突了出來。第一個愕然憤然的看着他的大笑，停一會，他突然嚷道：

「你說我是山羊，看你却像是一匹蛤蟆！」

「蛤蟆是蛙的俗稱，而蛙是水陸兩棲的……不過你還是把蛤蟆叫做金蟾好聽一些！」

他們都沉默下來，第一個自己給自己倒一杯茶吃。女護士坐在露台的石欄上，垂下她的洗得很白的腿，也許她感覺每日聽着這兩個病人的離奇的言論，是可以娛樂身心的吧，她微笑着。

「青蛙也許比人類可愛——青蛙的靈魂原來比人類優美——因爲蛙的叫聲不是呱呱嗎？呱——呱——呱！」第一個說着說着就舉起了蛙鳴。可是一點也不像蛙鳴。

「青草池塘處處蛙，多麼蕭散美麗的意境，可惜這是人類的詩歌！」第二個說，他原來是詩人：「青草池塘不可以無蛙，正如人間之不可以無女人——唉噫，唉噫！」他喝着一杯茶。用長而枯的白手指搔着頭髮，頭皮屑有如霜一般落了下來。

「女人不都是喜歡呱呱嗎！」第一個彷彿很同感，點首贊成了。

第二個沒有理他，正在很用心的欣賞着護士坐在石欄上的姿勢，她的腿洗得很白，並且很粗。第二

個把他的近視鏡往上推推，注意的觀察着。女護士彷彿覺得，但也並不撤回她的腿。

注意觀察了好一會，他才索然的說：

「原來汗毛孔很粗！」他說得很細小，女護士也許沒有聽見。大約過分用心了的原故，他把近視眼鏡拿下來，兩手用力的揉了一揉凸起着的眼睛。倘若女護士聽見這話，想來一定不肯干休，因為這人竟然批評到女人腿上的汗毛孔——這就未免過於細微了吧。

下面有人招呼女護士的名子，於是她收起她的腿，跑下去了。招呼人的人的聲音是不可形容的清脆而且嬌嫩，彷彿並非是出自人類的聲帶，而是像是從什麼樂器的絃上發出的音響。

「倘若用顯微鏡照看，那汗毛也許將要粗得勝過一株小樹，汗毛孔也要像井一般的，黑暗而深的吧。」第二個自言自語的說，並且用力的打着哈欠。

白色家屋之上的落日已經沉落在遠遠的藍灰色的樹林背後，像是被地下無形的大力所拖引，將無可奈何的立刻墜進人世所不可知的無底的大黑暗之中。

「女人的腿，噯！」第一個病人嘆息着：「假如你敢對她誇獎她的大腿美麗，你想會有怎樣的結果呢？」第二個沉吟一會，有點困惑的回答道：

「雖然她分明知道自己的大腿很美麗。」

「對了，」第一個突然大笑了起來，笑聲噙噙然有如破喇叭：「我必須補充這句話，就是她的大腿分明很美麗，你們的讚美絕不是諷刺！」

「我們？」第二個大瞪了眼睛：「我們何嘗讚美過女人的大腿？」
天黑下來，街頭燦然而明亮了起來，黑色的樹影印在蒼藍的天空上。

「不要說這些，我是問你，你會得到什麼報償？」

「一頓嘴巴！」第二個憤憤然的說道。

於是第一個病人像得到了知己似的又復大笑了起來，把頭仰在輪椅的背上，驚天動地的笑着。街上的人們聚在這樓房的短牆外面，仰頭觀看，傾耳細聽，都在期望由這晒台之上發生出一些不平常的事情，或是什麼不幸的事情，來點綴他們的灰暗無味的生活，並且陪襯他們自己的不幸。

「可厭的人類！」第二個人努力向着台下唾着口沫，然而他並不計較他自己的吐沫反而唾在自己的脚上。

「你是憎厭人類的吧！」第一個向他說。

「人類有什麼比青蛙可愛的地方嗎？」第二個像是非常生氣的轉過頭來向這人反問。

「青蛙的世界裡也有什麼精神病院嗎？」

「呸——」第二個用很大的聲音呸了一聲，他說：

「你怎麼知道青蛙的世界裏沒有精神病院呢？」

「青蛙也有對於神經系病的研究者嗎？並且青蛙之中也有精神病患者嗎？」第一個仍然不知趣的追問。

「噠，山羊！」第二個向他大喊了一聲。

於是第一個很滿意似的沉默下來，不做一聲了。

第二個想了一想，忽然徧着頭，面上現出一種奇異的笑容，輕輕說道：

「我不就是一隻青蛙嗎！」

第一個剛想要笑出來，他忽然覺得他的笑聲從自己的後腦骨上發出來，他吃了一驚，回頭看一看，那個看護在不能忍耐的大笑着。

「妳什麼時候跑上來的？」

女護士沒有理他，仍舊坐在石欄上面，仍舊裸出她的白而圓潤的腿來。

「我在昨夜有過一個奇異的夢境，」第二個興高彩烈的說：「我遊行到人類的靈魂世界裡去了，人類的靈魂的世界與人類的世界比其來，其居民是太多了！我僅只遇見有數的靈魂，我遇見過耶穌；希臘人蘇格拉底；孔子；武墨；亞里斯多德；「亞非利加洲禽鳥史」◎的作者；尼采；「中國昆虫與歐洲教士之關係」◎的作者；托爾斯泰；「禁慾論與人口過剩及戰爭」◎的作者——其實他的著作完全是抄襲，他們都把鬚鬚圍繞在自己的脖子上，在那裏啼噓着，你必得知道人類死亡以後確有靈魂的世界，老兄，但是我們的靈魂不能到達這靈魂之世界，真不敢說。我想靈魂們的世界也是很苦的，不然他們爲什麼啼噓呢？尼采，這個偉大的哲學家，他對我說他寫了一本最偉大的哲學著作，他很費力的從自己的背上將那一大本書搬卸下來給我讀，我翻過了一千頁以後，仍不見一個字，難道靈魂的世界是沒有鉛字的嗎？我翻完了這冊一萬五千頁的大書，看見的只是一萬五千頁的白紙，尼采對我述說着這冊大書的哲學的價值，我知道至高至深的思想家的靈魂的著作——一冊白紙的無字之書，人類們自然難以解釋這無字之書，惟有靈魂們才懂得這無字之書，終於一切皆如此。靈魂們徜徉在靈魂之世界中，他們大約每個人都寫出了他們自己的無字之書，他們——靈魂們完成了他們的至深至大的哲學，至深至大的在塵世之中不能表現的哲學——在塵世之中他們不能寫出這樣的無字之書，因爲誰個世人肯購買無字之書呢？靈魂們的前身——塵世之人乃是爲了稿費的原故——嗚呼——」第二個說到這兒停止了，猛力的搔一搔頭

皮。女護士正注視着街道，街道上方才的一對男女正互相擁抱着靠在大樹上親嘴。女人在遮遮掩掩躲躲閃閃，很怕有人撞見。

「娼妓是人中的聖者！」已沉默了許久的第二個恍若發現了什麼似的高聲說。

「否，」第二個立刻亢奮的反駁道：「我的夢境之中未見娼妓的靈魂……」

「也許是的吧。」第一個淡漠的說，彷彿並沒有與致來和這人辯論：「但娼妓之流的靈魂的優美，却遠非市井小人所可及，雖然市井小人會持他的金錢姦淫了娼妓的肉體！」

「唔。」

「你覺得這是很可怕的嗎？」

「我還沒有想到。」

街上的兩個男女已經親完嘴，抖抖衣襟，各自走開了，於是街上已沒有一個行人，月是黃色，細而彎，懸在深藍色的天上。

「請回自己的屋子休息去吧！已經很晚……」女護士感覺懶得了，就這樣向兩個病人勸駕。

「我就要睡在這露台之上，這月兒多美！」第一個說，把頭倚在椅背之上，冥冥欲睡。

「我就要睡在這露台之上，這月兒多美！」第二個說，看了第一個一眼，也把頭倚在椅背上，冥冥欲睡。

女護士已沒有了辦法，她倚着石欄，向樓的四周的鄰居窺探着。女人們比男子更喜歡發現一點人家的窗簾以內的秘密。

「像井一樣黑暗而深的汗毛孔。」

像小樹一樣粗的汗毛，嗚呼，

一〇〇〇〇倍顯微鏡下女人的大腿！」

第二個得意的吟誦了起來，像是頗爲鑑賞自己的傑作，反覆的吟誦了許久。

「必得一萬倍的顯微鏡，唉，寒透了很！」第一個嘆息道，不知爲什麼把桌上的一把小壺塞進自己寬大的寢衣袖內：「何必在顯微鏡下呢？」他重複的說。

「噯，肉眼！」第二個說；「有一〇〇〇〇倍的肉眼嗎？」他打着哈欠反問道。

第二個沒有答他，於是二人一同起立，站在女護士的身旁，幫助着她看什麼。女護士已有了發現，她看見一家的窗簾僅遮住下部的窻子，大約這屋子的主人並沒有細心注意到露台之上也會有人。屋子裡的主人們與所有的幸福的家庭一樣，有小沙發，有美麗的台燈和美麗的夫人，這時候，這一男一女正在室內，當然他們並沒有料到露台之上有人窺探。

於是第一個立刻目瞪口呆了，第二個也目瞪口呆了，女護士精神貫徹到不知身旁有兩個病人同她一齊發現了這人間的污穢，平凡，而又神聖的勞作。她也正在目瞪口呆着。

「我愛妳，」第一個對她說。

「我愛妳，」第二個對他說；

「我愛妳，」第一個對她說。

「我愛妳，」第二個對他說；

她驀然尖叫了一聲，像從夢中驚醒一般，向台下跑去。

醫生拿了「隻粗大的注射器上來。

小茶壺從第一個的衣袖裏落下來，清脆的紛碎了。
「他和女護士戀愛呢！」

「噫，藥針！」

那屋子裏的燈熄滅了。

故事到這裡必得結束了。這真不像是一篇小說。

(一) (二) (三) 完全沒有這麼一本書。

(三十二年十一月)

151

一
個
人
的
一
生

薛寶祥還在他的母親的肚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死去了。父親原來是很強壯的人，一天進林子裡去砍柴，愈走愈深，後來竟迷了路，密林裏比外面黑得更快，立刻，夜來了，冬天，寒冷把空氣凝結着。父親從來沒有過在林子裡迷路的事情，以爲自己是遇見了鬼魅，因爲遇見鬼來戲弄人的時候就是怎樣轉也轉不出去的。他咬破中指向外甩了一氣，沒有效果。後來，他索性對着前面的黑暗喊叫起來，結果大約是叫來了兩匹餓狼，於是把父親分着嚼食淨了……半個月以後，有人在這地方發現了他的一條扁担，一隻靴子，才知道這人一定叫狼吃了。母親聽見這個消息，痛哭了幾天，有一天傍晚去汲水，就把薛寶祥生產在井台上，當時他連一點哭聲也沒有，農人們以爲他凍死了，三天以後，他開始張開眼睛，看着世界。從此六十年的苦難開始了。他把小腦袋搖了一搖，用很細的聲音，哭了，母親把乳頭塞進他的嘴裡。十一天的晚上，做母親的再也不能不捨棄她這唯一親愛的東西了，掙扎着遺憾的死亡了，靜靜的，冬夜前進着。他躺在冰涼的坑上，陰暗的寒冷的土屋裡面，彷彿感到恐怖似的大哭了起來，沒有乳頭！一直到第二天，一個老婆子來了，才發現他，那時候，他正在奄奄待斃，老婆子不能抑制的委屈的哭着，任着淚水流在這個小東西的臉上，他動動嘴唇吮吸苦而澀的眼淚——自然他還不能辨別滋味……於是老婆子把這個小東西抱走了。四年以後，他長成一個有點傻裡傻氣的小傢伙，老婆子做着一種酸楚的臉相，對他說：「叫啊，姑娘！姑娘！」於是他開始學習說話，并且把老婆子叫做「惱娘」。這「惱娘」常常看着他在地上蹣跚的學步的姿勢，就嘆息着：

「就是你這個小東西，命硬呵！在娘胎裡就把爹妨死了，十一天尅死娘……」

老婆子有一天早晨起來，覺得天氣悶熱，喘不上氣來，極其費力的從坑上爬了下來，心裏煩躁，四肢無力，彷彿世界上的一切都離她飛去，身體在空中旋轉着，頭昏眼花，好像有一種力量以驚人的速度

向她壓迫下來，午間，大地如焚，老婆子坐在大道旁邊的樹蔭下面，忽然的裏有什麼東西向頭上衝擊過來，她呻吟一聲，頭靠在樹幹上，死去了。以後，小傢伙常常被舅舅敲打，一邊敲，一邊訴說：

「妨死爹，妨死媽，又妨死姥姥，媽的，你敢妨我嗎！揍你個……」小傢伙並沒妨死舅舅，以飛快的速度長大起來了。十六歲的時候，從鄰人那里聽說自己的爹還有點地，三間平房，立刻扔下雀拍子，回家去問舅舅，舅舅拍打着大腿喊叫道：

「算帳吧，你吃我十六年的飯，吐出來還是怎的？」

小傢伙這時已經有了名子，叫着薛寶祥。薛寶祥想了一想，吐是吐不出來的。但是鄉人們那時候非常愛管閒事，替他出了許多主意，他在地下打滾，哭喊叫罵，鄉人們出來講究公道，將整個村子都鬧翻了，舅舅害怕公道，鄉人們罵他欺孤滅寡，一賭氣把田地交出了，薛寶祥把自己搬進自己的三間土平房裏去，住下來了。整天上山捕雀，下水摸魚，從南村跑到北屯，跟着光棍們學習拳棒，趕廟會，看野台子戲，夏天求雨，正月扮秧歌，還會踏高蹺。地裏的草長得有一人高，野兔和黃鼠狼在裡面安家立業了。反大鼻子的頭一年夏天，薛寶祥在一天黃昏時候，把一個在那村子裡出名的風騷的美人逼進高粱地裡去了，婦人豎腹而治蕩，沒有拒絕他，但是她聽見有人唱着小調從她頭走過的時候，她却緊緊抱住他，拚命的嚷叫起來了。薛寶祥絲毫也沒有料到這種出奇的事情，自然他是挨了一頓殘忍的挨打，人們圍住他，向他嫉妒的，懷恨的，報復的拳腳交加，棍棒齊下。由於這一次，他的左腿的一根筋傷損了，從此就變成了跛子。所以光緒二十六年「跑反」的時候，這條跛腿的原故給他帶來了非常的好運道。一天深夜，他上別人成墓的隊伍，自己拖在後面，不料正因為這條腿的原故給他帶來了非常的好運道。一天深夜，他藏在一條泥溝裡，被俄國人俘虜了，在那時據他自己說也實在嚇得魂飛魄散，但是那些長了很長的鬚子

的帝俄軍官，不過隨隨便便的打了他幾個嘴巴，低頭看着他那在中國人中間是矮小的身量，用多毛的大手撥着腦袋使他在地下打轉，嘴裏叫着幾哩咕嚕的什麼，哈哈的大笑起來。他立刻跪下去，比比劃劃的講了出來，並且做着鬼臉。俄國人很覺得有趣的樣子，用皮鞋把他踢開，從桌子底下拿出煙酒來，灌下肚去。隨了俄國人走了許多村落，很快的把俄國人叫脾氣猜着了，並且學會了幾句話，給軍官們擦亮皮鞋，用濕毛巾擦背，洗脚，切麵包，燒茶，他都幹得敏捷而且恭順。便是高大的俄國士官們在喝醉的時候騎上他，用兩條腿夾住腦袋從褶下露出來。他也毫不覺得不舒服，反而笑嘻嘻。這麼一來，他可以隨便到人家裏拿點什麼，一隻雞或是肉，漸漸的，也想法子敲詐一點錢財。有時，在高大的戰馬的腿下走到誰家時，那家的主人一眼認出他們原是一樣品種，便明白有門路可走，偷偷摸摸把點錢塞進他的口袋裡去……因爲吃着剩下的牛肉，薛寶祥胖起來了，面孔是圓圓的，無憂無慮的差一點變成個皮球一般，後來他看出來俄國人有時候偷偷的抱一張女人照片抹眼淚，他想出一個法子，把俄國人指引到有姑娘媳婦的人家去，從他們手裡得到獎賞——俄國人對於錢物可是不太吝惜的。他隨着俄國軍隊滾滾來去，有一天夜裏，開到一個村子，他隨着幾個兵撞進人家裡去，把主人猛打了一頓，後來一看原來是舅舅——怎麼？回家來了嗎？把舅舅仔細認明白了，他就大笑起來。舅舅一點也看不出來這就是薛寶祥，他說明了原委，舅舅雖然挨了一頓不輕的揍，但是却樂得掉下了眼淚。舅舅老多了，五六年的工夫，變成一個老頭子，頭髮白了，臉上起皺——因爲挨了嘴巴的厚故，左臉腫脹了起來。村子裏已經來過五六次俄國人，鄉下人是很聰明的，明白了俄國人有的時候倒好對付，最不好辦的却是中國人——因爲對於中國的事情，他們比俄國人明白。但是這回聽說薛寶祥來了，鄉人們互相奔走報告着：大真不知道是哪時候出息，薛寶祥可了不得了！人們擡起舌頭，並且吃驚得合不上嘴——那個賊子！太令

人不敢相信，這可真是少有的事，薛寶祥也出息起來了！……但因爲這一回是薛寶祥，人們的心略微安定下來一點，想着薛寶祥也許會顧念一點同村的情誼的吧，況且這個村子裡陸續回來的，不是叔叔就是嬸子，薛寶祥在每家裡吃喝了三四天，向四處探詢那個使他上過大當的女人，後來，不知是誰洩露了風聲，說是她藏在關帝廟後面的菜窖裡，薛寶祥不聲不響的，在夜裡領了十幾個俄國兵士，把這個婦人輪姦了。並且把赤裸的屍體曝曬在大道上。全村爲這個驚慌了，薛寶祥對着村人們總是笑嘻嘻的，沒有脾氣，人人都稱讚這個人好，村子裡僅僅發生幾回事情，俄國兵士們用繩子網上幾個人說是去做工，幾天就回來的，但一去就沒有踪影了。這幾個人的家屬哭哭啼啼的去哀求薛寶祥，他說他自己不過是一個聽差，有什麼法子呀，但是他們送來的錢物，他却一概收下了。家屬們哭啼啼的向地跪下來，他愁眉苦臉的搖搖圓圓的腦袋，表示沒有辦法，家屬們哭着回去了。——他們早已忘記薛寶祥的一條腿是那個人打破的。薛寶祥因爲感激這一條腿的原故，並沒有繼續下去，而開始在村子裏託人給他買地了，用很賤的價錢，買到手最好的田地，並且僱到長工爲他拾弄，而且把自己的三間土平房改成五間磚砌的了。但是他非常明白這一切都是由何而至的，所以仍舊替俄國軍官洗腳，拭背，任憑俄國人把他腦袋夾在襠裡……並且漸漸的很能說幾句俄國話了。但是當俄國人被日本人從這兒趕跑的時光，他並沒有跟去。一天半夜駐紮的俄國兵悄悄的撤退了，到第二天一早完全不見了俄國人的踪影，薛寶祥把自己關在院子裡，有一兩個月的工夫沒有出來過。後來慢慢平定了，人們在村子裡的酒館裡發現他，仍然憔悴，並且無論見着誰都是一臉笑容，嘻嘻哈哈。很快的把地照文書登記了，沒有一個人敢來麻煩他，於是開始和村長換帖，與村中的糧戶們稱兄喚弟，在街上大搖大擺起來。二十六歲那年即使旱跛子，也有人情願把姑娘許配給他了。第二年改成民國，村子裡仍是驚慌了一陣，東奔西逃。但是隨即安靜下來，薛寶祥在縣衙門裡

了一名什麼官兒。在鄉下和泥腿子談話也是一口一聲我們的大總統。秋天，在鄉下開了一個燒鍋，同時，女人替他生了一個兒子，這件事使他有五六天沒有睡好覺，媽的，這總才算是一家人了，老天爺對薛寶祥睜開了眼睛！年頭變成怎樣，薛寶祥可以不愁吃穿了，於是學會了抽大烟，並且弄進一個小老婆來，整天騎在炕上往孩子的臉上噴烟。長工們多了起來，催了砲手，把圍牆砌高，還沒有忘記幼時的嗜好，在簷前掛滿了鳥籠，從城裏找一個厨夫來，爲他自己做飯吃，然而却漸漸瘦下去了，每天洗完臉就舒服的呻吟着向着鋪得很厚的炕上倒臥下去，姨太太端過擦得明亮的烟具來，於是騎上一天，隨便按過來一個做活的農夫，令他笨手笨腳的站在門邊，隨心肆意的叱罵了一頓，藉此恐嚇別人……就這樣，日子過得很太平，一直到張作霖進北京的時候，都是無憂無慮。但是有一天却發生了一個重大的事件，他的十歲的大兒子，騎在牆頭上玩耍，不知怎麼回事，一下子倒翻下來，跌死了。他並沒有哭，祇反覆罵着，「是兒不死，爹是財不散！」從此不幸突然向薛寶祥襲來了，騷擾波及到每個角落，每個鄉村。首先薛寶祥的燒鍋倒閉了，因爲買不到高粱，並且自己的田地正在收穫期間完全被人馬踐踏了。烽火燃燒起來，土匪乘機騷動了，搶劫繼續着，二十六年跑反的後代們又開始跑反，嬰兒在路上啼哭，家鄉的茅舍被火點起來了，黑烟籠罩着村莊，鎗砲聲音震徹着天地，薛寶祥的村莊化爲戰場了，被兩方夾擊着，長工們藉着這種良好的機會，大家計議一下，第一先把主人搶劫一空，然後呼嚕着奔進山林裡去了。薛寶祥的一切機智，全部聰明，到這時候完全沒有用處，這種天外飛來的災禍，把他變成傻子了。妻子在逃難的途中，被流彈射中，死去了。他自己背了六歲的孩子趕進城裡，小老婆在半路裡像鬼影似的失去踪跡。城市同樣騷亂着，並且關閉城門拒絕難民，兵士們荷鎗在城上走來走去。土匪在四鄉蠢動起來企圖攻略城地，天氣漸漸寒冷下來，薛寶祥重新嘗到二十年來沒有受過的苦頭。春天，他回到歷經刀兵的家

鄉，變得越發瘦弱而枯乾了。

村人們聽說土匪平定了，從四處趕回來，正好是春天播種的時候。家屋倒塌着，門窗破損了。屋頂被砲彈穿成空洞，露着初春的涼冰冰的藍色天空，被火燒過的黑色的椽柁折落下來，殘磚碎瓦上蓋蓋着去冬的白雪，關帝廟前的旗杆上面都膨滿着槍彈的痕跡。像麻面一樣。沒有一家的房屋是完整如初的，戰火在這上面走過一次，一切都破碎，一切都頹敗，甚至連井也被土塞滿了，薛寶祥就是在這井台上出世的。樹不傾斜着，歪在一邊，樹根不知爲什麼燒焦了。枝幹殘缺，被砲火或者被人們削去，薛寶祥找着自己的房舍，這是被誰當堡壘使用過的，因爲無疑的他的房子是全村裡比較堅固的，但是牆被衝成幾段，殘磚不知飛到那裡去了。砲台也被擊成粉碎，正房也許被人們在臨走的時候放一把火，燒得片瓦無存了。門窗的木框都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總之，除了一片磚瓦，沒有給薛寶祥遺留下一點東西。他看着這一切，漸漸眼睛濕潤了，然後渾身無力的軟癱在地上，索性放聲大哭了起來。以後，他們住在一間可以避風的屋子裡，對於這場夢似的災難，立刻使薛寶祥衰老了，病了。除了有一個好心的藝人給他們送來一點點吃的，沒有一個人理他，農人們都耕種起荒涼的土地，惟有薛寶祥家的荒蕪着，春天使青草生長在被馬蹄踏過的土塊下面，孩子已經七歲了，坐在爹的身旁哭泣，薛寶祥咳嗽着，並且不能轉動。這時候，一個狡猾的青年農夫用很廉的租價租去了薛寶祥的田地，薛寶祥連爭論價錢的氣力都沒有，立刻點頭了。因此，他得以把生命延續下去，而且小孩子不再啼哭了，跑到外面去玩，在泥土之中打滾。天暖了，薛寶祥仍舊不能行路，兩腿變成無力而多餘的，他祇能盤坐在炕上，隔着沒有窗框的牆洞，眺望外面蒼藍的天色，看自己的孩子在塵土裡追逐，臉上的筋肉變硬，笑起來很費勁。

三四年過去了，鄉村裏人們都一天比一天老實下來。他們有一種可怕的忍耐力，無論什麼加到身上

來都是可以的。農人們躲避着，愁眉苦臉，沒精打彩的勞作，不知道明天要怎樣。薛寶祥成年，成月坐在炕上，不知挨過多少個嘴巴，若說辱罵，那就不計其數。完了，薛寶祥縮在炕裡，兩眼發乾，想哭也哭不出來。

孩子長到十五歲，強壯，結實，像一匹小牛一般。下到地裡去，比一個成年的農夫還壯幹，不愛捕雀，不愛說話，性質陰鬱，不聲不響把牆口用籬笆堵好，釘一塊木板堵住窗口，用黃泥抹上房屋殘缺透風的地方，自己也能燒飯吃，服侍爹，不嫌骯髒，從地裡回來不肯睡覺，還到林子裡去砍點劈柴，有一次叫從城裡來的看林子的傢伙撞見了，被人弄去了打了一頓，弄得一身傷痕，這傢伙躺了兩天，咬着牙沒有哼過一聲。薛寶祥這次流了很多的眼淚。從此孩子變得越發不言不語，憂鬱多思了。薛寶祥不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個世界。還把全部希望都寄放在兒子身上，指望這孩子成家立業，這孩子有什麼不好的？誠實，孝順，吃苦耐勞，一個人幹活頂得三個，還從來也不怨天怨地……薛寶祥做夢也夢得見從前享福的日子，於是自己心放寬了，想着這不過是一步劫運，這劫運是可以過去的，那時候他就可以把房子修理好，再把圍牆砌高……自己也可以躺在鋪得厚厚的棉褥上吸鴉片烟了，他費力的翻了一個……眼裡沉重得彷彿碾子一樣，他呻吟着，心裡想：——這完全是因為沒有烟抽的原故，假如再抽上烟，眼裡就能自由了……兒子在深夜從圍上打更交班回來，疲勞萬分，便是不喜歡多說話的人，嘴裡也罵罵咧咧，滿心不痛快。日子飛逝過去，薛寶祥的老人的夢想全沒有實現，而且愈加艱難了。他於是變得更加衰弱更加悲軟，甚至在翻身的時候，也必須兒子來幫忙了，他已經這樣在炕上躺了九年了，眼見着兒子在眼前長大，從耳朵裡聽着天地間一切離奇的變化，屋頂的葦簷，眼底的磚塊，在他無聊的時候就數來數去，記得住每塊磚塊是甚麼顏色，殘缺或是完整，在那些磚塊上面重演着他的二十年來的太平生活的夢幻一般。

兒子。甚至想起那個永遠籠罩的帶俄軍官的白色的生密着黃毛肥大的凸凹的腳趾。整日包在厚厚的大的皮靴裡的多麼難聞的氣味。他的被子都磨成光滑了，泥垢都擦掉上面，渾身起着繭，鬚鬚被他兒子用剪刀剪了十幾次，如今又密生在唇上和額下了。他的兒子幫他翻着身，而他却是可驚的能吃，和普通人的人一樣，吃得很多。他這還是老天爺不令他快死的原故，給了他這麼一個奇異的胃袋。到今天，他索性什麼也不想，不想以後的夢，他恍然於夢在他活着的時候也不會實現了。僅僅對於這個村子就發生着許多他不知道的事。有一天半夜，人們從這個村落遷移開，哭喊的聲音震動天地，農人們從自己的家屋裡走出來，戀戀不捨的望着烟灶以及牛棚，有的索性賴在門前又哭又喊，望着自己心血培養的土地流淚，有的就情願埋在自己的田地裏，自然全無效果，農人們把所有的傢俱裝上車子，沒有車子的就背在身上步行着，偷偷的揩着眼淚，老婆子們像瘋了似的扳住門檻，便是有人扯腿也扯不開，孩子們驚嚇得哭叫着。薛寶祥被兩個人從屋子裡拖出來，裝在車上，他吓得無力的哭着，像一個嬰孩似的。眼巴巴的望着自己破殘的磚房，躺在車子上。兒子彷彿倒不怎樣，搬空了傢什，默默的推着車子，硬着脖脛骨連頭都不回，起程了。寒冷和夜包圍着他們，天空上飄着細細的雪花，母親們把孩子揣在懷裡躲避寒風，走在地下的哭嚷着，農人們在這時候就狠狠的罵自己的孩子，破爛的隊伍喧嚷着，哭聲接連不斷的像一條線似的穿起了這羣人，薛寶祥仰面躺在車上，看天上沒有星光，車子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顛簸着，震動一下，他的週身骨節都疼痛起來，寒氣侵襲着他，他彷彿是永不會見過風的僵屍，有數次讓風把他窒息着，穴睜着枯乾的兩眼，覺得無邊無際的沉重的黑夜以無比的重量向他壓迫下來，由山嶺嶺在夜色中彷彿個個都活動起來了，牲口的蹄聲叩在凍硬了的土地上，嗒嗒響着，夜在無盡無休的伸長。孩子長到十七歲，經過了無數的苦難，對於今天發生的事並不覺得驚奇，祇是邁開大步推快車子，他已忘

記車上那個六十歲的孯老人受不了這種顫動。楊林，山嶺，結了冰的河流，覆蓋着茫茫的白雪的不盡的田野之上，夜君臨着。世界是廣闊而且遼遠，未來的生命是無限而且豐富，年青人即使在這時候也忘記了悲哀。薛寶祥在這時候已經不能想兒子，他祇覺得渾身骨節都鬆散開來，對於寒風也毫無感覺，想要說什麼却說不出口來，眼前的黑夜却向他壓下來了，壓下來了，忽然一股寒風衝進他的口裏，就在喉頭變成一個硬塊，一切都永遠成爲黑夜了，他閉上眼睛，再也不能開，車響着，奔走在堅硬多坑的小路上，人們已經沉默了，他們只是無聲的走着，嬰兒睡在母親的衣裡，兒童們被背在男子的後背上了，常常有誰的煙袋在暗夜裏閃爍一點紅光。十七歲的薛寶祥的兒子，因爲心裡不快的緣故，忘記一切的快推着車子，後來，隊伍停在道旁了，他把車子停住，想要問問爹什麼，俯下身去叫了三四聲爹連一點哼聲都沒有。他伸手摸一摸，身上已經完全僵硬並且冰涼了。農人們婦女們圍攏過來，大家點頭嘆息，從鼻尖上滴下鼻涕；風呼嘯着從大地上走過，向森林去了，向不知的遠方去了。十七歲的孩子呆在車旁，眼睛沒有淚水。農人們亂七八糟的向他貢獻意見，說是應該埋到祖墳上去呀，應該怎的，可是哪里是祖墳呀？小傢伙並沒有作聲，默默的推起車子。天明；農人們到達了地畝，大家幫助他把薛寶祥埋葬起來，費了很大的勁，用農具費力的掘開凍得堅硬異常的沙地，用四塊木板釘成棺材，把薛寶祥安葬了。雪飛着，埋完的時候，在矮小的墳頭上蓋了一層白雪，農人們四散了，有的人還在墳前磕了頭。做兒子的在大北風的野地裡一直坐到黃昏，看着雪一層一層的覆蓋在墳上，眼裡含着淚。半夜的時候，兒子在墳前，嘴裏唧喃着什麼，爬在地上磕了三個頭，然後立起身來，衝過廣闊的原野，冒着寒風，走進黑色的山嶺裡去了。

(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廢園

李繼祖的第三個孩子，是在除夕的清晨降生的。這孩子生產的時候，給他的母親帶來了很危險的災難，她呻吟並且呼喊了四個鐘頭，在她力竭聲嘶的昏厥裡，生下這個嬰孩。爲了這個嬰孩，祖父曾經跪在觀世音菩薩的佛壇前面，至誠的祈禱到很久的時間——一直到天色薄明，老人聽見嬰孩第一聲的大開的哭泣的時候。

嬰孩在哭聲洪亮，老人跪在蒲團上面，偏着頭傾聽着，手中的念珠不知不覺的落在了地下。

「這回一定是一個男孩子吧！」老人心中禱告着，在佛前恭敬的叩了頭。

李繼祖的第一個和第二個孩子，都是女孩。祖父的唯一的願望就是希望着這第三個是一個男孩子。這次，老人的願望，得到了滿足。當他聽見僕婦們道喜的聲音時，他在佛前第二次點着了檀香，並且心中盤算着怎樣舉辦一場盛大的三朝筵會，他自己撚着白色的鬚鬚，想起了自己六十歲的年紀。

李繼祖被僕人們從一家賭場裡找了回來，他坐在妻子的床邊上，一點沒有感覺做父親的幸福。他向着閉了眼睛的嬰兒的赤嫩的小臉注視着，說道：

「和他的兩個姊姊長得一樣！」

妻子疲倦的微笑着，說道：

「但是可是一個男孩子呢！你想個什麼名字好呢？」

「祖父會起名子，叫祖父想去吧！」他毫不在的意說，然後倏忽然想起來的似的，大聲說道：

「爲什麼大哥連一個女孩也沒有呢？一個什麼也沒有……而我們可是這麼多，這又是一個男孩。」然後他伏在妻子的耳朵上說：「大哥一定有病。」

妻子忽然有點憂傷的纏着眉毛說：

「記着，過了今夜你就二十五歲了呀！」

李繼祖早已猜着這下面將要說些什麼話，於是自己像每次一樣，捶着自己的腦蓋，先發制人似的發誓道：

「我賭咒，從明年起一定不賭錢，並且叫大哥給找一個事情，不然我真不是人……」到這他沉吟一會，低下頭來央求道

「大正月的可一定要玩幾天呀，怎麼樣？……」

祖父因為這個嬰兒的降生，對着他的這荒唐的最末的兒子，施行了頗為溫和的教訓。李繼祖喜歡一切遊戲的事情，捧角，自己也登台票戲，並且拉得一手好胡琴。在有名的優伶身上，不惜千金的報効。喜歡鳥，在他的窻簷前面懸掛着各種名貴的鳥籠，八哥，畫梅，翡翠，百靈唱出婉轉的歌聲。此外，他曾經日以繼夜的在牌桌上周旋。他學習着一切富家哥兒的娛樂，他具有着遜清一代遺留下來的旗人子弟所有的奢靡浮蕩的習氣。並且漸漸的他把這些遊戲玩得極其精通，把他的閑蕩的身子整天留連在外邊。然而他畏懼他的妻子，妻子是清時貴胃的後裔，她的美貌是有名的流傳在那些世家之間，妻子比他長三歲，在共和的旗幟飄搖在京城的第一年，他們在匆匆忙忙之中結了婚，四年來，妻子爲他生下了兩個女孩和一個男孩。他愛着妻子的美麗，他輕視在外邊所見過的一切的女人，因爲妻子的稀有的美麗，他畏懼她有如對於他的長姊。然而這位賢淑得出名的妻子，却從來也不肯對於她的丈夫加以任何的責備，但是祇要她說一句話，她的丈夫就聽信她，雖然她這言語的效力未必能維持到永遠。

民國六年的正月初三日，李家舉行了盛大的三朝宴會，東請了親友們參加。祖父特別允許李繼祖可

以隨意使令優伶們到家中來唱戲，並且在花園裡搭起一個巨大的戲台來。嬰兒給李家帶來了五年以來所沒有過的熱鬧，祖父一個人前前後後的招待着，老人使用了最後的精力，與每一個來祝賀的客人親自應酬，致謝。在他的臉上掛着真心的歡笑。而且他一點也不嫌麻煩的頻頻向着賓客們解釋着他爲他這個第一個孫兒命名的意義，他把他的孫兒的名字喚做「李復」，他對人人都說：

「這是光復的意思，我的三個兒子都是稟材，所以我把這個希望寄放在我的孫兒身上，我朝國祚是不難光復的吧，哈哈……」

他興奮得勝過嬰兒的母親，他時時像一個孩子似的獨自微笑起來，用銀製的鬚梳，梳理着他的雪白般的鬚鬚。

客人們很晚的走了之後，他和他的長子繼志坐在冷清的客廳裡面，不知爲什麼他忽然感到一種前所不會有過的悲哀，這悲哀透過了老人的心，像一條黑色的蛇似的爬遍了他的全身，他感到異常的疲倦，並且感到恐怖，他對他的大兒子說：

「你不要走！」

繼志有點吃驚的望着他。他吩咐道：

「把熄滅了的蠟燭都點起來，爲什麼熄滅呢？」

立刻客廳上又恢復了先時的明亮。他看了許久，點點頭，忽然又嘆息道：

「已經沒有熱鬧，點起來麼，終究要滅的……」

繼志心裡有了一點恐懼，他看着老人。祖父自己覺得異常沒有精神，於是就斜臥在紫檀的木榻上。蠟燭騰起一縷一縷紫色的烟，昇騰着，盤旋着，並且跳動着火焰。祖父命令繼志，把屋子當中的電

燈關滅。自己覺得好一點。停一會，他自言自語的說：

「我今天覺得累了。」

於是他自己感覺身下的木榻忽然沉陷了，身體向一個什麼無底的地方墮落下去，他的頭靠在本榻的靠背上，眼睛黑暗了起來。

「把孫子抱來給我看看！」他想說這麼一句話，然而他不知道，說了還是沒說，他只覺得人們在他的眼前奔馳着，慌亂着。並且有人呼叫他，他有點厭煩了，用力閉緊了眼睛，頭裡起了一聲猛烈的響動。他死去了。

二

嬰孩漸漸長大起來。祖母不喜歡這個嬰孩——雖然他是二個男孩子。然而因為他的降生，她的老年伴侶却突然的死去了。所以她說這孩子將要給這個家庭帶來不幸的運命，嬰孩的運命中犯着可怕的煞星。在老祖父喪期中，他們家庭裡最寶貴的鎮宅的古齋也丟失了。祖母說這不是被人偷竊去的，而是古齋自己顯示靈異，脫離了這個家庭化去了。

李復的母親在產期中，受了很大的打擊，乳水斷絕了。李繼祖託他的朋友們找來一個乳母，乳母很年輕，並且健壯，她的兩頰總像是塗染着最好的胭脂一樣，穿着時式的鑲着寬花邊的衣裳，母親看見這人立刻就滿意了，於是把嬰孩交給這個人，她僅用一個乳房就可以把嬰兒喂飽了，乳水濃厚而多，永遠也不會有斷絕的時候。

嬰兒不喜歡笑，可是美麗像他的母親。他常常自己仰臥在床上，兩眼看着上面，不動也不叫喊。乳母喜愛這個孩子勝過了自己的。她看護他，在他哭的時候，她往往抱着他在地上走一夜。因此，乳母

從母親那裏領受了信賴與許多賞賜，衣服，鞋襪，髮簪，和脂粉。乳母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越過她的身分。孩子是在祖母和家人們沒有給予多大關心和愛護，並且也在父親的不注意之下長大的。他很快的學習着人們的言語，時常注意的凝視着別人，長久以後他就手舞足蹈了起來。他和乳母睡在一處，漸漸懂事了，肯聽信乳母一切的言語，對於乳母比對於自己的母親有着更加親密的感情。漸漸的他能夠不需乳母的幫助自己走路了，他比兩個姊妹會走路的時間都早。這時候，他的二伯父的一個男孩子降生了，馬上奪去了祖母對於他的稀少的喜愛，祖母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孫子，他被這家庭裡十數個人所漠視。他每天蹲在黃色的大魚缸的蔭影後面看着螞蟻在濕地上爬行。他不用手去觸牠們，也不用腳踏，他兩手放在肚子上那麼蹣跚在那兒，目不轉睛的看着螞蟻，有的時候他自己便喊叫起來。乳母像他的影子似的跟隨着他。母親因為生產的原故，身體很壞，始終沒有恢復過，而且患着很不輕的腸胃病，不能多吃食物，常常嘔吐，祖母也把這個歸咎於孩子命硬尅妨父母，於是孩子便在兩個人的愛情之下過活，乳母和母親。母親雖然因為生孩子患着病，然而她愛他像自己的生命。

孩子長到快滿三週歲的時候，他變得懂事起來，他坐在父親買給他的小小的藤椅上面，用兩肘支在椅靠上，乳母便坐在他的身旁，做她的針線活計，她一點也不被這小孩子所擾亂，孩子安靜得像一個懂事的大孩子似的。他坐在那兒看着秋天的天空上飄浮着的白色雲彩，靜靜的凝視着許久不動也不說話。

「我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孩子。」乳母自己想，並且常常對別人說：「孩子們在這時候，正是淘氣淘得天翻地覆，不讓大人得一點閑……可是這個孩子，連大人都沒有他安靜。」

「一個出奇的孩子！」乳母想，於是她問他道：

「你看什麼呢？」她恐怕驚吓着他似的，用低柔的聲音謹慎的問。

「我要雲。」孩子簡單的說，用手指着天空。

乳母爲這意外的答話，很吃了一驚。她目瞪口呆了一些時候，嘆息道：

「少爺，你過於變態了……」乳母想一想，忽然覺得悲傷了起來，她直感到這樣的孩子將要遭逢一種不幸的命運，並且尅妨自己，不會長壽的。

「一個與普通不同的特別的孩子，他的命運也將是奇特的，不幸的……」乳母想：「因爲他與別人不同。」

有一天下午，李繼祖和他的妻子爭吵起來了，吵得很凶，這個男孩子親眼看見他的父親和母親的可怕的臉色，他們是那麽懊喪，並且惱怒。

「妳不要這樣利害！」父親叫着：「妳以爲你是什麼名門閨秀嗎！」

「你出去，你離開我！」母親哭泣着：「你去找那個寡婦去吧！你糟了多少錢，敗壞了多少東西。」她叫着，她從來沒有這樣憤怒過：「你留一點臉面吧，你拿我的手飾送給你的情婦！」

孩子們在牆角瑟縮着，用着不安的恐怖的眼睛向着父母，小李復自然不懂這些言語的意思，但是他直憎厭這樣的爭吵，素常美麗可愛的母親，哭叫得多麼討厭，並且她的臉色是那樣的可怕。

「你別忘記你都有三個孩子了呀！」母親說，向着父親憎惡的輕蔑的叫着：「不要面皮的！」並且用手指着他們。

「聽說孩子！」小李復忽然覺得害怕起來，他要自己出去，他却拉一下他的七歲的大姐姐的衣服。

「妳不要管，」李繼祖叫着，拿起桌上的茶壺來，掙在地上，瓷器發出清脆的響聲，粉碎了。大姐姐立刻吓得大聲哭起來。李繼祖連看都沒有看他們——孩子們。很快的走出去了。

母親倒在床上，不能制止的尖銳的哭泣起來，很長的時間沒有休止。

小李復和他的兩個姊姊，悄悄的走出這間屋子，他們在院子裏的花圃的鬆軟的泥土上坐下，花木那是在幾天以前掘出送進花窖裡去了，李家在後園裡掘一個很大的花窖，在深秋的時候，把不耐多寒的花木送進窖裡去過冬。這時候，院子很空盪，因為在不久以前掘出花木的原故，顯得有一點凌亂，種過花木的地方都翻起鬆碎的泥土。

「他們爲什麼吵架？」第二個小姑娘膽怯的問她的姊姊。

「我不知道，」姊姊說：「都是父親太壞，他把壺摔碎了……」

「寡婦是什麼東西呢？」第二個小姑娘五歲，有很大的長睫毛的眼睛，羞怯的問。

「是壞東西！」姊姊答：「是什麼樣子的呢？」她自言自語的說。

「他們爲什麼吵架？」小李復在心裡想着，但是他想不出爲什麼來，直到姊姊們都走開了，乳母來把他抱起，他覺得父親很壞，父親的猙獰的氣惱的面孔與掙在地上的瓷壺的可怕的聲音，尖銳火爆的吵叫，他一想起來就覺得害怕，這些印象在他心上保留得很長久，像一片陰影似的遮掩着他的心，並且他極力要想出來他們吵架的原故，但是他還不能夠。

他爲這事鬱悶的不愉快了好些日子，常常伏在乳母的肩頭睡着了。並且一連許多天，他不敢看他的母親的臉。

森林的寂寞

森林裏流動着春的氣息，樹上有了新芽的痕跡，去年的落葉在人的腳下響着，放散出窸窣潮濕的氣味，空氣有點濕潤，像是要發霉似的。積雪漸漸溶化了，漸漸的在山凹裡緩慢的流瀉着，流成一道小溝，土地濕潤了，蓋在木材上的冰雪，像敗兵一般的瓦解了，向山下流去，彷彿小瀑布似的。人們慌忙的把一冬天勞力所得的那些木材編成筏，把細木桿橫穿在大木材的端上，把藤蓆穿在小木材的頂上，人們記憶起來去年冬天在一起伐木的伙伴，有的在伐倒下的大樹下軋死了，有的死在狼羣，有的被熊一掌擊落在山澗裡，想起這些，在這春天的時候，人們嘆息着，並且自嘲似的自己說不定就在排上送了性命，那山水的激流像雷鳴一樣響着，人就被打翻在白浪裡了的，每年不是都有幾十人嗎。想着冬天的時候，木材公司用幾匹馬在冰雪的山上拖着木材奔跑而下的時候，有的人便嘆息了一聲。那樣粗大的木材，由山上順着凍冰的山峰，滑了下去，在山谷裏回應着打在冰原上的聲響，想到這兒，人們便仰起頭來向上看一看那陡峭的掩在雲霧之間的山峯，彷彿聯想到自己，聯想到自己說不定就是在那不知有多麼高峻的山峰的上邊，被一隻不可知的手推了下來，而跌落在一個不可測其深的澗谷裡一樣，那生活。人們在嘆息的時候，想到這個，便憑信了那隻不可知的手，憑信了運命，把嘆息扔開，變成聽其自然的一種勇敢的對於生活挑戰的態度了。於是他們用一種簡短的慣用的言語，互相嘲笑並且互相諷刺着，在這時候他們自己却並不知道他們其實已經達到了生活的不可測的深處。

方才到山裡不久的木材公司的青年職員靳濟光，他心中想着這些那些，一邊聽着人們的斧鑿之聲叮噠的響着，一邊看着那些人們的勞苦的情形，他走出了他自己的木造小屋，他有點嘲弄，又有點同情的看那些伐木工人的勞作。誰知道他心中想些什麼呢，那些工人向他看了一眼，又各自低頭幹他們的去了。靳濟光心中正想着去年冬天他看見他們木材公司伐木的技術，比起這些人們，他們真是原始的勞作方法，

他們爲什麼不加入他們木材公司呢？是一種有點近於愚蠢的固執。於是他馬上記起了去年的風雪真是可怕，那山風像是要撕裂了天地，摧毀了山嶺似的，用着可怕的威力吹着，吹落了山嶺的多少年代的積雪，他想起那些個被雪埋葬了的伐木的人們。

但是春天已歸來了，他可以一個人留在這山裡聽着山禽的歌聲，聽着松濤，看山間白雲變幻，看花開花落。他想到這兒，用眼看一遍他左右的景色，他被山嶺環繞着，被常青的松柏包圍着，隱約着得見半山裡獵人的小屋，他的身後是一片村落的火柴匣一樣的房舍，除了在山谷間穿鑿着木材編製着木筏的工人的嘈雜和叮噠的斧聲之外；這一切都很美，都很靜謐。

有他們覺得很討厭，沒有他們這世界豈不又太寂寞嗎！——他這樣想着，旋踵走進了他的房屋。他像是走進一湖陌生者的居室一樣，奇異的看着自己的房屋的設備，這房屋如此的簡陋，他坐在他的白木的書桌之傍，看着對面的壁上懸掛着一幅他的城市的畫家的朋友寄贈的一幅題名爲「森林之想像」的圖畫，這是那個朋友聽說新濟光被調遣到森林裡以後特意爲他畫的一幅，用以點綴他的寂寞的山居，而這位畫家從來也未見過林森，所以用那樣的畫題畫出了這樣一幅圖畫，一片蒼蒼鬱鬱的密林，在一株古樹的空懷裡坐着一位披髮讀書的髯髯的隱者。他的這位遐世的空想之畫家朋友，彷彿毫未想到他的森林之中應該繪入拿着斧鋸伐木的壯漢。他這樣想着又記憶起那個德意志的森林畫家哥溫特，但他的畫裡也並沒有揮斧伐木的工人，這是什麼原故呢？於是他倒臥在他的特地由城內運來的鐵床上邊，忽然覺得費了很大的力量由城內把這鐵床送到山間來也是近於愚蠢的舉動。看着黃色的樅木的屋頂，他感覺到幾個月來山間生活並沒有能够改變了他的氣質。自從城內木材公司有了要在山上設置一個事務所，並且開始從這山上的森林間開拓他們的事業計劃以來，他便要求公司當局調遣到山上去，當局果然滿足了他的願望。因

此，他對於脫離厭倦了的都市生活感到了異常的歡欣，他以為這是他的生活上的一個巨大的轉機，他要

把在都市裡記憶着的一個精神上的屈辱以及痛苦忘却，從那神經質的糜爛的城市走出來，復歸於自然。但是他對於那重重疊疊的山嶺，亘古的銀峰，一望無涯的森林，却不知何故的有着格格不入似的地方，與他的自我不能合諧，這緣故他歸於他自己的知識。數月以來，他極力要克服這不能合諧之點，春天來到的時候，他彷彿覺得他已經成功了，在這一點上，他對於那些伐木的人們，起了嫉妬似的感情。他孤獨的臥在床上，從那扇闊大的窗子他看見他們不停的勞動。在距離他的視野很遠的地方，森林的前邊有兩匹不知什麼獸類疾竄了進去。夕陽的薄淡的黃色光暉，映在羣山之間，谷裏有如被罩上一層金色的薄紗。一條窄狹的天空，有一隻蒼色的鶴子飛掠而過。立刻寂寞之感充溢在他的全身，他把兩腿張開，讓全身的神經鬆弛下來，悟到這寂寞之感原來就是他與自然的隔閡。

這時候，那個老年的雜役爲他送來了晚飯。黃昏之幕，慌忙的沉落下來，叮叮噹噹的斧鑿之聲，一時之間彷彿被黃昏隔絕了似的，漸漸停止下來了。他咀嚼着米飯，想着自己到這山裡來忍受這種難堪的寂寞，實在是一種可以驕傲於人的行爲，一種超人的舉動，誰個年輕人肯離開都市裡咖啡館的紅燈和嬌媚的女侍，離開爵士音樂和美術展覽會，總之，離開了一切文化的享受，官能的逸樂，而毫無理由的踏進這距離那大都市二千里之森林地帶來呢。這裡的一切生活方式和都市有着三個世紀的距離，人們蠢然的原始的地生活着，仍舊以他們的微弱的人力和大自然作着近於愚魯的頑強的鬥爭，而求得最低限度的生活。現代機械文明毫未加惠於他們，而他們也絕未想到利用牠。幾個月來，他觀察所得的山中居民的可怖的執拗性，那種對於一切的執拗性，斬濟光每每對之有一種驚恐的感情，對比於他的脆弱的神經，他感受了沉重的制壓。他想到自己由那個大都市裡走出，是毫無事實上的理由的，他並不是如他的朋友們所推測

的那樣爲了失戀的緣故，也並不是由於他在木材公司裏感到職業的失意。他只是要離開那都市，對此，他也把這個歸於知識，他每逢想起這個便不能抑制的起了驕傲的感情；甚至他以爲這次固執的要求公司當局到這裡來，一個人住在這木造小屋裡，孤獨的生活，咀嚼山間的粗陋的飲食，完全是一種震世駭俗的作爲。想到這個，他喚來雜役收拾了碗筷，自己走到窻邊的一面小鏡前邊無意中看一眼自己的面孔，這個二十八歲的豐滿的青春的容貌，映在鏡中了，他看着自己的臉，微笑了一下，隨即看着窻外的夜色，一片黑森森的山影擋住他的眼睛，他仰起臉來，向上望山峯，山峯渺不可見，他廢然的放棄他的企圖，無端的歎息了一聲。狹窄的天際有一棵綠色的閃閃的星。

他走出門外，站在一塊石上看着東邊一帶伐木工人們的臨時的窩棚，那兒他們燃燒着篝火，遠遠的傳來木柴的爆裂聲，並且有人用洪亮的喉嚨唱着一種俚俗的淫佚的山歌，人們的哄笑的聲音伴隨着。這種快樂的情緒很擾亂了靳濟光，他往那兒看了好久，他不知道他們爲什麼這樣快樂，像是對於明天充滿了希望，又彷彿完全忘記了明天。他管這個叫做野蠻的情緒。他恍若覺得這些人們在腰間繫上了樹葉，環繞着他們的篝火舞蹈，在這樣的大密林之中，煨着小獸的肉，他靳濟光是做着一個原人時代的夢呢，還是走入了化裝跳舞會的會場？他想着，以爲機械文明不能擴張它的領域，完全是因爲這些人們的原始性的執拗之結果。但現代文明是否果能接受他們呢？想着這些，他覺得文化教養對於人生的意義，只是促成人類意志之退嬰與萎縮而已，都市人不是早已失去了對於壯偉之自然的鬥志了嗎。他自己也不知道故想到了這個，他彷彿不願繼續思索下去似的，把思想轉換了方向，覺得來到山裡反而更加多思，便已違背了入山的初衷，但倘不思索，又何必入山呢？想着想着，他不禁噁然了。

夜色漸濃，空氣中傳來熱燒着篝火的焦烟氣味，夾雜着松柏的香氣，並隱約聽見谷間汨汨的水聲。

「春了，」站在他身邊的雜役昏語似的說：「過兩天可以放排了吧！」

山霧升起，把一切都溶和了，他嗅到一種瓦斯似的氣息，走進屋裏。在那盞油燈下邊他翻讀着「抱朴子」的登陟卷，看着那些入山人配用的符籙，對於那避亂世，絕跡於名山，所謂白日陸沉，日月無光，人鬼不能見的遁甲之術，無端的起了羨望的感情。看到獨足小兒的山精，便想着也許可與之作夜談，一定非常有趣的吧，接着他又記起白日想到的那個德意志的森林畫家的一幅題名爲「山怪」的畫，那畫中畫着盤根錯節的虬勁的古樹林，一個足穿木板拖鞋，身披玄色衣裳的人，手提一根短棒，鬚鬚有如鋼針一般的直衝向前方，一臉旁若無人而又有點傻里傻氣的神情。向前邁着大步，像是方才由他的山穴裡走出的樣子。是不是正有一個這樣的人物，正在他的意外，對他這個文明人做着好奇的窺探呢，他不禁着一下身後的窗戶，（窗外是濃濃的夜色，）他想那樣的傢伙把文明人看成了什麼呢？看成卯日自稱爲西王母的小鹿嗎！還是認爲可以果腹呢？他一聲失笑，吹熄了油燈，睡到床上去了。假如這時推門而進來一個紅衣的山魅，他應該怎樣接待他呢？他想起許多那個老年的雜役對他講的發生在這山中的奇怪的故事，意外吹着山風，他睡熟了。

幾日來，新濟光喜歡到山下大河的源頭上去看放排，對於他自己，他覺得是很好的刺激。

看着木筏被山水從陡峭的高坡沖下來了，真是令人驚心動魄的。山水奔流在石路上，激在巨大的岩石之間，跳躍着白色的浪花，飛濺雪樣的水星，響着金鼓一樣的聲音。像一匹凶猛的巨獸般的咆哮着從山上以所向無敵的威力奔流下來了，那巨大的五六十尺長的木筏，像一枚草芥似的漂浮在水上，以無比的速度被沖下來了。在那木筏上前後站着三四個壯士，他們敏捷而又謹慎，手持丈餘的長篙，以全生命力量注意着石礁和兩岸的石巖，只要輕輕的一撥，靈敏的一點，那大木筏被連轉得全如人意，像箭一樣的，

令人目不暇接的射出去了。筏上的人時時發出洪亮的原始的喊聲，一個筏接連着一個筏，奔流下來了，奔流下來了。前望白茫茫的急流，切開了山野，奔向不可知的遠方，人們以無限的堅忍與這急流賭了身命。隨着這大河，人們在筏上，奔向江，奔向海，奔向他們自己的世界。

靳濟光是驚駭的，他的都市人的神經震顫着。對着這種壯烈無比的風景，他時時忘掉了自己似的被奪取了。假使是他站在那筏上，他將怎樣呢？他幾乎不敢想像。呵，那樣巨大的木筏，彷彿在波浪裡翻着跟頭似的被埋葬在飛濺着的水花之中，被波浪的手臂包圍着，山水雷鳴，震耳欲聾，他靳濟光會屹立不動，鎮靜的用長篙一撥一點的毫不在意嗎，這真是無心的嘲弄。

他體會到一種宇宙的意志，他在這意志之前無賴的垂首。那完全與大自然合諧的而又鬥爭着的筏上的人，靳濟光收拾了他的輕蔑的感情，他默默的體會了那種意志。

二十幾日來，他日日到源頭看行筏，他目睹過數次不幸的事件，那筏從山上放下來，奔流着，奔流着，筏上的人，一個不留神，於是發出了轟然的巨響，撞碎在巖石上了，木材不知擊斷成了幾十段，人被拋在空中，摔落下來，立刻捲入白浪之中，送到不知何處去了。木筏的殘骸在水裏打着盤旋，橫住了水流，第二個筏下來了，擊碎了，第三個第四個……白浪掀天而起，阻成了一面水牆，然後倒落下來，跨過破碎的木筏而前進，它吼叫着，一瞬之間，幾十個人埋屍在急流之中了。靳濟光對着這些不幸的事件，他又復體會到宇宙意志的不可解，他困惑起來了。

天氣暖和起來，早開的山杏花，已長了蓓蕾，在山坡上點綴着一叢一叢一片一片的紅。靳濟光已不像從前那樣差不多每日都想念着都市了，（他壓制着那種思念幾乎是很痛苦的，）他在山的左近隨意散步，有月的夜間坐在門前和那雜役閒談，他自己覺得他漸漸沉靜下來一些，頗爲愛好這樣寂寞的心境

了。

清晨，靳濟光在森林裡散步，太陽還沒有從山後升起，遠遠的東方的山峯上邊，佈着瑰麗的朝霞；清明的綠色的晨光，籠罩着樹林，新生的葉芽，嫩綠的，黃的生在柔軟的褐綠色的新枝上，樹幹有一點潮濕的放着一種發霉似的大雨以後的那種氣味，夾雜着松樹的清香，枝葉交搭着，遮蔽着天光。他並沒有走進林子更深一點去，在林邊看見樹林的內部，有什麼鳥鳴叫着，拍打着翅膀，啄木鳥在一棵高大的樅樹上，用嘴叩着樹幹，嗒嗒響着。看着那黑色的密林的深處，心中想起他們的採木公司的龐大的計劃和野心，對於這雄大的森林即將遭遇到零碎的窄割，他不自覺的起了悵惘似的感情，而對於所謂「文明」，隱然的生出了近於遺憾的心情。他這樣的在森林前邊閒步，成爲了每日的早課。就在他每晨的散步之間，春天像是突然來臨似的，有如在夜晚，山山嶺嶺的綠色變濃了，樹葉肥大了，不知名的繁花，開在山麓，開在山坳，開得四處都是。立在他的小屋後看得見沿着山坡而闢成的田畝，把土地切成一階一段的。莊稼像綠絨毯，鋪遍在大地上。黃色的田舍排列在一片大榆樹背後，隱約可見土路上的車轍，蜿蜒着，折向北去，然後和一條小河岔並行，靳濟光猜想那就是他來時的那條路，去年冬天覆着冰雪，公司的大汽車在那難行的路上，顛覆了一日。現在，露出了黑色的濕漉的土地。一輛大車，被一匹灰色的騾子拖着緩慢的爬行。駕車人高高揚起長長的鞭子。忽然一輛汽車彷彿從地下爬起來的似的，在道路的那一個頂端露了出來，像一個小小的匣子，漸漸長大起來，在丘岡和樹行間隱現着，後來竟然穿過了村鎮，一直開到山前來了。靳濟光斷定了這是公司的汽車，他覺得很高興，一時他才知道他還不能忍耐這種寂寞，不然他爲什麼看見了這汽車便高興呢？他期待着那從車上降下來的人，那人開了車門跳下來，又關上車門，一眼就看見了靳濟光，招呼了一聲，大步跑上山來了，隨後司機也跳下車，向着車身檢查

了一番，也跑上山坡，立刻就有十幾個附近住的大人和小孩圍繞住那車，點頭播腦的指點着。

來的人跑到近前，脫下帽子。他的名子叫做徐文佩，是一個很得公司信任的青年職員，但是在公司裏的時候，他們並不時常見面。司機是一個會開車的同事，他是替代了那一個有病的司機來的，他和徐文佩受得同樣的命令。

「你看，我成了司機生了。」他說，用手拍着靳濟光的肩膀：「我的車開的滿不壞吧，公司省下個人的飯錢哩。」

靳濟光命令雜役打開了另一間屋子，那是去年冬天住過人的，屋子裡有一點發霉的氣味，他們推開了所有的窗子，坐下來。

「還是收買林子的事，」徐文佩立刻說明了來意：「我們也許在這兒停三五天，等到有點頭緒便回去，然後委託給您進行……這兒怎麼樣？寂寞得很吧，不過，空氣好！」

「空氣好，」彷彿靳濟光還沒有想到這個，恍然大悟似的重複了一句。

接着那個世故的青年人，就叙述公司因爲在這兒將要進行的事務很多，預備增加幾個人來幫靳濟光的忙，公司當局對於這個新探伐區的獲得抱着無限希望。後來他就說當初靳濟光要求公司到這兒來，實在是別具眼光，因爲假如在這兒成立事務所的時候，靳濟光功不可泯，自然是主任了！靳濟光對於這種誤解，沒有法子辯解。他只說：

「你們給我帶來點什麼呢？」

「呵，在車上。」那個司機的人劉達說：「我去取來，我實在餓昏了，把兩個皮包忘記在車上。先不要說官話，吃飯吧。」

靳濟光的朋友爲他帶來了十幾本新書和兩張飾壁的版畫。在他們吃飯的時候，靳濟光向那個徐文佩推卸着他的責任，他說：

「收買林子，以及吸收現在單獨採伐的小木材業者和工人，我幾乎完全是外行，這任務還是請您担任，我只是想問一問，在這山間養病而已，您看怎麼樣？」

徐文佩並沒有推辭，他說：

「只要這能得到您和公司當局的諒解。我原是一向爲公司的事任勞任怨的。」接着他就滔滔的講着以木材公司的雄厚的資本，慢慢的所有的的小木材業者都要自動加入，至於筏上的人們則是不足掛齒的。相信一年以內木材公司可以獨佔這一帶的森林，這一次也不僅是來收買這山上一片私人產業的林子而已，公司當局乃是想要擴大的幹一下。對於這些，靳濟光一點也沒有熱心去聽它，他對於這樣的談話毫無興趣，他覺得由都市來的人反而把他的寂寞之感增加了。徐文佩說完了這些之後，就命令雜役打掃床鋪，開始睡覺。靳濟光抱着書籍走回了自己的屋子，劉達站在屋前看着山，並且叫着徐文佩：

「老徐，來了就睡嗎，這麼好的景緻……」他這樣叫了好一會，徐文佩並沒有理他，他很快的睡熟了。劉達嘴裡不知哼着什麼歌曲，把頭從窗外伸進靳濟光的窻裡，伏着身子，看着他擺在棹上的那些書籍，低聲說：

「老靳，你和那個傢伙不大熟嗎？」

靳濟光對他搖一搖頭。

「他那傢伙想要這一下子弄個三千兩千的呢。」他拋一拋嘴，聲音很低：「所以你那麼一說，他自然樂得要命，你看他不是樂得要命嗎！」他看見靳濟光對他微笑着，就說：

「這地方真好，可是我就可以住上一個禮拜，再多，就受不了。」

這時候，一隊私人的小規模採木商人和工人們由他們屋前走過，幾個人對他們投過來嫉恨的眼光。從前，靳濟光也接受過這樣的眼光，然而他不明白那種原故，今天，他聽了徐文佩的話，才恍然於那眼光的意味。他方才理解到他的存在乃是對別人的威脅，他有了一種無可奈何的茫然的感覺。

因為徐文佩的積極進行的結果，招致了村鎮上和正在採伐中的小規模採伐業者的反感。靳濟光感到這個，他却並沒有對徐文佩說出他的意見。

有一夜，靳濟光正在屋內讀書的時候，一個巨大的聲音響在他的屋上，彷彿是石塊一類的東西。以後每夜都有類似這樣的騷擾。

「我應該從這兒走開了，」早晨，他想：「便是在這兒也並不叫我寂寞的生活。連寂寞都無有的時候，那如何是好呢？」

他陷入了這樣的頹唐的心境。他靜靜的仰臥在床上，想着近些日來的自己的心情的變化，對於那些小木商的仇恨的行爲，指使工人用石塊襲擊他們的住所的事情，想了很久，他忽然覺得他是對於一切都不能合諧的，即使厭棄了都市，然而對於自然，他仍舊有着勉強忍耐的寂寞之感；對於那些木筏上的漢子，他們之間保持着巨大的距離；而對於徐文佩以及那些小木商他有的是輕蔑的感情。他難道要披髮入山，獨自坐在石窟裡去冥想嗎？或者像他的朋友贈給他的那幅畫一樣，在那大森林之深處，一個人坐在古樹的洞裡去嗎！而那些毫不理解他的心情的亂擲着石塊的暴漢，將要以怎樣的感情認識他呢！一時之間，他覺得焦灼而且無聊，甚至他想念起來都市裡咖啡店的紅酒，想到他的過去的放縱的享樂的少年時代，想到爲什麼他要做着這樣精神的苦行呢？他的靈魂的隱秘的扉漸漸向他自己打開，他立即看見了自

己的裡面。他發現他原來是如此的蕪雜，如此的紊亂，如此的空虛！

初夏的薰風，帶着野花的香氣由窗外送進來。一個陰鬱欲雨的清晨，令人有一種懶惰的潮濕的感覺。山間有一層薄薄的霧靄，由澗谷下傳來微弱的沉悶流水聲。這時候那個雜役的兒媳，爲他洗了好幾月衣服，推開門走來了。把洗得了的衣服放在桌上，然後又走出去了。靳濟光彷彿第一次看見她似的，才發現了她的美麗，目送着她的豐滿的穿着藍色短衣，灰色長褲的背影。

他從床上起來，走近窻邊，看見那背影正走下坡，遠處伐木工人的窩棚裡，發出了戲弄的大笑。

他覺得空漠而無有憑藉，在這樣陰鬱溫暖潮濕的天氣裡，他像是丟失了什麼，又像是增加了點什麼似的。徐文佩和劉達對他報告了事務進行的狀況時，他並沒有注意聽。

「那片私人的林子，已經沒有多大問題，情願出讓給公司了，只剩簽訂合同。……」徐文佩這樣說着，忽然注意到靳濟光的神情時，覺得他完全沒有聽見，於是就困惑的把他的報告中止了。後來，他對他說：

「林子的主人，今天下午後在他自己的家裡招待我們，您也去吧！」然後就走了。

靳濟光一邊想着徐文佩是否已經剩下了三千五千了呢，一邊也走出了門外。不知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他走下山坳裡，那個雜役是住家在那兒的。矮矮的樹叢後邊便是那個黃色的家屋，用樹枝和荊刺編成了圍牆，他到門那兒看了一下，沒有看見那人，於是心裡立時有了嘲笑自己的念頭，他轉過身，預備回去時，忽然那女人的聲音叫道：

「靳先生，幹麼不進來坐？」

他一時不知應怎樣回答，只搖搖頭道：

「我不過隨便走走！」但却停在門傍，並沒有走開。

「那麼您就坐在門外石頭上吧！我今天早晨給您送衣服去，好像您還在睡着。」女人清脆爽快的說着。

他坐在門旁的石上，心中覺得很奇怪，認為自己從來不太留心的原故，所以忽略了這女人的美麗，在這森林裡還有這麼美的女人。她的日光下的淺褐色的皮膚，兩隻大的深黑的眼睛，在這樣天氣裡，迷惑了新濟光這人。

「妳的丈夫呢？」他問。

「他在筏子上，走了。」

「什麼時候回得來呢？」他一邊問着，想像着使着長篙撥弄着大木筏在激流裡奔流的她的丈夫的健壯的姿態。

「秋天吧，」女人的眼裡閃着夢幻似的光輝。

「那不太久了嗎？」他說。其實這是一句無心的挑逗，女人聽了這個，有點羞澀的笑着說：

「好幾個月了，以為靳先生是老實人，原來也喜歡說笑話！」

谷底靜靜的流着甜膩的花香，軟軟的濕潤的風輕飄着嫩綠的細籐，在這一瞬之間，新濟光一向所感覺的與自然的隔閡無有了，他覺得至少他現在已經與自然溶解。

「妳的丈夫健康吧，他們在筏上的人，都是那麼健康！」

「牛不是更健康些嗎？」女人笑着，把身子倚在門上。

「我認得妳有好幾個月，我今天才發現妳美，這真是奇怪的事情！」

女人沒有回答什麼，低下了頭，眼光向他撩了一下。他走過去，緊緊的擁抱了她。在這時候，他一切思索的能力都失去了。他輕輕的戰抖着。

「我總以為你們文明人，瞧不起我們這樣的鄉下女人。」女人沒有拒絕他的愛撫，反而心中很高興的說出了這麼一句。他聽了這話，像是受了一下打擊而從夢中醒過來似的，在這一呼吸之間，他想起了許多事情。他驟然的鬆張開兩臂，面色蒼白着，很快的走回去了。女人吃驚的疑慮的看着他，她完全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逃避似的走進森林裏去，坐在一株老樹的根上，就這樣，他思索到夜半。

他從那神秘的隱現着妖魅的夜之森林裏走出來，要回到他的小木屋去的時候。那個老雜役在路上遇見他，驚喜的問他跑到哪兒去了，並慶幸他沒有遭到與徐文佩和劉達同樣的襲擊。原來徐文佩兩個人出席那日招待的家宴去了，在回來的途中，被一羣人擊倒了，而他們的木屋事務所也在同時遭到了搗毀，那些人做完了事，就完全逃走了。自然是在那些小木商指使下幹出來的把戲。那個老人放心的唏噓着，慶賀着他的幸運。

他看着散倒在山坡上的木屋，破損了的書籍和油畫，山下搗壞了的汽車，呻吟在殘存的車墊上的徐文佩和劉達，他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癡呆了良久。

以後，靳濟光又回到都市裏去了。

人
間

晚餐以後，我們聚集在新從大學法律系畢業，剛剛在公寓門前懸上明亮的律師事務所的銅牌，那個叫鄭維則的起居間裡，這人異常喜愛清談，彷彿時時刻刻都在訓練着自己的吃飯的本領。但是倒覆的却是自從開業以來，六個月間沒有一個人踏進他的事務所裏來。

「對於我自己的才能，」他向我誇大的吹噓着：「我有堅固的自信……祇要有一件案子交到我的手裡，我就可以保證他絕對勝訴！」

「大言不慚！」劉北炎，一個二十四歲的醫學生，向他做一個鬼臉，攻擊道：「螳螂才是自認爲有自知之明的！」

鄭維則並沒有理他，扯着我的手臂，高聲自負的說：

「這裡有一個警喻，你將一架水力發電機放在地窖裏，它能顯示給你什麼呢——在中國有許多事情完全如此，可能有許多優秀的政治家，他們在地窖內終此一生，發生着相反的作用！……」

「懷才不遇……」書記官姜文章嘆息着：「這是無法的事，千古遺恨！」他說，開始把他的雪白的串綢小衫對襟解開，坦露着他的瘦弱的胸膛，以及歷歷可數的肋骨。用扇子搵着。這傢伙三十五歲，說話時喜歡用舌頭抵住腮裏，做一種害羞似的神情，字寫得很好，比起清朝殿試的卷子，差不了許多。他以爲自己唯一的缺欠，一種終生的遺憾，就是不會說日本話，彷彿爲了這個，他無時不在苦惱着自己。

「假使我是會話的，我就可以扶搖直上，不成問題……你們看吧，多少個年輕的——乳毛未退的小伙子，都巴結上去，而且弄來許多錢，生活舒服——並且理直氣粗，毫無顧慮！憑什麼生活不該舒服一點呢……二百五十元的書記官，住這樣公寓，爲了面子好看，我的天，現在每個……可惜，我已經晚了，怎麼弄，也記不住呀哪……亂七八糟！他們的世界，我是被輕視，認爲無足輕重的廢物，當面咒罵我

我也不明白呢！」

這一套牢騷，別人已經聽慣了，沒人理他。他自己用手拭着修羅得很光潔的面頰，喃喃自語着：

「用點什麼方法能弄到一筆錢呢，而且……」

這時候，他的強健而有禮貌的太太，推開門走進來了，她用微笑向我們打着招呼，穿得很漂亮，恰像一位省長公館裡出來的貴夫人，穿着她每逢出門才穿的紅色長衫，二十七歲，看來却年青得多。但這樣貴重的衣料，她僅有這一件。這樣鮮豔的顏色配合着她的淡紅色的赤裸着的足和腿，使得醫學生彷彿吃了一驚似的，有點迷惑，向她的極其豐滿的身體上，注視了好久，然後輕聲噓一口氣。

她的丈夫有點慌張，又有點驕傲地陪她出去了。女人笑着，慵倦而且嬌貴。顯示着一種並非造作的美麗與端莊。

「這是一種不幸！」律師鄭維則對我惋惜似的說：「這兩個個人，完全不配！就是說——不均衡！一個太美麗，而一個太不美麗。我們底書記官將要從天秤上跌下來了，我想。」

一個報紙的編輯——徐穎初，同意了這話，他點點頭，說道：

「對於一個女人，你必須是一個強有力者，無論在——肉體上，或者在金錢上……那樣你才能征服她的百分之八十，……而書記官，兩者全沒有——瘦弱而貧窮！」

「請問其餘的百分之二十，是……」醫學生插嘴問道。

「那是，」編輯沉吟道：「無論上帝或是英雄所不能征服的，怎麼說呢，一種微妙地，千變萬化的，靈魂深處所隱藏着的物件，我不知道應該管這個叫做什麼，牽強一點說，我只好稱它爲人性，或者本能……其實這是不切貼的！」

「女人把男子全部征服以後，立刻，把他擀到南牆上去了，毫不顧惜。……」

「也許是的，」劉北炎懷疑的說：「我還沒有經過過女人，然而你是說得過於苛薄了一點。」

「大學生的課程就是學習怎樣得到女人，生活在女人羣裡的；而你說是沒經過過女人，真是欺人！」鄧維則向他報復了：「不過你是手段低劣而笨拙，你曾經寫過一百封求愛的信，而從未得到那個叫王秀蘭的女人一次顧盼！但是，如今……你却坐在這裡自欺欺人！」

劉北炎把他的紅領帶結好，氣惱地站立起來，一直衝到門前，拉開門，走出去了。

「如果你的精力僅僅能夠對付一個女人，那你就千萬不要弄個女人來！」編輯先生每逢觸到女人這一個話題時，言語就滔滔不絕起來，這種原故，就是因為他吃過苦頭。他接着說，他的細小的眼睛在玳瑁鏡架的近視鏡片後面閃着，把腳放在圓桌上，做着手勢，他的低矮的鼻梁和寬大的下巴，令人可笑，因為他過於嚴肅了的原故，這面孔反而變成滑稽。他說：

「人生是什麼？男人與女人——他們的關係用金錢維繫着——祇此而已。」

他的話剛才說完，那個大學生劉北炎很快的推開門，露出他的光亮的油髮，聲音有點頭微的說道：

「李小姐來了，我在甬道上碰見她！」

律師從他的沙發上跳了起來，但是，並沒有人進來，他裝做若無其事的坐了下來，憤然說道：

「多麼無謂的玩笑！」

然而，立刻從門外邊飄進鈴一樣的笑聲，一個女人走進來了，她樸素而俏麗，有着同書記官夫人同等的健壯，我第一次見着她。

「沈揚先生，」律師爲我們介紹着，像開玩笑似的：「一個出奇的閑漢。這位是表妹李舒若……」

酒好呢，還是汽水？」

李舒若沒有回答他，劉北炎口吃似的說道：

「啤酒好一點，我想。」他的身體，在漂亮的米色西裝下面，輕微的顫抖着。

「性神經衰弱，」我斷定他。

編輯徐穎初像是害怕而又戀戀不捨的站立起來，拿起他的草帽，說：

「我該上我的夜班去了，這浪費生命的職業！」悄然的走了出去。

代替了他的，是那個代理萬全人壽保險公司的經理兼跑外，像一個大皮球一般的滾了進來，喘噓着叫道：

「熱得要命，有這麼熱的天氣嗎，老天！」隨即動手把他的白綢衫解開，脫了下來，很費力的坐在窗台上，汗珠在他的圓肥的面孔上滾着。

站在窗邊，這個龐大的都市，在我的眼底騷動着。灰色的天主教堂的尖頂，矗立在晚風之中，被落日的光輝照射着，染成紫色，電線交織在時刻變幻着的天空上，雲片遲緩的移動着。

從我背後響起了李翁若的朗朗的聲音，她說：

「你們看，這張報紙上面，寫了些什麼呀？男子的擇偶方法；西紅柿的營養價值；一個無恥的遺少談舊劇，老譚和小譚；慈禧太后的秘聞；賽金花的歸史……潔白粉製法，諸如此類——這是我們的全部文化！」

使我驚異的乃是她的語調並沒有一點諷刺的意味，說得極其平靜。

茶房把一杯啤酒放在她的手裡，她呷了一口，然後說：

「律師先生，對於這個——眼前這一切，你有着怎樣的見解？」

「我已經厭倦了，」律師先生回答，裝做鄭重其事的樣子，然而我分明看出來他是撒謊，他用手指輕輕的通著頭髮唏噓說：「一時的停滯狀態……」

李舒若同意了這話，她雙手撫着自己的膝蓋說道：

「不錯，或者說是歷史的現象，人們是昏亂而且惶惑！有的是無聊而胆小，閉目縮頸，有的是無恥而愛錢，不管以後！」

然後站立起來，挺着胸脯，兩手向後攏着她底辮子一樣的長髮，自嘲的說：

「我們是自己認爲了不起，其實是無所適從，庸俗而且困惑……。」

「我們永遠也不能夠認清自己……」醫學生頹然的說。他顯然很掃興。

天色黑暗下來，萬千燈火輝耀在夜空裡，紅的，黃的，藍的，紫色的霓虹光閃動在高大的建築物的尖頂上，夜從窗戶流進來，跑外把電燈扭開。對於這種談話，他不見得比律師或醫學生的興味更多些。

「李小姐，您好像特別喜歡發議論，」他嘻皮笑臉的說道：「但是說說能怎樣呢？仍然是外甥打燈籠，」他自己以爲話說得滿俏皮，很得意地把他的兩隻胖臂張開：「這是不容易改變的，我們最好不管這些，它是一種命運！」

「好像祇有溫度表昇到三十度的時候，對於你這種人才是有影響的！……它能使你出汗而已！」這句話意外的反而使那位「人壽跑外」引爲知己一般的場聲大笑起來並且用雙手拍打着屁股，說：

「說得真不錯，我就是這種樂天家……絕棄對面！」於是蹣跚地把椅子拉到桌邊，用鼻音嘆道：「來八圈，」於是把桌上的酒瓶放在地下，將麻將牌傾倒在桌上了。

藉了這當兒，我向他們告辭，走回我自己的屋子。躺在床上休息一下，那淺藍色的燈光，使我感到異常的沉悶，心情焦灼而不安。忽然，有人叩門，接着，走進來了。這人是書記官夫人。她穿一件白色的家常服，袖子短得等於沒有一樣，把她的粗的圓潤的胳膊裸露着，也同樣的裸露着腿和腳，穿着一雙白色拖鞋，我想她是方才洗浴過，由她的身體散放着高級肥皂的香味。

「我過來三四次了，你都不在。」她說。她的聲調是和她的身體相稱的，也是豐滿，而且充滿着魅力；「我有一件事請求你，並且希望我們合作！」她說着，坐在大椅上，把她的鬚毫無顧忌地伸得很遠，並且將腳從拖鞋裡面脫出來，放在它上面。

「我得到一點錢，」她說：「預備經營一件買賣，但是缺乏一個經理人，我想你是最合適的一個，報酬不成問題。」她說得很快，彷彿我早已同意了似的，她高興的而又撒嬌似的說：「你正好沒有職業，我們互相援助一下。我底資本不多，而你對於別的買賣是外行，所以我決定開一個書店！你還有別的條件嗎？」但是她沒有等待我的回答，就決定的說：「我想你是沒有異議，以後我們隨時討論，提出你的要求，我都能使你滿意，那麼，明天你來！」她站立起來，坐到我的牀邊，對我囑咐道：「這事情我請你對我的丈夫保守秘密，你不能使他知道關於這事的一分一毫，怎麼樣？」

我答應了她，於是她拉開門，對我說：

「打擾你睡眠，明天，你來吧，說你的意見！」

一個星期以後，很順利的從一個商人手中把一家書店全部倒過來了。於是裝修門面，修理內部，一切都遵照着書記官夫人的意思，她把小窗都改成高大的玻璃窗，把外面的牆壁塗成天藍色，屋頂是塗着一種明亮的乳黃顏色的。她起一個名子，叫做「讀者書店」。在玻璃窗前面，我放了兩盆高大的花，她買

了一套沙發和一張圓桌，以及一台美麗的座燈，置在花前。在書店後面有三間屋子，其一是倉庫，另外兩間作爲我的臥室，於是，一切就緒了。夜里，我遵守書記官夫人的約定到「蒲維揚公寓」去，書記官不愉快地接待了我，他彷彿頗爲懊惱的樣子，仍然穿着他那二身雪白的串綢褲褂，坐在藤椅上，對我說：

「我要找民房來住，但是，我的天爺！人們像螞蟻一樣，把所有的房子都佔滿了，而我們沒處住，住公寓，這很壞，浪費金錢而且吵鬧！我不像他們，一個月能弄到手多少錢……」接着，他叫道：

「蓮蒂，拿來一杯西瓜水給客人！」女人從臥室裡出來，神情慵倦，彷彿正在睡覺的樣子，對着我極其客氣的鞠躬，把一個紫色玻璃杯交給我。西瓜水沁涼而甘美。

姜文章把桌上的一疊色紙拿起來，用力而又憤恨的撕碎了，散在地上，對着我叫道：

「不但沒有得過一次，即使得了，也許將够補償二年以來的損失！」這麼一來我才明白他不愉快的原因。

「二十元，」他無助的嘆息起來：「彩票，有多少人因之發財了！我却不行，現在，二十元錢撕成碎紙了。」

胖做蓮蒂的書記官夫人，看着她的丈夫微笑着說：

「他永遠被金錢苦惱着。」姜文章的瘦弱的身體在藤椅裡轉動着：

「憑什麼不把生活過得好一點呢？而且我不願意在別人面前顯得太寒酸，被他們瞧不起……」他困難的呼吸着，這麼說。

蓮蒂保持着她的微笑，對於這個，並沒有說什麼，而這種微笑裡面所隱藏着的意義，是非常難解的。

。她把桌上的電扇打開，然後伸長着腰肢，打一個哈欠，坐在綉椅上，隨後就倒臥下去了。

「爲了蓮蒂，」姜文章說：「我也必須使她滿意生活，不令她感到困苦，況且，我底妻子是美麗極了，也賢慧極了。」他低聲而幸福的向我說，聲音被電扇的聲響隔住，我想它並沒有傳到他的假寐着的妻子的耳朵裡。

「你應該去了，不是九點鐘的時候有一個宴會嗎？」妻子大聲說，從綉椅上直坐起來。

他站起來，做妻子的人爲他拿過來大褂，他嘆息道：

「一些討厭的應酬，然而你祇要活着，你就必須應酬，不然……飯碗！」於是向我點一下頭說道：

「你少坐一會，」態度很冷淡。但是對於他的太太，却抱歉似地微笑着，並且柔聲說：

「妳要吃什麼東西嗎？回來時帶給妳……」彷彿是跟一個小孩子說話一樣。

他的太太，向他要求一瓶菓子露，他很高興的推開門走出去了。

「我的丈夫，就是這樣，你不覺得可笑嗎？……他永遠把我做小孩子看待！」蓮蒂說，蹙着眉頭，無可如何的笑着。「他是一個平庸而又無能的人，但是有點貪鄙，我覺得；不過，這是人類的天性，然而他無能，無能使他自己如願以償——並且滿足他的妻子，所以他祇好永遠陷在苦惱裡面！」

這時我忽然想起編輯徐穎初對我說過的話：

「書記官——一個悲劇的存在！」

這時候，李舒若同編輯徐穎初一同走進來了。編輯一見了我在這里，就有點忸怩不安起來。他抱歉似的對我笑了一笑，就坐在沙發上：

「聽說你從這兒搬出去了，」他說：「那麼你現在在哪兒呢？」

我對他說我在經營着一家書店，他遲疑了一會兒，拍手說：

「那麼我買書至少可以打一個七折了！」蓮蒂夫人在這時候，正熱烈地挽着李舒若的手臂，高聲說：「妳越來越漂亮，李小姐，……可是律師和醫學士怎麼沒來呢，還有那個『人壽皮球』，他是到處滾來滾去的呀……」然後放縱的大笑起來，把我們的談話完全打斷了。

「看見妳，」李舒若矜持的說：「使我想起了小說裡面的貴婦，妳彷彿是一個伯爵夫人……」立刻她的清越的笑聲，把這間房子灌滿了……

「李小姐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編輯說：「它發表在我編的報紙上，」他從衣袋裏把一張折疊着的報紙拿出來，展開，指點給我：這是一頁婦女專刊，那上面赫然印着李舒若的名子，那題目是：

「婦女的真正解放。」

我還沒有讀下去，徐穎初就對我讚歎道：

「真是一篇傑出的文章！」

「我讀過了，在今天早報上。」蓮蒂說：「李小姐有一個卓越的見解，她以為生殖是女人的神聖而偉大的任務，這是不同流俗的。」她沉思一會又說：「所謂真正的解放到底是什麼呢，問我自己吧！」

「那文章其實是毫無意義的，」李舒若說：「並且沒有用處，我們的婦女拿起報紙來是爲了讀電影廣告！」

「人們真是愚昧，但是自作聰明，」編輯先生嘆息着，把他的闊大的下巴伸得很長：「他們沾沾自喜的以為自己生活得非常聰明，我有兩個大學生的朋友，他們讀着張恨水之流寫的小說，由一家電影院出來進另一家電影院，吃冰激凌，男女互相追逐，他們一點也不使用腦子，一點不思索……」

「而我們自己做了些什麼呀？我們只是等待！軟弱無力地等待！」李舒若說，在她的不施脂粉的光潤的面頰上，無可奈何的微笑着。

忽然醫學生像是從地裏升出來的似的，立在我們當中了，他面色蒼白，在他的淺灰色襯衣領上繫一條顏色鮮紅的領帶，頹然的坐在我的身傍。書記官夫人看了這神氣，不禁大笑了起來，他很窘，對我解釋着他昨夜失眠的原因，他說他是在解剖教室裡動手解剖了一具屍體的。

他敘述着那屍體是如何醜惡，倘不是立在研究學術的立場，他是連看也不敢的。接着他就讚美遺物主的偉大的神奇的力量，因為他把人類製成如此巧妙的機械。他拭着額上的汗珠倚在長椅的扶手上，他的手帕是天藍色而交織着金紅色的圖案的。

十點鐘，我們告辭了，但是醫學生自己仍然留在那里，蓮蒂夫人送我們出來時，她悄悄的對我說：「那個傢伙每天都來，並且坐得很久，你看他用什麼眼色看我！」她一邊說一邊輕聲笑了起來，這樣說我想起來前兩三日醫學生對我說過的話，他說：

「我們必須在一個三十歲的婦人身上發現女性美，因為女人到三十歲才發育到最豐滿，全身充滿着魅惑，令人發生肉慾的感覺……」於是我笑了。

途中，編輯和我同道，他對醫學生極其不滿的批評了好久，他說他是「典型的沒落社會的產物，蒼白的公子哥兒！」

「近來我發現，」他說：「李舒若走到那兒，劉北炎也走到那兒，總之，他追逐着她！」走到什字街的時候，他仍在憤懣的攻擊着醫學生，一直到他的寓所門前，他像忽然想起來似的說：

「我這兒有你的一冊蘇魯知語錄，你進來取嗎？」但隨後他又說：「那麼你等在這兒吧，我從窗戶

「扔給你！」

於是我等在那裏，一會，他的窗戶亮了，他把頭伸出來，將那本書拋在我的懷裡，含糊地叫一聲：「再見！」隨後的底藍光的電燈，熄滅了。

我的書店正在燈光輝煌，但是已經沒有一個買書的客人了。有一個穿襯衫的人，坐在窗前的沙發上翻一本書，我的那個叫做秦日新的十七歲的店員陪着他。

「我的哥哥，」秦日新站起來對我說：「他是來看我的！」

這人很沒有禮貌的對我點點頭，有二十三四歲，他的臉色傲慢，彷彿故意表示出一點特色：與凡人不同。

「你們這裏很清潔，而且是書店，」他旁若無人的繼續着和他的弟弟的談話：「你應該要求經理允許你讀書，」他看了我一眼，笑一笑，又重複道：「這裡很清潔，很好，比別處不同，這樣學徒是很幸福的！」然後他向我點點頭，走出去了。他細瘦而高，頭髮蓬亂着，短而枯黃。

秦日新對我不安的抱歉似的笑着，並且解釋道：

「他向來就是這樣的，不是傲慢，是有點不懂禮貌，您應該原諒他，他僅僅是一個公共汽車的司機……但是他是一個好人！」停了一會，他把他的保證書交給我，他的保證人是韓蓮蒂，但是他却一點也不知道韓蓮蒂乃是這書店的財東，因為在官廳登記，請求許可以及商業上的來往，完全使用我的名義。有一天，書記官夫人來了，她看見書店內客人擁擠着，自己微微一笑，一直走進後面我的臥室裡，

對我說：

「我們的營業真好！」午後的陽光射進屋裡，把屋子照耀得極其明亮，她走過去，把紗窗前面的窗

帘放下來，叫着熱：

「已經是秋天了，天氣仍舊熱得要命！……這屋子太小了，不是嗎？我太胖了一點，我怕熱！」她說着，用扇子搵着，我看見她的豐盈的身體被緊裹在白色綢衫裏，並且乳房高聳着。她笑了，對我說：「醫學生是大膽的傢伙，一個色情狂，他敢向我求愛呢，」她不能抑制的笑着，繼續道：「以前，他每天都到我們那兒去坐了很久，不肯離開，文章在家的時候，他的神色就很高興，鬱鬱寡歡，否則他就敢於大胆的貪婪的看我，」她像是叙述着別人的事情似的說着：「有一天，下午，天氣像今天這樣燥熱，令人出不來氣，我一個人坐在臥室裏，衣服穿得很少……忽然，他來了，坐在我底對面，默默地對我端詳了許久，突然他的面孔紅漲起來，輕輕顫動着——他是這樣不善于抑制自己，立刻，他伏在地板上，抱住了我的腳，叫着：這麼美，這麼美！然後像個傻子似的叫我愛他……」她縱聲大笑起來了，我完全驚異於她如此不檢點的不當做一回事，毫不害羞的叙述。

「一個可憐的人，」她最後下評語道：「但是我沒有把這件事告訴給我的丈夫，現在他仍然到公寓裡去……一個學醫的人，無怪其然的！」

臨去時，她把秦日新叫去了，晚飯以後，他携了一個很大的紙包回來，對我說：

「姜太太叫我把這包東西暫存在這兒的倉庫裡，可以嗎？」

我答應了他。紙包包紮得很緊密，秦日新把它扔在倉庫裡，並把門鎖上了。

很久，我沒有遇見律師鄭維則了，一天夜間，他到我這兒來，並且偕了三個女人，她們的腦子彷彿完全是用在化粧上面的，她們用一些高級的法國化粧品，把顏面塗染得極其嬌麗，而且潤澤。她們穿一種裸露全部腳趾的鞋，而且把腳爪染成紅色，很不容氣地坐在我的沙發上，像是沙發搔癢了她們似的

立刻一齊莫明其妙的笑了起來，並且掩着嘴，每人都握有一條顏色鮮艷的手帕。

「書很多，」律師說：「屋子清潔而漂亮，」他稱讚道：「最理想的職業。老沈，你是了不起的！」他在屋子裡走了一周，觀察着書架上的書籍。後來，他立在我後面，叩着我的肩膀，說：

「有一件事徵求你同意，」從口袋裡扯出一張紙來遞給我，那上面寫着：

「本書店特聘請大律師鄧維則先生爲本店常年法律顧問，此啓。」

「謝謝你，廣告費自然由我出。」他輕聲說：「怎麼，你有點看不慣那三個嗎？三個有名的小姐，驚人的美麗，生活太嚴肅了，容易得病的，而且她們並不壞……」他咕噥着，預備走的時候，一個女人嘴上一顆人工痣的，立刻站起迎上來，把裸臂插進他的臂灣裏，另一個把一冊新到的外國雜誌拿在手裡，隨隨便便的走開了。

「二毛美金——一元九角錢，想不到的損失！」秦日新笑着對他的司機哥哥說。司機把他的眼皮抬得很高，向我問道：

「她們難道很懂得外國文嗎？」

我告訴了他那是一種畫報，那上面專門刊登明星照片的。他點點頭，坐在沙發的扶手上。發揮道：「一羣寄生在腐爛的屍體上的病菌！她們想盡了方法荒淫，來享樂最後的生命！一切都與她們了無關係，一種他媽的擦胭脂粉的行屍走肉！」

他嘶叫着，我把他按在沙發上，叫他安靜一點。

司機是一個質樸而有點魯莽的年輕人，喜歡昂着頭走路，彷彿連誰也瞧不起的樣子，他發完了一陣議論之後，要一杯涼水喝了，然後跳起來，走了出去。秦日新打了一個哈欠，把門外的電燈關滅了，上了

板窗，關上店門。然後坐在我的對面，要求我對他講解一本書，他把疑難之點都抄到一個紅格本上。星期日，午前，我到「蒲羅湯公寓」裡去，書記官姜文章正捧着一本書練習發音，那神氣是極其用心的。

「我們必須眼光遠大一點，」他看見我就說：「這是非學不可的！」

蓮蒂看了我笑了一笑，她對我說：

「午後，我到你的書店裡去！」

我去看律師時，他正在屋子裡挾着那個畫着紅色腳爪的女人，練習跳舞。下午，我坐在書店裡，看見律師作的啓事已經登在報紙上了，用大字印着赫然的「大律師鄭維則」字樣。

書記官夫人來的時候，又携來一包東西，存放在倉庫裡。她神色不太好，對我說：

「我的丈夫被法院用電話叫去了，你知道，他是在法院做事的。」

黃昏的時候，我接着她的電話，她說：

「文章是因爲受賄的原故，被投獄了。我想，那並不是小數目……可憐的人；他是不顧一切的弄錢的……」

夜里「人壽皮球」滾到我的書店裡來了，他一邊囁嚅，一邊向我敘述姜文章書記官被投獄的事實；反來覆去的說了許久，後來他要了一杯冰水喝。忽然他像發見了奇蹟一般的，向我嘻皮笑臉的說：

「編輯挨揍了，一個又蠻又脆的嘴巴！這事有趣得很……他在律師的房間裡向李舒若求愛，我進去的時候，他正跪在李舒若的腳下，恰當其時，他挨了一個嘴巴！」於是他大笑，終於他呻吟起來，透不過氣來了。

就在第二日，李舒若向我告辭來了，並且要求我在她要去的地方，爲她介紹幾個朋友。

「我再也不願意等待下去了，你說我不是應該去追尋嗎？」她說，誠實的：「我不够，以前太耽於空想了。我記得誰說過這話：生活是一匹劣馬，你必須駕駛它，否則，它就會狂奔起來，不知把你載到什麼地方去，或者把你從背上拋下來！……這地方的人民，完全萎縮了，他們極力把自己隱藏起來，或是要縮得極小極小，不知怎樣才是！他們是白痴，然而他們還悔恨自己爲什麼不是白痴！……」她說着，她底語調裏充滿着憂鬱。當我問到編韓的時候，她祇說：「我討厭他！一個不認識自己的人！」

她走了以後，公共汽車的司機對我說：

「她真會說，可是也不過是善於空談而已，但她確是一位美麗的小姐，很少有的。」一邊從書架上把書拿出來，又放進去。當秦日新不在屋子裡的時候，他對我們說：

「你看一下！韓蓮蒂太太存的東西是什麼，秦日新對我說過……」

晚間，飯後，我才把他這話記起來，於是開了倉庫的門，解開那兩個沉重的包裹，我發現是兩包鴉片烟土。一種奇異的香氣噴散出來。於是我立刻到「蒲維揚公寓」裡去。她正在家，穿着一種上下兩身的寬大的鮮紫色寢衣，在衣邊上鑲着白而精緻的花邊，正立在衣櫥前邊，愉快的輕唱着歌曲，一邊把一束新買來的花插在花瓶裡。她讓我坐下，就說：

「文章的事毫無問題，我已在法院的有力者身上花錢了，很快的可以保釋，總之金錢就是一切！但是，我很痛苦，」她坐在籐椅上，把手伸進寬闊的衣袖裏面，撫摸着自己的臂膀：「我想在他出獄以後就離婚，」她看我一下，才說：「我自己也不知爲什麼，你不要問，……」

我並沒問這個。我向她質問了關於鴉片烟土的事。她安靜地向我笑了，若無其事的說：

「不要大驚小怪！這沒有什麼出奇的，和別人一樣，爲了要好生活的緣故，……」她微笑着：「不過，我可以把那東西取出來，以前，那是因爲放在書店裡安全些……關於這個，你或許要表示你的輕蔑嗎？」

三天以後，她把兩包鴉片烟土取走，同時她對我安靜的說：

「文章已經保釋了，而我呢，已從『蒲維揚公寓』搬了出來。這就是說：我們離婚了！」她說着，臉上有一種心安理得的表情，又彷彿一個大病新癒的人，她軟弱而欣慰。

「書店越發興隆了，」她滿足地笑着：「一個出色的經理人，你真是。」

臨去時，她向我告訴了她的住所，並且附加道：

「你看見姜文章的時候，絕對不許說出我的住處……那樣是不太好的！」

但是以後我並沒有見着姜文章，聽律師對我說，書記官已經把他的職務辭去了。每天出去，無論遇見誰，都打聽他的夫人的消息，常常自己哭泣起來，像失魂落魄一樣。

「並且他們沒有經過法律上的手續！」律師說：「書記官過於愚傻，也過於可憐一點。」接着他就說姜文章給了他的太太三千元錢，常常自己囑着：「那怎麼够她花呢？她僅僅有那麼一點錢！」

「失去太太的書記官老爺，將要瘋狂了，怪可憐的！……」律師嘆息着，其實他是幸災樂禍的，他把兩隻穿着漆皮鞋的脚放在小棹上，故意裝做一種疲倦的神氣，說道：「我太忙了，應酬太多……」

這時我才記起來，在最近的小報上常常見着他底名字，稱之爲「本市聞人」或是「市內名流」。他極有手段，不知用什麼方法擠進了名流之林，他叙述着他曾經在那一位達官的宅裡遇見過怎樣的事情，在那一位名流的府上看見了那一個有名的坤伶，並且他怎樣代表民間出席一個什麼大會。他的語調並

不顯出誇耀，反而故意裝作不耐煩的樣子：

「爲了應付環境，不得不如此。這也是生活……」

他接着說：

「表妹李舒若明天夜車走，明天午後六點，我發起爲她餞行，你來吧！」

餞行席上還有兩個我所不認識的人，律師滔滔不絕地高聲談論着。其中有一個人向他詢問醫學生的事情。

他回答道：

「那個傢伙自從戀愛不成功以後，就逛起窟子來了，差不多每夜都宿在妓館裡邊，終於他的醫學知識竟不能幫助他預防疾病，現在患了極重的梅毒，入花柳病院了！」

李舒若神采飛揚，顯出來她極其興奮，她一邊喝着酒，一邊不斷的說着：「我可要回家了！我可要回家了！我將要看見那滿山遍野的桑林茶樹，縱橫交織的纖細的河流。」

「可是現在都埋葬在砲火下面！」律師冷淡的說。

「我也要看看那砲火……」

接着他們爭辯起來了，結果不歡而散。後來只剩下我一個人送她到車站上。星星在深藍的天空上閃動，初秋的夜晚帶着涼意。

火車開行了，她立在車門邊，對我揮手。風把她的長髮吹散，火車加快速度，向黑夜中穿進了。

我想：「祝福你，要獲得真正的生活的人！」

正是夜裡十點鐘，我懷着一種欣悅的心情回家。在經過編輯徐穎初的屋子時，我決定進去看一看他

他穿一件睡衣，躺在長椅上面，就着牀旁小几上的藍罩座燈讀一本書，我就向他報告李舒若走了的事。他搖搖頭，做出一種輕蔑的表情，他說：

「不過是浪漫罷了，沒有什麼，年輕，好奇，吃一點苦，碰着點失望，就洩氣了，這只是虛榮，況且，女人們是對於什麼都不持久的。李舒若是比別的女孩子聰明些，大胆些。遇見困難的時候，那也就祇會哭了吧……。」

「女人是非常難解的，但是我明白得多一些。」他想了一想，忽然憤然的說：「你太尊敬她們是不成的！」

我知道他氣憤的原故，就阻止他。並且要他和我一起去聽聽書記官姜文章。姜文章正躺在床上，非常沒有精神，頹唐，瘦弱，眼皮紅腫，在說話的時候聲音細弱無力。

「你們知道蓮蒂的消息，就應該告訴我！」

「不知道，」編輯回答：「對於女人，叫她願意怎的就怎的吧，她們完全是忘恩負義的……」
我看見姜文章的臉色漸漸變了，蒼白起來。

「不知跑到那兒去，跟誰結婚了呢。」編輯繼續着：「女人就是這樣的東西……」

突然書記官叫了一聲，拿起小桌上的暖瓶向着編輯擲去，編輯大吃一驚，趕緊結束了他的宏論，跑出去了。書記官跳下床來，繞屋跑着流着眼淚，叫着他的夫人的名子……

在室外，茶房告訴我們：

「又犯病了，一天總得兩三次！」

用電話請來我的一個醫生朋友，對他說了病原，然後就把病人交給他，我們走了。編輯在牀上惱怒

的罵着：

「這個瘋子傻瓜，又瘋又傻，又混蛋！」一直罵到我們分手的時候爲準。

幾天以後，我的書店被查抄了，說是有販賣烟土的嫌疑。但是過一星期，我從門前經過時，書店却正開着。察日新看見我跑了出來，他說查抄的事情，不過是韓蓮蒂小小的變一回戲法而已，她因爲她的丈夫的請求這麼做的，而現在的經理則是她的丈夫的弟弟。

「韓蓮蒂現在的丈夫是一個身材高大，體格健壯，像一個野牛一樣的東西……是好幾個大公司的股東。」察日新對我這麼說了。

後來我聽說韓蓮蒂的新丈夫最善於虐待妻子，韓蓮蒂却是恭順的忍受着一切虐遇……。

(三十年八月三十日)

街

街路的石凹間存留着昨夜的雨水，太陽剛才升起就蒸發着大地，使得整個的小鎮都放着一種霏氣，窗敗，令人嗅着就想要打噴嚏的氣味。太陽停在無雲的天空上，懶惰的照耀在低矮的灰色平房上，黑色泥濘的豬圈裡邊——豬圈裏幾隻豬正在用那長嘴掘着泥，或自得其樂的在泥裏擦着背背，扭動着兩隻前脚，像是一個懶惰的胖子躺在板床上，手又搔不着背後的癢處，只好那樣隨來踏去一樣。不知怎麼一隻鴨子也擠進豬圈裡去，弄一身黑泥。看那意思好像把這泥塘就當作了水池來過癮似的。豬們不時的發出一種極其舒服的聲音哼哼着，非常滿意於他的世界。一輛板車翹着車柄向着天，牠的身上塗着一層厚厚的黑油。凌亂的堆砌着的木片，破缸，夜壘，碎瓶碎碗——這些東西主人捨不得拋棄，但也沒有用處，就都堆在了牆角，一個渾身都光赤着的小孩，他的身上塗抹着一條一條的泥垢，像是尋找什麼珍寶似的在那一堆上搜尋。這豬圈的對門，是鎮上唯一的陳記理髮處，他那招牌上寫着：「只此一家並無分號。」並且鄭重的用大字寫在一張紅紙上：「本號特聘北京技師四遠馳名」。但掌櫃却還並不滿足，另在門窗上貼一大張白紙，用紅筆曲曲灣灣的畫着藝術字：「奉送吹風。」這「奉送吹風」的隔壁是一家藥房，經售五淋丸，若素，開胸順氣丹以及京師萬應鏡。並且附設診療所，醫師鍾濟民主治內外皮膚花柳小兒婦女各科疑難大症，這些都在門外寫得清清楚楚，橫在門上有一塊扁，也許因為年代很久的原故，字跡斑駁但隱約看得出是「濟世活人」四字，下款是「孫傳芳敬贈。」下面用一塊白布寫着「專門接生」以及「女醫學士鍾趙文芳。」老篤眼藥的鐵製人形廣告，生氣似的用手指着門裡。

胖子——豬圈的主人，這人的名字叫做徐文海，他從店門裏走出來，停在陳記理髮處屋上的太陽，強烈的直射住他的眼睛，他趕緊用手遮住了它，然後慢慢的在手的保護下把眼睛睜開，他對着那個太陽睡了一口，嘴裡嚙嚙道：

「下嗎，一連就是三天，不下嗎，熱的要命，這麼一來，不都要臭壞嗎，媽個的！」
陳記理髮處裏立刻走出陳俊來，他問着胖子唾去一口濃痰，指手畫腳的叫道：

「你明着來呀，你唾一唾算得了什麼？你媽個的！我們街裏街坊的，你臭美什麼呀？」
胖子出其不意的嚇了一跳，他並不解釋，回罵道：

「你什麼事都要管哩，唾痰也管嗎？這個街可不是你們陳家剃頭舖的！」

於是每一家門裡都有人出來，立在門外，咧着嘴，心滿意足的，靜觀着發展，實在因為人們都太寂寞的原故，巴不得在這小鎮上發生一點什麼事情，娛樂一下。從前天起肉舖掌櫃便和陳俊正面衝突起來原因是彼此互相瞧不起，就憑你也配開一爿肉舖嗎，就憑你也配說是四遠馳名的剃頭舖嗎？這樣子三言兩語，兩個人就結下仇恨。前天，陳俊對人們說：

「現在私宰豬可不成哩，要送到縣裡去呀，這麼一來，我看還會怎麼樣子威風？」

肉舖老板正坐在他的案板旁邊，無意之中聽見了這話，他就一直衝進陳記理髮處裏去，指着陳俊的鼻子問道：

「是你說的嗎？我看把你還要送縣裡去哩！」

於是兩個人差一點扭打起來。

胖子拍着自己的頭，喘噓着：

「我這腦袋算不照顧你這倒糞舖子，噓。」

「我也並不希罕你的肉哩！」

於是連勸架的人也一齊哄堂大笑起來。

第二日，就是誰瞧誰一眼，也破口大罵，這一天早晨，他們的吵罵繼續到午飯時候。

「你看看這有字哩，」陳俊指着自己的招牌說：「這是陳家剃頭舖嗎？你個睜眼瞎子，這叫陳記理髮處！」

「你理你妹妹的髮去罷！」胖子氣得很，因此他喘噓得很利害，他不由自主似的猛力揮動着扇子，退回身子坐進他的櫃台裏邊去了。

「你開口就罵人？」理髮處掌櫃向前逼近了一步：「莫非你那張嘴是豎着的麼？」

「你不要說哩，」這時候，胖子徐文海的老婆彷彿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一手扯着她的光膀的兒子，一直衝到街心上來，大叫道：

「什麼事都回家問你兄弟媳婦去罷，小心你那死鬼兄弟追你的魂呀！」

陳俊像一個洩了氣的氣球似的，溜了。他說：

「好男不和女鬥！」退回了自己的屋裡。大家都很掃興，對於這樣不熱鬧的收場不大滿意，胖子自己看見老婆一出口就罵倒了敵人，心裡頗為高興，但他罵了半日，却忘了這一件陳俊的醜事，沒有抖露出來，反被自己的老婆說出，他心裡覺得不大光彩，這樣子別人不是要說胖子罵人連老婆都不如嗎，於是他索然走進裏間去，把腦袋擰在鋪蓋捲上，很快的睡熟了。

女醫士鍾趙文芳，在人們還沒有散盡的時候，從門裡探出頭來，她的狹長的臉上，塗着一層白粉，但塗得不勻，每逢一眯眼，便有細細的粉屑落下來。她對立在門前看熱鬧的鍾濟民說道：

「這就是沒有教育，是不是？」

她說得很響，她那意思好像要使所有的人們都能聽見。

她的丈夫鍾濟民，枯乾得像一坩堝柴似的，他自己覺得他實在是這鎮上最受過教育的人物，他像威士忌似的，回答他的妻子的話：

「這就是中國應該勵行義務教育，嚶，義務教育，你懂不懂？」

人們漸漸的走淨了，沒有一個人留下聽他的照例的議論。

「大概他們祇想着睡覺，我想他們睡覺一定睡得很凶，一定是一種流行病吧，睡神經疾患。是不是睡神經疾患？」他自己問自己，但他鍾濟民也不知道睡神經是什麼。

正午的太陽炙熱着大地，炙熱着這個小鎮甸，潮濕的土地，蒸發起腐臭的水蒸氣，醫生太太彷彿受不了這種炎熱，躲進屋裡去了。醫生在門外站了一會，看着空盪無人的街心，街角陰涼地方，有些人躺着睡覺，發出轟然的鼾聲，一個賣花生的老頭子，倚着牆放心的睡熟了，口涎扯成一條透明的鍊子。

這時候稅務長騎着一輛腳踏車，無精打彩的從街頭的那端出現，看那樣子很有就睡在這腳踏車上的意思，只要他眼睛一閉，馬上就可以連人帶車一齊睡在水坑裡，他在醫生面前跨下腳踏車，打個哈欠：

「營業捐了」再也懶得多說半句。

「等三兩天怎麼樣？」鍾濟民請求。

於是稅務長一連走了好幾家，把睡着的人們喚醒，他得到的是一致的答覆：

「等三兩天怎麼樣？」

「我倒管不着哩，」他說：「你們多嘴也得給吧……」

鍾濟民想起來他的診療所已經兩個月沒有一個病人來，他看一看隔壁的理髮處，每天却至少要有兩個顧客，雖然他的頭髮早就應該剪短了，却幾次阻止了自己的決心，他看一眼陳記理髮處，立刻把腦

發恨恨徧了過去。方才被稅差驚醒了的人們，又繼續他們的晝寢，實在是因爲這些舖子都沒買賣可做，幾日大雨，集又趕不成，於是清閑得要命。

「太熱，」他自語說：「燥得很！」

看見牆角睡着的人們的姿態，聽見由屋內傳出來的女醫士的鼾聲——他覺得這鼾聲有點中氣不足似的。但他終於走回了屋子，縮在他的破舊的竹榻上了。

「倘若今天有兩個病人來麼，那麼便可以不愁兩個禮拜的吃喝了。」他想着有點焦灼起來，因爲這兒的病人近來彷彿是寧肯病死也不肯看病了。

隔着窗子，他聽見隔壁理髮處的陳俊在院子裡罵他的老婆：

「早起來吃完飯就挺屍，睡呀睡個沒頭沒腦，妳什麼事也不走心嗎？」

「我知道你受了那個王八蛋的骯髒氣了，又跟我來找別扭！」女人的聲音很尖銳，醫生心中想對門的徐文海一定聽得見吧，他并希望他們揪在一處，或者操起什麼鐵器鬪毆，治紅傷他鍾濟民是很有自信的……

陳俊的老婆原來是他的弟婦，他的弟弟在五年前因爲一場暴疾死去了，不知怎麼他就把弟弟的女人據爲己有，直到今日，若有人提起這件不名譽的事，他仍舊非常惱怒，心裡以爲人們到現在還不忘却，實在十分可惡。

這時候他心中極其氣憤，看着自己的以風騷馳名一鎮的老婆，他很想搥她一頓。孩子們在她的身邊纏繞着，這第一個大孩子原來是他的弟弟的兒子，七歲，生着一頭禿瘡，向他叫着，說是要買什麼吃，他聽着一聲一聲的「爸爸」兩字，今天又記憶起來原來此子不是自己真正的兒子，彷彿已經忘却了的事

却並沒有忘却。這一聲一聲的「爸爸」簡直成了諷刺，他想起肉舖掌櫃老婆那一臉神色，他把那個禿瘡小子一巴掌打到牆角上去，發狠道：

「我給你買個狗蛋！」

老婆從屋裡跑出來，坐在樹蔭下的木板上拋着嘴，拉長着聲音說：

「生意又不好嘍！沒有人上門嘍！拿老婆兒子出氣呀，你什麼本事？呸！」

「你看看妳呀，妳成了什麼樣子？」

陳俊指着老婆的胸膛說，老婆低下頭看一眼自己敞着的胸脯，兩隻乳房突出在外邊。

「天這麼熱，也不許解解衣服嗎？」

「我怕妳跳槽嘍，」掌櫃說，低下聲音：

「外邊出來進去兩三個徒弟，叫他們看見……」

老婆卻並不掩上衣裳，她放任着她的兩隻肥大的乳房垂在外邊，停了一會，她問：

「方才外頭要房捐嗎？」

「營業捐！」

「給他了嗎？」

「沒有！」陳俊沮喪的回答。

「給他得了，咱們不是有錢嗎！」

「預備買米哩，不買點吃食，怎麼行啊？看這三天大雨，飄潑的似的！」

「媽的，」女人說：「對門的娘們兒，再滿嘴放屁，我就上去抓爛她！這些年了，我還怕什麼羞！」

「不光是理髮處，是生意通通不好。」陳俊說，鬱熱的空氣壓迫着他，他長長的吁一口氣，嘆道：「還是要下雨，看雲彩的來頭就不對，天上發紫，沒晴透，要再下嚟，噫……」

「人人都說是趕上甲子下的雨，要下一個月，我早知道還是要下的！」女人說：「你說豬是要官宰嗎？」她希望這話提起丈夫談話的興趣。

「自然要官宰，什麼都是一樣了哩！」陳俊對這件快意的事，彷彿也失去了興味，他憂愁着什麼似的，把眼睛看着灰色的樹葉，樹葉連動都不動，彷彿要噴出烟來似的。

「你睡一會兒吧，」女人說：「愁有什麼用處呢，大家不都是一樣嗎？」

「總得另外想點什麼生財之道才成！生財之道……」

「那麼對門賣肉的，他們怎樣才好呢？」

「不要提他們，」陳俊發怒似的說：「我們走着瞧吧！」

就在陳俊縮到木板上的時候，雲彩濃厚起來，低垂下來了，雷在雲裡遊行，閃電交加，有一場暴雨要來了，人們開始慌亂起來，在院裏，樹下睡覺的，趕緊跑進屋子，不安的眺望着天空。

立刻，雨降落下來了，重濁的雨點，擊在徐文海的鐵瓦豬棚上邊，發出錚然的響聲，然後就像流水似的傾瀉下來了，在人家的瓦脊上，騰起如烟的雨霧，一會，那雨的來勢越發猛烈，徐文海都瞧不見陳家剃頭舖的門窗，由地下迸濺着白濛濛的水星。徐文海心中想至少這時候是没人去照顧陳俊了：

「你小子便是奉送吹風，也不會把雨吹走呵！」徐文海大聲向着對方嚷道，自然這話陳俊並不能聽見，但徐文海的心中已非常滿意。他把他的豬也忘記了。

徐文海用手指彈着板壁，叫着隔壁的包子舖：

「怎麼樣？」

「水沖進來了，媽個的，沒有法子想哩！」

徐文海想像着他們手忙腳亂的情景，在喧嘩的雨聲裡嚮着人們的喧嘩，徐文海探一下頭，左右的幾家都慌忙狼狽的掘着土來擋水。

從來沒有人來管這條傾斜的街道，每逢一下雨，除了地基較高的房屋而外，都能流進水去，鎮上的幾個名人，自己把門前的土石壘高，把公款塞進腰包，然後看着人們的狼狽，自己心滿意足，那個郵政代辦所的張德祿——他喜歡自稱為郵政代辦所長——由上邊請求來修理費用，却並不管它，任憑雨水沖進屋來，漂起來他辦公用的棹椅，他自己則蹲在櫃台上叫着：

「現在不能辦公，現在不能辦公！」

每年夏天都是如此，好在大雨一夏內也不過只有兩三次，雨一過去，人們便把那種滋味忘却，也許心裡想着明年再說吧，再也懶得想點辦法。徐文海的舖子，地基很高，所以他非常放心，眼看着水嘩嘩的流入陳家剃頭舖，陳俊和他的披頭散髮的老婆，手忙腳亂，狼狽萬端，用石磚瓦塊堵塞着，一邊用土，一邊用鐵鍬掘着泥土。徐文海看着，叫道：

「老鄉，你的生意真好呀，噢，噢，椅子都要漂起來了哩！」

他用着最大的聲音喊着，使陳俊聽見，陳俊在雨中向他憤恨的舉起鐵鍬，他趕緊退後了一步，威嚇道：

「你還臭美嗎？我馬上把你扔到水裡，沖進淤泥河喂王八！」

「到淤泥河裡變粘魚，好去鑽洞兒哩！」不知是誰這樣大叫起來。

雨聲激烈，一點間歇也沒有。

「這樣下，淤泥河怕也要發水呢！」徐文海的老婆對他的丈夫憂愁的說：

「那麼一來，可就糟了，你還亂騷什麼？」

徐文海坐下來：

「那時候……」他搖搖頭，「好幾十年，淤泥河從來不出槽，人說那河裏的泥糊早就叫張天師用符鎮壓住了……」

「噓，」老婆警告他：「這是隨便說得的嗎？」她把嘴貼着丈夫的耳朵，「不是人人都知道一說就漲水嗎？」

「噫。」徐文海吃了一驚的說道：「我這個不算數！」他做出一種抱歉的樣子，停了一會，他很有道理似的笑着，低聲說：

「便是真的那個了，陳家剃頭舖不也是一樣嗎？」

「要真的像陳俊說的那麼了呢？」老婆疑惑的看看丈夫的臉色。

「什麼？」胖子徐文海十分不願意人們提起那事，他把臀下的小凳，向前挪了一步，把他的肥胖的脖子伸在老婆的眼前，問道：

「妳也信他胡亂放屁嗎？他是臨死了說胡話哩，一個豬，官家也不希望哩！」

「我是說萬一呢，萬一呢？」老婆仍舊固執的問。

「萬一，」徐文海想了一想，忽然大聲說：

「那有什麼萬一，就是萬一，我們怕他幹嗎？」

雨聲掩蓋了談話聲，徐文海的老婆覺得說話費力，於是坐在凳上不再言語了。

雨，無節制的落着，這樣子繼續到晚飯的時候。徐文海和老婆孩子，在憂鬱的陰暗的，潮濕的空氣裏吃完了飯。人們用種種方法阻止雨水不令流進屋子裡來，但徐文海的家裡，雨水却從屋上漏下來了，先是一滴一滴的滴着後來就索性流下來了。他們用鐵桶，而盆，後來連飯盆也使用上了，接着雨水。

徐文海高踞在板床上，對着屋頂，咀咒着天氣，隨心所欲的亂罵了一通。但很快的雨停止了。

人們一齊集到街門外來，嘆息並且相對苦笑着。

滿街的泥水，像一條小河似的，向着下坡流去，孩子們立刻蹣跚了進去，嘩啦嘩啦的玩弄着水，高聲叫着，喧嘩起來，水花四濺。大人們皺了眉，躲開去，口中罵道：

「小牲口，看樣子你們的爸爸倒計是王八呢，那麼愛水……」

人們開始把屋裡的水，用臉盆淘着，向着屋外潑，彼此嘲罵着。

醫生鐘濟民穿一條短褲，混身濺滿着泥水，愁眉苦臉的站在他的藥店前邊，看着他的老篤眼藥的人形廣告的狼狽的樣子，和濕淋淋的滴着水的那個專門接生的布招，他無可奈何的苦笑了。

郵政代辦所長張德祿在屋裏屋外，跳來跳去，他彷彿頗為高興。稅務長懶洋洋的蹲在水邊，把烟捲灰彈在水裡，擱着嘴，他不參加人們的由於雨水到國家大事的談話，他像是很懶惰，又像是對誰生氣的樣子。

「老天爺怎麼回事？」一個乾乾巴巴的老頭子蹲在石上，對人們問，他的一根根的肋骨歷歷可數：「這麼樣子下雨？」

「不知道，」一個小伙子回答他：

「可是一下雨嘍，陳俊就喜歡！」

胖子徐文海聽了這個，不能抑制的猛烈的大笑了起來，笑得喘不過氣來。

陳俊正在往外淘水，聽了這個，就用一盆水潑了過來，回罵道：

「你的爸爸才喜歡呢，儲犢子！」然後就向着徐文海問道：

「你笑什麼，舒服了嗎？」

「你不要和我來哩，大掌櫃，」徐文海嘻皮笑臉的回答道：「就算我是王八行不行？」

人們哄堂大笑起來。

但立刻徐文海就板住臉，向前伸着他的肥短的脖頸，說道：

「要不是王八就不怕人家說嘍！」

那個也叫道：

「就是王八，也因為老婆漂亮，要是我，樂得別人說……」

陳俊不等他們說完，就一聲也不響的把一盆一盆的泥水沒頭沒臉的潑了過來，徐文海躲不及，立刻

渾身濕透，白布小褂貼在肉上，在臉上塗了一條一條的泥。

「噓，幹起來吧！」

胖子向着陳俊奔了過去，陳俊首先把手中的臉盆鏗的一聲扣在徐文海的頭上，於是兩個人揪打了起

來。

這鎮上發生吵架的事情，從來沒有人勸解，人們巴不得他們打得更凶些。看着兩個人互相撲打着。

有人喝彩起來。

幾日的仇恨，此時都一併發洩了出來。兩個人誰也不肯吃一點虧，挨打不要緊，却怕面子不好看。於是衣服撕碎了，臉上流下一條條的血來，互相用最醜惡的話罵着，劈拍的響着手掌或拳頭擊打在筋肉上的聲音，嗚噓，尖叫，咒罵，兩個都各盡所能的找一點便宜，然後，兩人一塊滾進了泥水裏去，把水軋起來丈把高，一個翻上來，一個壓下去，兩個在泥水裡翻滾，這時候，兩個人的老婆去扯自己的丈夫，一邊哭喊着，一邊願手在敵人的腦袋上恨命打一巴掌，兩個人好像也沒有力氣再打，各自站立起來。

「媽個的，你小子等着，要你的命！」

「要你的命！」

喝彩的人興味索然，打架的人一跛一點的走了回去，一邊罵不絕口。

徐文海躺在自己的床上呻吟着，他渾身疼痛，老婆口裡一連串的罵着陳俊，罵他千刀萬剮，罵他天打雷劈。

「打得這麼利害，這小子真下毒手！」老婆撫摸着傷痕憤憤的說。

「我打得他才不輕哩，」徐文海連忙說明道：「我差一點把他攪死，是不是？打架嗎，他那個王八蛋，可不行……」

兩天以後，雨水沒有了，滿街是厚厚的紫泥，空氣是腐臭而腥的，人們走路有時只好把整個的脚都插進泥裡，倘若怕鞋髒，就只得什麼事也不辦。太陽蒸發着臭泥，人們睡午覺，一點也不想生活之道。這天早晨，徐文海老婆從屋子裡走出來，到豬圈去看他們的豬，立刻她被一件不幸的事打擊了。

他們的三隻豬和兩隻豬崽，都不能動了。

「莫非死了嗎？」她想着，走近豬身，豬仍不動，她把耳朵仔細聽聽，一點聲音都沒有。一個豬正在四脚朝天，掙扎着，好像痛苦似的，渾身輕輕扭動。

「這是怎麼回事？」她小聲喊，又不相信的用手摸一摸豬身，她差一點坐在泥濘裡，她慢慢的走了出來，進了屋子，像要哭泣似的聲音對徐文海說：

「這是怎麼回事？」

「什麼？」

「我們的豬都死了！也許是瘟死的……」

聽了這話的徐文海從床上跳下來，親自到豬圈裡去看，他撫摸豬身，已經一點呼吸都沒有了，這不幸是千真萬確的降臨了。

他呆立在死豬之傍好久，後來他想了想，就跨過豬欄，一下子衝進了陳記理髮處的門。

「給我的豬償命！」他叫，揪住了陳俊。

「什麼事，你瘋了？」

「你把我的豬用藥毒死了，你裝什麼像呀？」

他們扭到一處，沒頭沒臉的打了起來，嘴裡設法搜索什麼最惡毒的言詞叫罵，然後一齊滾倒在地上。血從手臂上，臉上流下來了。人們在一邊張着口，讀嘆似的參觀着，並且批評那一拳一脚下的不是地方。

醫生在一旁，揉着鼻子，一邊用力的叫道：

「那可得化驗化驗呀，化驗！」

風

雪

暮色把山嶺，森林，原野，天空，塗上柔軟的灰色，都模糊的溶在一起了。河流穿過森林脚下，靜默的閃着光。

孩子們在田壩間歡叫着，莊稼部收割完了，蕩然的廣大的田野無際的伸展着，一直到天的邊際和山根下。婦人愉快的歌唱着，收拾着殘留在田地裡的高粱穗，敏捷的束成一捆一捆的背回家去。田舍前響着男人們洪亮的笑聲，疲乏之至的牡牛，悠長的鳴叫着，秋蟲從茂草間，石隙裡奏着繁複的，愉悅的，秋之交響樂，噦噦……玲玲……嗒嗒……

一陣輕微的風吹拂過去，田邊的白楊林，發出金屬相擊似的聲音歌唱着。森林的芬芳的味息，和乾燥的糧食的香味，在田野間迴旋着……

烏鴉成羣的飛過，投入遠處黑叢叢的林際了。

河流的水聲嗚咽着……

於是夜來了，展開巨大的黑翼，覆蓋着宇宙，用柔軟的天鵝絨一般的羽毛填滿了各處。星在高遠的深藍的天空上閃爍，一點兩點淡黃的燈火，也由闇暗的田舍間燃起來了，村人以豐收後喜悅的心情，吃完晚飯。三個兩個的到村裡唯一的雜貨舖子去。幾個出名的棋迷的老年人，在嘈雜的喧囂裡安穩的擲動棋子。年青漢子，在門裡門外，地北天南的吵嚷，震動得黃色的燈光也跳躍着。孩子們跑來跑去，偷偷的伏在那個背上往脖頸上放一撮土末，人聲畧一閒歇，便從草間傳出鈴一般的輪轉的嗚叫……

大家講着今年的意外的豐收，興高彩烈的。他們驕傲着老白堡這塊實地，這成了他們無上的光榮，反覆的講着一切神話，每個人親眼看着自己的血汗換來這麼多黃金一般的糧食，心裡被喜悅環養得飽

飽的。都越發提高了喉嚨，毫無顧忌的談論着。

「命是拿多少個死換出來的……」趙建功把路跛的左足又伸到人前面來，這是一個有刀架似的下顎，長滿了刷子似的鬍子的人。他用力插下一顆油刺：「當兵的人，媽的……不是命大，那一仗就歸天了……滋溜！槍仔兒從這穿過去，（他指着腳踝）熱辣辣的，可是連痛都不覺，一氣跑二十里……掉下去，嘴啃着一個鮮血淋漓的腦瓜骨……跟着一隊馬從身上踏過去，媽的……」到這他突然中止，搖搖頭，看遠方的星，好像憶起那時兇險的情景。趙建功是個粗魯，直性的傢伙，二十歲去當兵，一年死裡逃生的從前線上跑回來。父親死了，老婆跟一名團勇逃走。他就幫人家種地，吃苦耐勞，披星戴月，好比一條牛。可是發起怒來也和牛一樣。夏天種地，冬天就到山裡打獵，仗了軍旅中學得的一身槍法，一冬天也活得過去，雖是略跛了一條腿跑起來也如飛一般，野物從身邊跑過，永不會放生的。

「說一百遍！好乾淨的事！」猴七擠擠眼睛，拋一下嘴。趙建功把那顆酒刺插碎了，「拍」的一下子，打在那傢伙的脖子上，週圍的人們一齊哄然大笑。

「好狗不擋道，坐到門坎上，躲開些……」劉成像貓叫的聲音說着，跨進去了。他是來下棋的，才一學會，就迷住了。

「狗豆子一樣，誰看得見你……」劉成是個猥瑣的短小男人，胆小如鼠。固執却沒有準主意，仗着有百十元錢，就誰也瞧不起。

「可是有一個漂亮的老婆子哪……」猴七放低聲音說。

「老婆子真够漂亮，怎麼嫁了他那麼個膿包呵……」一個暗暗抱着不平的傢伙說着，吐一口唾沫。棍平就想起那個團團的臉蛋，水似的眼睛，矮矮的小鼻子，風吹雨淋也不黑的皮膚。

「只是鼻子太小些……」他說，一邊看着裏邊下棋的劉成，多麼猥瑣的神氣……

「高麗種呀。鼻子小嗎，老白堡裡你找出第二個來……」

「劉成的老丈人，是高麗……」

「早早晚晚，劉成這小子要戴上……」趙建功也壓低喉嚨。崔平只覺得渾身熱一陣，那個圓圓的臉蛋，在他眼前浮動着。

雜貨店的主人——陳老九，在裡面喊一聲「河邊有草」就跑出來，湊在一起，聽見了這個話題，把人拉得遠一點說：

「我們看吧，早早晚晚幹那麼？劉成早就戴停當了！」

「錢十八？……」猴七把腦袋伸過來，像研究天下大事一般。諸人有同感似的點着頭，崔平只覺得渾身猛的震動一下。接着一陣淫猥的大笑，把夜色擊碎了。

劉成正在裡面手忙腳亂的應戰，對手是長了幾顆稀疏的灰色鬚子的老人，慢慢跳起一匹「馬」來。他正抗起一顆「砲」不知放在那裡是好，被外面一陣一陣的曖昧的笑聲和談話，弄得他心慌意亂，他准知道是講究他的，一邊低聲咒罵着。旁觀的人，吃吃笑着，暗氣「拍」一下子摔在「馬脚」上。對手拿「馬」去吃時，他忙搶回來。用手遮護着叫道：「沒有落地……沒有。」於是人們大笑着，小店也簸簸的搖動起來。

劉成好像猜測出外面那些漢子說的什麼。他感到十分屈辱，故意用大聲的嗆咳，掩飾着自己的窘態。同時也像報復了他們似的。嗆咳得自己的喉嚨難受起來，癢癢的，終於暴燥的真咳起來。

陳老九正小聲說些關於劉成的老婆的事，這傢伙有一張巧妙的嘴，長了一個尖尖的小紅鼻子。他知

道這個村莊裡，一切零碎的事情，而且在無話可說的時候，編造出一些有聲有色的謊話，於是往往在第二天就有一個婦人，找上門來，破口大罵，他却安安靜靜的坐在小凳子上，不慌不亂，不作一聲。若是那婦人走上一步，指着他的鼻子大罵道：「那個死絕戶，嚼亂了舌頭的，給人家賠編八呀……天打五雷轟……」他就站起來，一躬到地。「張二嫂，這都是李不管扯淡，給我惹禍招災的……唉，唉，二嫂……妳，妳，都是我倒霉……」婦人也許就這麼走開去。倘是凸起胸脯，又進一步，他明白女人的指甲是不留情的，便躲到櫃台後邊去。在這時候看熱鬧的閑漢，往往笑嘻嘻的把張二嫂勸走。他才從櫃台後面鑽出來，哈哈大笑。然後低聲說：「真是個夜叉，媽的……那個三叔二大爺傳這個閑話呀……來呀，老疙疸，擺一盤，我讓你兩車……」陳老九不是老白堡的人，一年他忽然同一個年青女人跑來了，就開了這鋪子，爲人愉快而狡猾，慣於造謠，可是怕老婆，老婆往往揪住耳朵，大罵一頓，然後用手拚命點着他的腦蓋，蹣跚的推出門來……

大家靜靜的聽他講着，他說劉成的老婆跟那個錢十八有事而且他還看見過的。錢十八是地東的用人，現在住在劉成家裡，從晒紅米的時候住到收穫完後。於是人人都恍然大悟了。崔平這傢伙心裏跳着，他在嫉妬，甚或是惱怒了。他生了一肚子氣，幾乎大聲罵出來了。

「又編八吧，看人家和你拚命……」六枝說。

陳老九就發着誓，又把那故事描繪得有聲有色。這時裏邊因爲爭一個棋子，劉成用他貓一般的聲音叫嚷起來了，老人惱怒的把棋盤擲在地下。主人跑進去嘻皮笑臉的勸解。劉成低聲嘟囔着：「我再也不和你下棋了，再也不……」就很快的希圖躲避門前那些人的笑罵似的，在黑暗中消失了。

崔平突然對這個猥瑣的小人物可憐的懦怯，同情起來。覺得對不起人似的，良心苛責着他，而感到

內疚。崔平是老白堡人中的秀出者，像老白山那樣堅毅凝重，像森林的廣闊豪放。誠樸，坦白，聰明又野獷。身材並不高大，但有寬闊的肩膀。一張黑臉，兩條濃重的眉毛。那個團團的臉蛋，把這漢子的心挑撥得沒有一時安靜。

大家越發毫無顧忌的講起來，他不願聽那個，但仍忍耐着聽下去，心裡像有一千條蟲在蠕動。一直對話題由劉成老婆的眼睛轉到城裡的電車爲止，心才鬆懈開來。

陳老九講着他城裡的見聞，好比燈泡像茄子，無故的亮起來。縣長太太坐甚麼樣的駝車，縣公署像金鑾殿之類。這時照例的「你們說罷，」於是口裡噴出唾沫，講得五光十色……他講着城裡唯一的那輛汽車；

「馬拉車，騾子拉車，你們看見過拿氣兒拉車的吗？城裡頭有氣兒車哪，媽的。……真沒見過大世面！你們說吧。一個四四方方的光亮的面子……噶，噶……噶，噶，噶，噶，屁股冒煙，一霎時無影無踪，：媽的，你們說罷！」他把驚奇和駭怕塗滿一臉，用細細的小眼睛，巡視着聽衆，以企圖把他的情緒傳染給每個人。村人誰都沒有聲，趙建功打着哈欠，忘記用他寶貴的戰地經驗，來壓倒他了，他是不大佩服陳老九的。這時猴七跳起來：

「你小子編八，四四方方的匣子，自己就走嗎？放屁。」

「滾你媽的！」陳老九咒罵着。這是兩個仇敵，一見面，就像火邁着了炸藥似的爆發起來。

「滾你奶奶的！」猴七擺一個挑戰的姿勢，多罵上去一個輩數。崔平却在背後，衝屁股上給一拳，陳老九快意的笑得透不過氣來。這小子跳起來惡毒的大罵着，一溜煙跑走了。在遠遠的黑暗裡，唱着村中浮斃的小曲，把陳老九崔平的名字編在裏頭，一路唱着走了。

崔平的心彷彿被挪動了位置，一上一下的升沉著，他不能分析他這種情緒，像一團亂絲般無法整理。「你怎的了？……想老婆了嗎？……失魂落魄的。」六枝問他，他想不起怎樣回答他，生怕別人發現他的秘密似的，不自然的笑着罵一句：

「扯蛋吧，」就走開了，身後飄起來一陣哄笑。他要回家去，然而偏偏繞道從劉成家的後窗戶走過去。他立住腳。忽然一聲彷彿故意壓制着的男子的笑聲飄出來。心被這笑聲捲去旋轉着。等到沉落的時候，他惱怒起來，憤然的走開了……

夜深了，森林輕微的嗚咽着。遠方的山影，像黑色的波濤一般無邊的綿延開去。狗聽見人的窸窣，瘋狂的吠喚起來，震動着夜的羽毛……

劉成坐在門外的石頭上，精神被無限的屈辱束縛着，他睜得錢十八這東西，是不懷好意的。他記起昨夜那羣人給與他的侮辱的嘲笑，他想着自己的可咀呪的懦弱，他的敵人——那個幾乎要霸佔他的女人的東西，正從容的毫無顧慮的住在他的家裡。甚或當着他的面前就會調笑着他的老婆。但他祇能把憤怒藏在胸裡燃燒着，甚至都不敢擺出不高興的神色。這樣公然的污辱，簡直是不堪忍受的。在他眼前就浮起那個陰險的瘦稜稜的一張長臉，並且手裏擺弄着那隻鎗……

錢十八是城裡錢家的族人，專專預備來催租，看守着收獲而親自押着一車一車的糧食，趕到他的主人家去的奴才。在鄉下，他就是農夫的皇帝。他狡猾而險詐，幾乎使人找不出錯處來咒罵他，但他却處處吮吸着鄉人的血。秋天到鄉下，他看中劉成的老婆，於是藉辭住下來。劉成，那麼多疑的人一眼就瞧破了他的心腸。但是他隱忍着，而且熱心的週旋着他，整天整夜的腹誹着，一見面還是一臉笑的恭敬。

那人拿出錢來，在這時候一點也不吝吝……

他想着，心彷彿被一條芒刺的繩鎖住而拉曳着一般，他想哭出來；他想跑進屋去揪住老婆的頭髮，痛痛快快地打一頓，他祈禱着今早錢十八在進城去的路上，被不知從那裡飛來的一顆流彈射死。或許兒子突然震怒了，瘋狂起來，把錢十八這小子碾碎在車輪或馬蹄底下……終於他咒罵起自己祖先的德行……好比一陣風似的，他竄進屋子。他預備了滿腹惡毒的咀咒，想要把老婆恨恨的罵一頓，然後暴打起來。於是站在地心怒視着在炕上給錢十八縫一條開綻的馬褲的老婆。他覺得自己的胸膛似乎要炸裂開來一樣，恨恨的問道：

「縫的是甚麼東西？……拿來，扔一邊去！……」

老婆被這一聲斷喝，抬起頭來，手已停住工作。她看見丈夫一臉怒氣的面容，吃了一驚。停一會，她不言一聲，又縫下去。

「裝甚麼混蛋！……你把那王八旦的東西扔開去……我不要你縫，你裝犢子嗎？……你媽個……」他怒着揮着兩手好像那煩瑣的身子，要膨脹起來了。

老婆作着笑容，把那東西放下來，輕輕問一句：

「不是你要我好好做嗎？……」

「我要你，我要你……你媽的……」他結巴着，像一隻田螺似的在地上打着盤旋。

「難道你是混蛋嗎？……」

老婆突然把頭埋在被底，嗚嗚咽咽哭起來……

「我爲了什麼……？……我爲了什麼呢？……天呵……我的命苦呵……。我不是爲了你這個……」

他被這哭聲喊聲激盪着，呆呆的站在地上，甚麼也不說了。老婆的哭聲像一條不息的，水流似的傾瀉着。

「媽的，裝甚麼佯……」他從緊緊閉着的嘴裏，猛然迸出這麼一句。

那女人一翻身坐在炕上，鼻涕和眼淚在臉上淌流着，尖利的吵罵起來。然後跳下地來喊叫着：

「我要死呀！……我不想活下去了，天呀，命苦呵！……」

尖利的叫聲，相同一條毒蛇，嚙着他。他目瞪口呆的塑在那裡，女人便坐在地上哭訴起來。這時鄰人已經擁滿了門裡門外。孩子們在喊叫，幾個婦人走進來，話不貼題的解勸着。

劉成垂了頭，默默的坐在牆角，孩子們在外邊嘲笑，那些嘲笑的語句，他感到難堪的羞恥。但站不起來去趕散他們，他知道那樣一來，不知道有多麼大的羞恥加到他身上來呵。

婦女們像一群善吵的雞雛似的勸解着，一壁用同情的眼光撫慰着他。老婆嗚咽着說：

「錢十八住在我們這裏……他沒有能力趕走他，……我能够怎的呢？……」

「我們找一個那樣的也沒有啣……」一個婦人，長着尖尖的嘴唇的，顯然是惡意的諷刺一句，扭回頭拋一下嘴，走開了。

方才一陣的騷動靜止後，劉成感到心裏空虛起來，有些後悔不該和老婆吵嘴了。這是老婆的錯嗎？他默然坐着看婦人們一個一個的去了，老婆也止住哭泣，坐在炕沿上。猛然地把那條淺黃色的馬褲拿過來，憤恨的要擲在灶坑裡。他慌忙跳起來，從老婆手裏奪下那條褲子，輕輕的歪了頭：

「妳要怎的呢？……我們賠得起嗎？……這是馬褲……何必糟踐東西？……唉，唉……」

「你不是不要我做嗎，我就撿掉牠……真的，我爲了什麼呢？……你說，你全沒有能耐把他怎的，

……我這婦人呀……我能够怎樣的？你還囑咐我不要得罪他……可是你倒拿我發脾氣……你有能耐去擰走他呵……呸，好一個男子漢呵……」

他在這個時候是甚麼話也不能說的，他無端的自疚起來，老婆看着他這情形又接下去：

「我們不是還用得着他嗎！……我全是爲你，不然我和那個王八犢子週旋甚麼呀？……」

劉成看着老婆的團團的面孔，像血似的兩片嘴唇，黑白相映的眼睛，不知不覺嘆息一聲。

「爲什麼就托生一個女人呢……女人就是受罪的東西呵……我一生來，爸爸幾乎就要捏死我……女人那裡是人呵！……」

她說着，淚從頰上流下來了。嗚咽着，一壁用舌尖舐着嘴唇，一壁拍打着大腿：

「死到陰間，……和閻王爺打八架……變驢變馬，我也不要托生個女人了！……」

劉成不會勸慰的凝視着老婆，淚從眼角奔流出來，一直匯到鼻窪的地方集成一顆珠，滴落下去，一顆連着一顆……

「呸，都是像你這樣的男子漢呵……」她捏一把鼻涕。抹在坑沿上：「這就是你管老婆嗎？……狗屁的本領！……」

他眨巴着通紅的細小的眼睛，兩條過於短小的腿在地上盤旋着，心中後悔着這一場爭吵，他只說：「縫你的馬褲罷……」

那個女人不理他，仍是不停叨叨着。然後又埋頭嗚咽起來，他長長嘆口氣，盤旋着走出去了。

女人的心被責備着，她可憐她的懦怯的丈夫，她悔恨自己不該太過份了。她愛另外一個人，這人可不是錢十八，她爲了丈夫的安全才和他周旋的。她愛的是另一個人，那個有着寬廣得可怕的肩頭，古銅色的眼

珠的男人。她被一種難堪的情緒磨難着，那像一匹狡獪的鼠，不停的嚙着她的魂靈。時才瘋狂般的行爲，完全是被這情緒所摧殘的。最後却更加深了對於錢十八的痛恨。

劉成在屋裡屋外的盤旋着，心裏突然變得十分空漠起來。一直到晚上，錢十八跟隨了送糧的大車回來，他顯然喝多了酒，呼吸之間，濃烈的燒酒氣，瀰滿了一屋子。

他高聲呼喊，把那顆手鎗反覆撫弄着：

「媽的，看那個東西得罪了老爺……看見吧，這顆鎗……媽的。」他的舌頭在嘴裏打着轉，臉和眼睛被酒燃燒着。

那個女人靜靜的沒有言語。劉成顫抖着，畏怯的用眼睛斜視着那人，他恐懼他的手指只要一勾動……那傢伙描述着城裡的妓女，有多麼風騷：

「和老爺那樣的勁頭呵……嗚，媽的，老爺有的是錢呵！……」接着瘋狂似的大笑起來。然後自己低聲喃喃着：

「人要是活，活下來了，……那麼，嗚，……就活得快快活活的，……爲什麼不呢？……撲，撲女人，喝兩盅酒……多弄一點錢，媽的，要是活着！……」

「老劉，……妳看都沒看見過公館的享受……我們老爺一個人就佔有六個姨太太呵……那些個真和一朶朶的鮮花似的……媽的，大爺，二爺，三爺，那一個沒有幾個狐狸般的娘們呢，……吃的甚麼穿的甚麼……二爺當着團長，把一車車的大米洋麵往家裡拉，那是給養呵……媽的……」舌頭好像已經不聽他的使用了，聲音已不清晰，涎水沿着嘴角流下來。但仍是高聲的講着，全不管別人的興趣。劉成只是囁，囁，的應答着。用手揉擦着爛眼瞼的紅眼瞼。時時在必要的時候，表示驚歎的「噲噲」兩聲。老

婆祇是冷淡的毫不注意的縫着什麼，不時長出一口氣，晦暗的油燈光跳動着，映在牆上的龐大的黑影隨着抖顫起來。

「二車一車的糧食押送去啦……你們累呀苦呀一年……割下來的時候呢？有錢的人總是……莊稼人就是熊包呀，莊稼人不是和牛馬，驢子差不多嗎……嗚，媽的！你們在泥土上打着滾，流着汗……嗚，天生的窮命呵……」

「有什麼法子呢？……我們？……」劉成喘喘着，眨巴着紅色的眼睛。

「像你那樣的嗎？……好樣的，進山裡掛個柱，你嗎？……甚麼也不要想，肚子塞滿了糠就是你享福的時候啦！……把汗混着土，像一匹牲口似的，然後你死吧……埋在土裡臭一塊地……」

老婆聽見這個抬起眼睛，劉成正困惑的不知應該譴謫還是應該惱怒。她顯然不快了，擰下活計：

「說話也要留點分寸吧……」她雖是明知丈夫恰是那樣無用的人物，然而她却被別一種心緒支配着憤憤的說。

「怎麼？……還是徧袒着丈夫呵……小娘們……」錢十八今晚是多喝了酒，在以任他是不這麼放肆的，時時還保留着些許客人身份的客氣。但在這時他被強烈的燒酒刺激得忘懷了一切，粗野的大笑起來，喃喃着一些猥褻的語句。

老婆把臉漲紅着說：

「你男子漢的，該怎樣處置吧？……」

這話對於劉成無異是一種挑戰，他彎曲的腿顫抖着，不停用手搔着亂眼臉。錢十八無休止的吐出連串的淫猥的話語，然後拍着自己的大腿，呢聲叫着：

「來吧，來吧……小娘們兒！……看老爺希望妳……乖乖的親一個嘴！……」

劉成異樣的笑着，扭動着頰骨。他站起來，嘴唇瘋狂的開闔。像是受了巨大的屈辱，還得向敵人求歡。而在他的心際是銜恨入骨的憤怒。終於他不停的在地心盤旋着像似一羽尋找糧食的鴿雛蹣跚的打着轉，那彎曲的兩腿均勻的迅急的戰抖着。他想跳上去撲殺了他，同時他還要求他的歡喜。這種情緒把他夾攻着，臉上的筋肉也抖動起來。

錢十八瘋狂的發出笑聲，像一隻夜半的梟鳥。老婆看着丈夫懦怯的神氣，心裡憎惡着。

「來吧，來呀……小娘們……丈夫在這裡麼……那有什麼呢？……叫他滾出去得啦！」

「閉住你的嘴，……」那女人漲紅着臉，說完話用力咬住了嘴唇。劉成的嘴唇也翕動着，像要說什麼話，終於費了最大的力量才迸出一句：

「噲錢，錢……你不能那樣……你……」

錢十八跳起來，大聲嚷叫着，劉成緊緊把背脊貼向牆壁。

「你花了老爺的錢……老爺幫你了……你媽的要怎樣呢？……捨不得一個老婆嗎？……」

說着把那女人拽到自己的懷裏來，狂亂的親吻着。劉成不敢離開那牆壁，他咬住牙齒，渾身抽動。老婆尖利的哭起來，掙脫了錢十八的懷抱，伏在炕上。那人像一匹狼，猛闖過去，一邊狠毒的辱罵着，壓在她的身上，又拖起來……猛然一個堅硬的拳頭擊在他的腰上，疼痛使他放鬆手。劉成被這人物突然的出現驚喜着，老婆也止住哭泣。

「渾王八旦，你要怎的……」錢十八退一步，向來人問。來人是崔平，今晚他又是從這裡走過，他在窗外忍耐的聽許多時候，到他不能再忍耐的時候，才闖進來。

「你就敢霸佔百姓的女人嗎？……」崔平大聲喝着，挺起胸脯。這人的突如其來使那女人歡喜得幾乎不能節制自己了。

一個短時間的沉默，可怕的沉默。

錢十八額上青色的血管憤怒的膨脹着，口裡湧出白色的口沫，佈在嘴角上。用他最粗大的膛音叫起來：

「奴才呀，要反了天嗎？……真是天翻地覆的世界……王八蛋，你不要命嗎？」他頓着雙足，口沫飛濺着。

崔平也惱怒着，握緊了拳頭，兩條濃黑的眉毛鬥緊着，眼睛在黑影下閃着光。

「你，王八旦，你媽的，……」錢十八被憤怒驅使着，他第一次被人這般凌辱，第一次損傷自己的威嚴。僵硬的舌頭已經不能說出話來，激怒的喉嚨像要炸開一般。只是反覆的叫着最粗野的咒罵。最後，他轉過身，要拾起放在椅上的手槍。但，那手槍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沒有了，他幾乎暴怒得要跳上房去，猛的回轉身來向崔平撲過去，崔平不慌不忙的抓住他的一條手臂猛力拖下去，趁勢把鐵一般的拳頭敲在這傢伙的背脊上，於是他像一匹死狗似的摔在地上。劉成戰慄着，用一種乞憐的神色把崔平推動出門去。女人在心裡笑着把摔倒的傢伙扶起來，這傢伙暴亂的把女人推倒，瘋狂的大罵起來，劉成畏縮的躲在屋的牆角裡抖戰，不知是歡喜還是恐懼。鄰人們又第二次擁來。低低的談論着：

「崔平才好是漢哪……我們老白堡裡。」

「錢十八他醉了……」

「錢十八也現眼了……他幹的就不像一回事呵……」

「替劉成出一口氣，媽的……看別人把老婆的野漢子管教了，他不羞嗎？……」
「那是什麼野漢子呢？……直是養老女婿啦……」於是在人羣裡流動着低沉的笑聲。

錢十八狂喊着：

「我的槍呢？媽的……」

女人把手槍交給他：

「你能怎樣呢……這些人在這裏，天下到處都是講公道的呵……」

他把槍投擲在地上，像一匹暴怒的野獸般咆哮着，罵出所有的惡毒粗野的言語，但是他不出去。一直到他疲乏得睡着……。

劉成在睡下去的時候，極力把自己的身子蜷縮得小小的，心在抖戰着，把兩腿用力拳起來……

灰白色的霧，瀰漫着山嶺和平原，一切都柔軟的模糊的被霧調和着。在萬物之前垂下一條透明的飄盪着的幔帳。山嶺彷彿凝重地黑雲，與天空連接着的部分，被暗藍色的霧籠代替着。雄鷄或畜牲的鳴叫聲，彷彿也被霧隔開着，像從遼遠的森林後面傳送過來的。

太陽還沒有升起。暗紫地光線從青龍山後面反射出來。

「好大的霧……」六枝一邊走，一邊束緊腰間的繩子：「媽的，對面不見人！」

「三天不散，必有兇年。」崔平把斧頭扔起來又接住。

「事情都完啦？……」

「糧食都交上去，有甚麼收拾的？……媽的，這是好收成，種地的人呢？一車一車，眼看着給別人

「拉去。」

「狗屁也撈不着，前生注定。……」

「滾牠的罷。」

他們穿過空盪的田野，沿着河流走着。河面已結上一層薄薄的冰，沉默着了。像一條長大發亮的白蛇。

「從那裏來的一股勁頭呵，你……看看罷，一個堡子都翻騰了……。」

崔平驕傲地微笑着：

「你是說把錢十八那小子撲了嗎？」

六枝點點頭，把步伐加快。

「有甚麼出奇？我要撲他，就撲他了。翻騰甚麼？媽的，一條鬻人的長蟲！」崔平說話總是像一陣

雨，急劇地降落着。

「仿備着罷。長蟲是有毒的。他才不能善罷干休！」

「凡是人，有血性的，遇見看不慣的事就發怒。你不嗎？除非剝成那樣膿包。恭敬那東西，像款待祖宗一般，可是他暗中打他老婆的主意！」扭過頭來：恰對六枝底耳際，他耳後有着泥垢的花紋。

「劉成……混蛋一個！可是他有甚麼法好想？」

「有甚麼法好想？有血性的漢子，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完了，——他用手往山裡一指——這就是地方，一樣安身立命。張作霖，也是紅鬻子出身！」唾沫飛濺着，憤激得漲紅了臉。

六枝像噙了似的笑起來：

「說比甚麼都好聽……你好英雄！爲了一個娘兒們，你才打那個抱不平。老兄弟，瞞不了我！」

崔平也笑道：

「怎麼，甚麼事不是人幹的？英雄甚麼？堡子裏的劉老痞道，小九，不是說去就去。媽的，掛個柱……憑咱哥們一手槍！」

「胡說八道，你是。你說罷，撥人那股勁頭，全是由娘兒們身上來的。……」六枝暗啞地笑着，聲音好像是從過狹的喉嚨裏擠出來的。

崔平猛烈的搖擺着頭：

「不是，你才是胡說八道。娘兒們，娘兒們，媽的……」。

六枝也搖着頭，他有一個闊大的前額。然後略彎一點腰，轉過臉來，叫道：

「你說你是不是和劉成的老婆有一手？媽的……」

崔平不回答他，天真地漲紅了臉，然後響亮地大笑起來，山在前面答應着。他們從山徑走上去，原野扔在身後了。

霧漸漸稀薄，輕飄起來。……

山徑陡峭而且狹窄，蜿蜒地爬行上去。徑上的石頭很鬆脆，表示這是被水沖刷而成的一條簡便道。人底脚一用力，黃色的石塊便脫離了羣，一個連一個的滾落下來，……。再往上走時，兩旁緊密地生長着低矮的灌木，有着光滑帶刺的枝幹，隨時就要牽住人的衣服。是一些倔強而醜陋的植物。

前面的山嶺，重重疊疊地展開去。無邊際的連綿着，更遠方的山便完全被雲霧所掩護着不清楚了。風從樹梢上飛過，枝子尖銳的嗚叫着，山谷裡起着回聲，枯黃的落葉在山凹處旋轉着。

六枝把脖子縮了縮：「冷起來了！」坐在鋪着厚厚的落葉的石上：

「老兄弟，那娘兒們有甚麼好呢？……我才不稀罕！」

崔平不理他，把背靠着一株樹看前邊的天，天底雲彩舒展開又捲起來。

「娘兒們要是叫別人摸過一把，就完蛋！」六枝說，把斧頭砍着山石。

「劉成的老婆呀，摟的不愛摟了。有甚麼新鮮！」他笑起來。

「爲這麼一個娘兒們，才犯不上！」

「怎麼？」崔平問他，有點惱怒。

「怎麼，」騎驢看唱本，「錢十八那東西，要不給你一手看看才怪！……他就讓你白打兩拳？想甚麼！」

「軟的，硬的，明的，暗的，我都對付着他！媽的。」他把斧頭用力砍進一棵樹身上，樹簌簌地搖動起來：「他錢十八比這棵樹結實？操他的！」兩條濃黑的眉毛鬥聚在一處，緊閉了嘴，搖動着斧頭。

「城裡人的心存三十六個彎彎，我知道。……」

「那條蛇……」

「是有毒的，我也知道。要是怕他的，就不揍了。」崔平顯然激怒了。他自己也知道那股勇氣是由於那娘兒們，然而示弱是不能，何況：

「那是全個老白堡的羞恥！」

「噯，明天就給你一個眼照！」

「我等着他！」

有點僵了。

然而六枝站起來，抓一把枯乾的葉子，搓碎了它們。葉子便從手上飄落下去，風呼哨起來，人打一個冷戰。

「又到打圍的時候了。老兄弟，那麼大的火？到今年，山上的鬼子一個也不留下！」

「吹個屁！」崔平說笑一聲，走進林裡了。

他們開始削去樹上底枯枝。

「留着小的吧，牠們還能長起來！」

「等着吧，將來這林子有不准動的一天。」六枝抹一下額角，說。

「老天爺的東西，也有主了！你當沒那天！」

「老天爺的東西？哼，土地他是老天爺的哪！」六枝慣會說些四楞話。不知從那裡鑽出一句，弄得別人莫名其妙。枝子紛紛落將下來，崔平解下腰間的繩子，把牠捆成一束。

「老兄弟加小心一點，我勸你……錢十八那樣東西！」

崔平不回答他，又束上一捆了，他心裡打定了一個主意：怎麼來就怎麼對付。那女人底影子在他心裡盤據着，抹不掉她，也忘不掉她。

「那娘兒們，對你好嗎？」

「管你甚麼閒事？」崔平坐在柴捆上：「自然好囉，六枝，你說不是個美人兒嗎？」

「大眼睛，塌鼻子，小嘴兒。美人！說呀，怎麼搭上手的？」

「忘了！」

「狗屁！那是能忘的嗎？」

崔平被這話引起了他的回憶：今天夏天一個清晨，劉成的老婆在河邊的石頭上捶衣服。那渾圓的背，挑動了這牛一樣的漢子。渾身精力正無處發洩，心裏像丟失了什麼，又像生出來點什麼。夏天的早晨，正是青年男女的好時候。重重的山嶺，矗立在清明的天裡。河流上面昇着濕膩的蒸氣，河水閃着白光，劃開柔軟碧綠的草地，去圍繞着森林的腳。森林蒼翠欲滴，好像片片葉子都是透明的。太陽照耀着，大地上的一切都閃人眼睛。那女人正在捶打衣服，衣服咕咕的嗚叫着。她還輕輕的哼着歌曲。

「你不累嗎？」他漲紅着臉擠出一句。

「累，你幫我捶麼？」那女人會巧妙的笑出來，這就把崔平的心挑撥得更急。他一下子撲過去，那女人像一條魚兒似的，把豐滿的身體一擺就逃開了……。

「想甚麼？媽的！」六枝叫着：

「想那娘兒們嗎？哈，哈，哈……」聲音恰像林中的梟鳥。

「逗甚麼？」

「快下雪吧，一打冬圍……」他凝視着那無邊的山：

「到底山裏頭甚麼樣呢？」

「運氣好，今年打一匹熊膽子！」六枝捆着柴，用膝蓋壓着，束成肥大的兩捆。用腳踢一下：

「你捆的是甚麼？就核計娘兒們麼？看這麼鬆！」

崔平覺出來，自己也笑了。他却不再重捆。

「滾你的吧，柴有的是！」

太陽方纔升起，在大地上撒下無力地光輝，天空已不如夏天那樣像海水一般透明的藍色，耀人眼目。

，却彷彿被一層薄薄的灰紗覆蓋着。

壟溝恰如大地身上的花紋，伸展開去。高粱種子參差不齊的照在白色的霜上。受着陽光的黃泥的牆壁，反射出白光來。排列着的矮小的房屋靜默着，由山上看來是出奇的美麗。家畜在原野上徘徊着，不時溫和的鳴叫起來。孩子們有趣的跳躍着。薄薄的炊烟扯成一條柱，靜靜的升起，和灰色的天空溶和。對面的山上，正是被陽光直射的地方。變幻着薄紫，淺黃，藍灰的色調。蒼翠的松林被太陽照成可愛的嫩綠。結冰的河流無聲地臥在黃色的草原上，反射出靜靜的白光。在樹隙間閃露出一段身軀彷彿蛇的肚皮。

「這麼廣大的土地，却僅是兩個人的。……」六枝說，凝視着脚下廣闊的田野。

在低矮的一層一層的田舍的盡頭，特別的矗立着，一幢灰色高大的瓦房，瓦房底主人領有這村莊一半的田地，他是瞿萬福，一個乾乾巴的老頭子。

「老兄弟，有那麼有錢的老家怕甚麼呢？」

「狗屁，本家！我們白給他種地就是了。」

兩個人挑起柴担走下來的時候，從左邊的密林裏竄出一個人來。撞在面前，都吃一驚。

「你小子嗎？張春來！」瞿平大喊一聲。

被叫做張春來的，顯然吃一嚇。這是一個有滿腮的針一般的連鬚鬚鬚的農夫，長一對細長的眼睛，兩片肥厚的嘴唇突起着。一副枯樹皮似的面孔。

「好傢伙！」他說，笑起來了：

「原來是你們！」

「幾天不見又弄出一個兒子嗎？」

「沒有法想！」他說。他的老婆多產得像一匹雌兔，一年一個。現在她有了六個孩子。頂小的三天，頂大的七歲。

「你也好本事！」

「滾蛋吧！這些個鬼崽子們，看我拿甚麼喂他們？要我的命！媽的。不知怎的了，一年下一個！我說你這是怎的啦？她嚷：有什麼法子呀？孩子在肚裏，你不叫他下來嗎？是我願意生他？媽的，沒有法想。衝這六個崽子就吃死我！」他說着，無可奈何的笑起來。

「你怨得着老婆嗎？晚上怎不老實點！」六枝大笑着，一同走下去了。

「你幹甚麼來呢？」六枝問張春來說。

「窮呀！又下個崽子！我去找小九。小九偷着跑回去一趟，他還不忘這個哥哥！今天他拿五元錢給我！」

「他們好嗎？」瞿平問。

「有甚麼好的？都差不多！人都是一樣。」

「當哥哥的叫兄弟當胡子，裡勾外連！」

「滾你媽的！」

「我逗笑話，你倒火起來啦。下回見小九，你說六枝問他好！」

「我只跟他說兩句半話，便跑回來了，可是他說他掂記堡子裏的人們。」

「小九是好孩子！」六枝說。

「他惦记這里幹甚麼？」

「他不是人嗎？他們和我們一樣，不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我看。比方小九，他像嗎？」

「媽的，」張春來認真的說：「你們別賣了我！」

「滾你的蛋，賣你嗎？請賞！胡子哥哥。」

「呸！屁大的事！」

「小子，」崔平猛力拍在他肩上：「我們不是人嗎？」

張春來大笑著，聲音異常的宏亮，在山谷裏激盪著。

「媽的，回家再造一個崽子罷。」

崔平進屋裏來。爹，媽，都在吃早飯了。

「有這個事沒有？」老頭子嚷：「你的媽媽把飯碗摔了一個……五十多歲的人！」然後大口地扒著紅白的高粱米飯，用筷子沾醬，香甜地咀嚼著。飯粒在口中打着滾……

「你別吃飯了。你媽摔碎了你的飯碗子！」他笑起來，飯粒噴在棹上。他仔細的用手一粒一粒檢出來扔在嘴裏。

崔平看爹這神情，心裡高興起來。這是一個愉快的老頭子。

「再沒有碗了嗎？」他問。

「你是傻子？……地上結出碗來嗎？」做媽的滿滿盛一碗遞給兒子：

「吃罷！……你餓啦。」

「你呢？」

「我等一會兒吃！」媽說。注視着兒子的眼睛。

「好啦！誰叫她打碎一個碗呢！……真可惜，一個大藍花碗！」

他倚在門上，祇三口就吃盡一碗飯。

「你把錢十八打了？」老頭子問。用筷子敲着碗沿。

「喂。」

「這個年月，可惹不得事呀……」老婦人說：「那是鬧着玩兒的嗎？那是……」

「我看見剗成了，他拖住我的袖子：可……不得了呀！——他嗚嗚嗚地……你兒子把錢十八揍了一拳！他縮着脖子，我想這簡直是個王八頭呀！哈哈……我問摸的怎樣呢？他斜楞我一眼走開了。兩條雞圍腿！」說着把碗放在炕沿上。老婦人叫着：「再掙一個嗎？」盛上一碗自己吃了。

「是啦。不要找事！錢十八是該揍，用得着你去揍嗎。打抱不平？好一個黃天霸……你覺得我們不種他們的地，不受他的管，就不能找整扭嗎？……」

他取笑的應答着。在這老人前面他永不辯解甚麼。

「不行，不行！」老婦人囁嚅着：「出去就惹事嗎？愛打架，總不是好事情……」一邊走出去了，拿一瓢豬食。那豬搖擺着跑過來。她把豬食傾在小槽子裏說道：

「吃罷，吃罷……你這個混蛋。噯，噯，就能吃不能幹呀！雞種！」她拿了瓢停在豬的身邊，低頭看着那豬用大嘴貪婪的吃着，發出很大的聲音。

「雞種，越長越肥起來了！」她說。那愛惜的神氣彷彿對她的孩子。

初冬的溫和的太陽，照在她身上，落葉被輕微的風吹着在地上旋轉，嘩啦嘩啦的嗚叫着。一種乾燥的氣味混雜着豬的臭味，吹進屋裡來。

崔平感到焦躁起來，有一種迫切的要會見那女人的欲望。

「今年的冬天來得比往年快，……這就冷起來了！下一場雪……唉，又是一年！」老人獨自言語着，坐在屋簷下面，仰着頭靠在泥牆上，承受着陽光溫暖的撫慰。愉快的囁着：

「真他媽的，只有陽光是莊稼人的！」

崔平正把地心的葉子枝子都集在豬圈裏。然後走出去了。老人在後面嚷道：

「混帳，出去打架可不行呀！」

他走在村後時，略一遲疑，就決定了看那女人去。在後窗，他諦聽着，沒有聲息。便走進去。

劉成跳起來，作下揖去；

「你把他打走了！」

「走了嗎？不是還回來嗎？」

「他說不回来了，」劉成站在地上搖擺着：「他說糧食押上去了，不再住了。並且鄭公館要派他到甚麼？甚麼地方去……早上起來，他囁着：我喝得真醉了呀！可是崔平那小子，我不能饒他！……我不能饒他呀！」他叙述，一邊卑微的笑着。

「歇着你的吧！」女人說：「他也不能饒了你！」

劉成左右擺着的底頭：

「我又沒打他，我和他有甚麼仇恨呢？……」

崔平看看這樣子，消失了心裡對他原有的同情，反倒嫌惡起來。

「他說些甚麼？」他的臉向着那女人問。

「他是醉了！昨晚他人大罵着，一直到睡。這混蛋！」

「把我嚇個不得了，」劉成說：「你敢打他！好漢子！我怕他那隻手鎗，媽的！昨夜，我想……他要乘着酒瘋，亂打起來呢，那就了不得！你怎麼敢得罪他……我一夜睡不安甯！他媽的，我早早就起來……我想他非找整扭不可的。可是他走了，他覺得沒有面子啦，他只說不能饒了你，他說不能。」

「了得他，」女人說：「他敢嗎？亂打人？那是人命。」她披一披嘴。

崔平看她，那一對誘惑的兩眼，兩片通紅的嘴唇，矮小的鼻子，處處都可愛。和矮小的劉成成了一箇有趣又滑稽的對照。

「你真可以！」劉成稱讚着他：

「你替我起出一裸釘子！胆子真不小呀……可是他那東西不知道怎回事！」

劉成的老婆覺得這是不錯的，點一點頭：

「是啦！那東西真不知怎回事，你……」一邊說一邊注視着崔平。

「人是不能白白的叫他算計……」他回答說。

劉成走出去了，口中叨咕着亂七八糟的甚麼。

那女人也坐到炕邊上來，崔平一把抱住她：

「你說，我倒是爲了誰呢？」

「那，我怎麼不知道……」女人說着，聲音嗚咽了。

「可是，」崔平嚴重的說，故意鬥聚着兩條粗粗的眉毛：

「你和那東西回事呢？你說。」

「小一點聲。」女人推他一下：「甚麼事也沒有？我，我……」她低低的說。

「那個，誰能信你呢？那傢伙有錢哪！」

女人開始低聲哭泣起來……

「我能和你分辯甚麼呢？……一個女人，真是倒霉呀！」

「不要來這一套！我問妳，妳想過我嗎？」

「我一輩子不忘記你……」

「可是和那東西混甚麼呢？」

「我怎樣呢，他都沒有能耐……那東西又是鄭公館的人……我們又受過好處……」

「你，媽的！」他暴躁的罵起來，女人驚愕的拾起頭看他……

「怎的？……」

「你叫那東西摸過……」

那女人把頭埋在他懷裡，暗聲啜泣着。

「妳一定不乾淨了，叫那東西摸索過。媽的，這……」崔平說到這，越發暴躁起來了，他把女人推

起來，用低沉的聲音說：

「妳敢說沒有別的呢？」

那女人搖搖頭，淚像不齒的水流似的傾瀉下來，沖洗着臉頰：

「我，對得起，起你……」

他嘆一口氣：

「錢，甚麼都能弄到手裡……」他把女人推過去：「妳說良心話，心裡還有這窮小子嗎？」那女人又伏到他身上來，猛烈的搖着頭，淚珠飛濺着，髮甩動起來，那髮髻全揉散了：

「你怎，怎麼說這樣話？……我敢起誓，雷霹死我，我，我不能忘……我說對，對得起……」他壓低了聲音，費力的嗚咽着。

「我不問那個，」他猛然說：「我，隨妳底便！姓崔的是真心真意！」

「我不變？……我起誓，我對得起，起你……我知道你生氣了，我想要，要殺死他……」

「你爲什麼不殺死他呀？」崔平像嘲笑一般的說。

「我，我敢嗎？我又不能殺死他……你說我能怎辦呢？……我恨得他入骨！」

「娘兒們就好比一匹豬，誰有食吃，到誰身邊來！」他說，那女人更加委屈的哭泣起來了。

「哭甚麼！真信不着？比方貓也一樣，誰一摸摸皮毛，於是爬到膝蓋上去了……」他想到這些比喻，自己笑起來。然後才說：

「妳，事事都問妳良心去！媽個巴子……」

女人無聲的非常冤屈似的吸泣着，不回答一句話。然後站起來梳攏着髮髻，他貪婪的注視着那豐滿的背，渾圓的腰，和肥大的臀部。於是他撲上去。女人吃驚的喊一聲：

「他……。」

從窗子看見劉成蹣跚的走進來了。

「怎麼說，也是一匹好傢伙！……」他拍着院裡一匹驢子底背脊。是一匹灰色的健壯的驢子。

「老兄弟，」在院裡他叫住崔平：「不是一匹好驢子嗎？……等我發財的吧，有一天饅地饅出一盆元寶，嚟……買他十四驢子！老兄弟，那時候帶我的忙吧……」

「你發財罷，那時候再使喚我們。……好東西，發你的邪財去罷，做夢！現在就打算到使喚我們了……！」

他怒惱的說，急劇的走開了。

劉成呆呆地看着他，嘴裡嚙嚼着：

「媽的，怪傢伙……美的了不得！」

在村子外，老崔頭用斧子斷開樹枝，把粗的劈開，成了長短都差不多相同的木棒，投在坑裡，用火燃起來，藍色的烟隨風飄開了。

正是黃昏。火燃燒着，把周圍都染紅了。北風很緊，把火苗扯得長長地，跳躍起來，舐着灰暗的天空。木柴愉快的鳴叫着……。

崔平用鐵銚掘起坑邊的土，壓在正燃燒着的火焰上。火苗倒在土底下，另一塊却更加火熾的昇起來了。一直到火焰完全被土埋在地下了，還噴着藍烟，他又加上一銚土。

「完啦！」老崔頭說：「過些日子你進城賣炭吧！……告訴你一件事情，崔萬福的兒子要娶媳婦了，定的是二十的日子……今天在他們門前遇見他了……他客客氣氣的說：幫忙去呀，三十，我的兒子娶媳婦……這老傢伙高興與的。喂……。」

「滾他的蛋，他的兒子娶媳婦，于我們什麼閒事呢？」

說着，兩個一同走回來了。

「今年多燒一點炭賣吧，爹……。」

爹好像沒聽見這話，他只說：

「媽巴子，他的兒子今年二十五了……娶的是填房，娶了兩個了。我的兒子呢，還沒嘗着味兒呀！

……我的兒子甚麼時候娶媳婦呢？」

「——我早就嘗着了，——做兒子的想着，笑起來了：『不用你操心。』」

「可是你不想媳婦呢？……我想要當爺爺了，抱抱孫子看看吧……吓，媽巴子，拿甚麼娶呀？……可是總得娶一個的……沒有媳婦怎麼行呢？」他說着有點憂鬱了。

二十日早晨，開始落了今年第一次的雪。雪從灰白色的天空密密的降落下來，一會兒，無論田野，房屋，山嶺，都在一幅均勻的白氈的覆蓋下了。

「崔萬福娶兒子媳婦了！」人們嚷着，這事幾乎成爲村中的盛典了。

老崔頭以同族的伯父的資格，穿上幾年不會動過的藍大褂，去參加這盛典了。

崔萬福由早晨起來就忙碌着，由自己臥的房跑到洞房，由洞房跑進廚房，他監視着「油工」是否偷他的東西。這時一個孩子乘着誰也不注意的時候拈起一顆丸子，才要放進嘴裡，後面飛來一巴掌，把頭撞在牆上，他閉一下眼睛迅速的把丸子扔在嘴裏了，用力咀嚼着。

「你，你……」崔萬福老頭子大聲嚷着：「你是賊嗎……我來了，你怎麼不趕緊把丸子放下呢……你，你倒吃下去了……你媽的，你前世是餓鬼托生的？……你得餓瘦了？……你媽的！」他大聲叱罵着

：「滾出去吧……這麼來，簡直把我偷窮啦……」他把頭伸過來：「你胆子真不小，我打你一巴掌，你怎麼不放下，倒吃了呢，啊？……了不得，你怎麼不放下呢，放下不就完了嗎？你倒吃了……」他由衷的惋惜着這個丸子，把那孩子推出去之後，他吩咐厨子說：

「看着一點，貓狗的別放進來呀，真了不得！」

賓客都到來了，揀着最吉利的言語說着祝福着。崔萬福老頭子蹙縫着蒙着紅綢的細小的眼睛，噤哩咕嚕的應答着。

「今天娶兒子媳婦，大喜……過年這時候抱孫子了，大喜……再過些年孫子也要媳婦了，大喜！哎呀，嘻嘻嘻嘻！」高大的村長大人翻動着他肥厚的嘴唇。

「你不問問得花費多少錢呀！」這個短小的乾乾巴巴的老頭子站在碩大的村長之前，恰像一個孩子立在駱駝身邊。

「能那麼說麼，這是大喜的事呀！終身大事。」自衛團長搖動着他那細弱的脖頸，好像準備哭一場似的笑起來。

「這樣人家，兒子辦喜事怎能省呢？第一，……」善於跑腿和幫忙的楊進德，將要運用他能征慣戰的舌頭，被崔萬福不容氣的攔住了……

「你知道他娶了兩回媳婦了呀……年青青的媳婦總會死了，莊稼院的姑娘有這麼不結實的嗎？……」他恨恨的說：「娶一個死了，發送！又娶這個，裡裡外外是多少錢呢？……我那有錢呀？」

「第一……」楊進德要接下去。

「第一，那個媳婦不該死！」老頭子崔萬福簡直有點憤然了。

「大先生沒回家來嗎？」

「他公事太忙！他當一個營長……」

另一羣裏正講論着今年的豐收：

「真是十幾年來少有的好年景……」

「可是有許多租子不上來呀！」

「不知怎回事，莊稼人有錢也說沒有……壞年成，也罷；好年成也是沒有……狡詐，可憐不得！」

「你今年囤起來多少？」

「三道溝子的姑娘麼？有頭有臉的娘家？」

「陪送多嗎？」

在人群裡流動着烟霧和笑聲裡，崔萬福老頭子高聲的嚷着：

「費不少的錢呀！……今天早晨就有人偷丸子吃呀，他媽巴子！我要是再打他一巴掌……他要把一

碗丸子，都，都倒進去了！……媽的，這種小孩子有甚麼出息呢？……」

人們笑着嚷着：一同慶賀着這盛典。崔萬福皺縮了眉毛看着客人從壺裡倒出一碗一碗的茶水，忽然省悟了一般慌忙跑到外邊去，告訴幫忙的人：

「下屋裡的，可不要給茶水喝。」

老崔頭就是被安排在下屋裡的。

崔萬福不斷的跑到廚房裡監視，頻頻的吩咐着：

「油要少來呀，你要用油炸嗎？……那不行呀，燻，燻太多！」

「給我省一點吧，給我省一點吧！」

鼓樂鳴叫起來了，喇叭的淫蕩的音調迴盪着。他慌忙跑出去。厨子罵道：

「一毛不拔，媽巴子！這菜給和尚吃吧！」

樂音悠揚的激盪着空氣，外面的孩子們嚷着：

「花轎來了！」

「看新娘婦兒……」

在孩子們經驗裏，他們第一次遇見這曠古的盛典：全村的孩子們都聚集來了，甚至隣村的也來了，擁擠在門前，嘻笑着，吵罵着。連祝福和恭維都沒有資格的大人們也來了，婦人冒了雪，懷中抱着孩子，望着花轎憶起當年自己底寒酸，嘆一口氣。

雪繁密地降落下來。新娘在吵雜，嘻笑，好奇的喊聲，鼓樂聲以及村人們底包圍裡昏昏沈沈的下了花轎。新娘穿着紅襖紅褲紅襪紅鞋，頭上覆着一塊紅布。

有人失望地囁起來了：

「看不見臉呀！……」

新娘不知所措地渾身輕輕抖戰着，倘無人扶着，自己就臥在雪地裡也說不定。她甚麼也不想，也無力想甚麼。爲什麼就給送到這人家來好像也莫名其妙。她昏沉的無意志的被擺佈着。新郎走在她身前，和他參相同的身量，然而結實像一頭小牛。他痴傻一般的笑着。

鼓樂吹打着，新郎和新娘被按在桌子前邊。桌上燃燒着紅色的蠟燭，和香。他們磕下頭去，旁邊有人喊着甚麼，新娘只覺得腦袋膨脹起來，眼睛被一片紅布擋住，只是被擁着走。

賓客們呼喊看，跟主人道喜。然而最後的目的是吃飯，每人都感覺肚子空空得叫起來，原來誰也不是吃過早飯才來的，都留下胃口準備一場狼吞虎嚥。於是酒飯擺上來了。

大聲的咀嚼，嘴唇相擊着，筷子敲打着碗。

「八中碗的席……」

「淡哪……大師付忘記擱鹽了。」

「白水煮的嗎？……」

女客的一桌，祇是評論着新娘。

「進門的日子遇見下雪，不是好兆頭！」村長太太低聲說。那個也俯下身子。

「白色，雪不是白的嗎？大喜的日子，帶起孝了，不好。」她搖擺着頭。

別的婦人們就都借着這個好機會，有酒有菜，又十多個人集在一起，就滔滔不絕的叙起家常來。有十幾個女人在一處就彷彿一羣蒼蠅，話像水流一般。

崔萬福已經沒心用飯，看着村長大人一筷子夾起半塊肘子，心裏罵道：「十能吃得像一匹豬！」

親家公滿心不高興：

「親家，爲甚麼連一掛鞭也不放呢？」

別人正爲了飯菜太不豐富心裡不滿。聽見問道一句，都極其稱心合意，靜靜地等着。

「放鞭有甚麼用呢？」

「有甚麼用？親家你說這個就不對了！」

村長恐怕打起來，趕緊把每一樣菜都吃一口，着急的咀嚼着：

「——飛起碗來也不要緊了！——」

別人希望這兩位親家打起來，注意着掉底的鉛酒壺。

「大喜的日子呀，老哥倆都消消氣吧……」楊進德勸解着。

「——媽也子，這東西聘姑娘，想叫我家敗人亡呵——」

崔萬福想着，忍着走開了，心裡盤算這七桌酒席。

新郎到每個桌子前邊跪下，叩頭，最後叩到崔家他們這掉前了，陳老九嚷着：

「好個新姑老爺！來吧，再喝兩鐘……」

他紅着臉：「請吧請吧！」

「今晚好好樂一下吧……」砲手喝得醉醺醺的，通紅着臉，舌頭被酒精刺激得週轉不靈了。然後呼的大笑起來。

「新娘子好嗎？……」

「看人家娶媳婦，光棍的眼睛就紅啦……」

新郎紅着臉叫着：「多喝點吧！」就跑開了。

「人家有好爹，死一個又娶一個！」

「你知道崔老頭子比割肉都難受呀……」

「越有錢的人越捨不得錢，他預備帶進棺材裡去哪！」

「大哥當官，兄弟種地，不公平……要是我，也當官去，」砲手嚷着。

「斗大的字認識一口袋，當官？當屁！」六枝說。

「滾吧！」炮手怒罵着，他們每一會面，就用言語互相調刺着，各不退讓。

「當你一輩子炮手吧！看家狗！」

炮手跳起來的時候，人把六技拉開了。

到天空灰黯起來，雪也止住了的時候，不論崔萬福的酒飯如何惡劣，每位客人都把自己的胃填得極其飽滿，一臉油跡，滿口酒香，雖是上了一點薄禮，可是換回兩頓酒飯，都覺得並不虧本，吃得心滿意足。村長搖擺着高大的身軀，自衛團長伸長了他細弱的脖子，殷勤的告辭，隨同那些下屋的佃戶和遠親踏雪回家去了。

崔萬福頓着腳，罵他們的親家公：

「甚麼東西呀？……沒放鞭他挑了眼啦……媽巴子！你知道我花費多少錢呀……媽的，一個一個都吃的像豬一般……」

「我過門的時候，那有這些客人？」大姐婦說，披一披嘴，攬了她三歲的小虎子走了，這幾天她正聽說當營長的丈夫又娶一個小的，她找着一樣小事就預備爭吵。

「進門的那日子就下大雪！」老太太說，把烟袋擊打着炕沿。

「娶一個死啦，媽巴子，花多少錢呀？」崔萬福在地上盤旋着：「去呀，你……那燈要點到甚麼時候呀？」他向兒子嚷起來。

「有財，回去就把燈止啦！」

有財進了洞房，新娘坐在那裡啜泣着。新娘長了一個圓圓的臉蛋，擦得紅紅的。

「想媽麼？……」他問。不待詳細觀察新娘的面孔，便急急吹的熄了燈。

他粗暴的把新娘拖進被裡，新娘驚懼哭泣起來了。

「喪氣，哭甚麼！」他低喊着解去她的衣服。三年多他不會摸過娘兒們的肉體了。他抓抱着她，搗摸着。那女人已是喪失了知覺似的，沒有一點動作。

最後他失望的嘆一口氣，咒罵着：「媽個皮的！」他把她推開，用力擊了兩拳。新娘極力壓抑着自己的喉嚨，然而哭聲像山石下面的泉水繼續的流瀉出來了。

新婦進門的第三天，老崔家起了一場很大的爭吵。

這天早晨，老頭子崔萬福獨自坐在窗前算帳，掐着指頭，口裡叨咕，不肯馬虎去幾分幾厘。因為過於小心，每遍的數目都有出入，使得他大大地焦躁起來：

「媽個臭腿，我叫鬼迷住了……怎麼，三十六元八角一，這又多出了三分！」他自己咕哩咕噥着，一邊又算上一遍。

太陽慢慢的昇起來，透過玻璃窗子靜靜的爬在桌上。窗外的積雪反映着陽光，冬天的清晨是這般明亮而靜謐，可是崔萬福老頭子完全被那些零碎的賬目弄得昏頭昏腦，當他看見窗前的雪時就大發雷霆：

「這一羣東西，吃飯以外甚麼都不幹！院子裡的雪也不掃，媽個臭腿！」

他自己不住口的嘮嘮叨叨，猛一回頭，不知甚麼時候他底兒子媳婦悄悄的立在他身邊了，她穿着紅袴紅襖，把他嚇了一跳。糊糊鼻子，他輕輕的問：

「你幹甚麼來呢？不知聲不知氣的。」

她困惑的不知所措，低低的說：

「我來看看，用我幹甚麼不。」

「幹甚麼，你看你穿得通紅的幹甚麼！回去換一套，這那行呢？」他說，緘着鼻子。

新婦彷彿一匹畏怯的貓似的，輕輕地走了出去，甚麼話也不說。

他看着背影，嘆一口氣：

「這像一個甚麼呢？居家過日子……」

這時候那老婆子氣咻咻的在門口出現了。她嘴裡叨咕着：「真是冤孽，真是冤孽……」坐到炕上，大聲的把她兒子叫進來。

「把你的行李，搬到下屋裡去！你可記着：一百天不許你進你媳婦的房門。真是冤家！」

「就爲的那個嗎？」兒子問。

「那個，那個叫紅馬上床呀，你可知道，你是甚麼命呢？娶一個死了，這一個呢，紅馬！妨你個家敗人亡！」

崔萬福聽見這個，差一點從椅子上掉下來，他急急地問：

「犯掃帚嗎？怎回事，我這家業不能叫她一掃帚掃光。」

「紅馬！進門那天晚上就——她放低聲音——來墊子！」

老頭子莫明其妙的陝陝眼睛，然後大聲說：

「簡直是倒血霉，媽個臭腿！」

「有財，你記着：一百天不進房，就破解開了！」

「一百天——兒子想——好長的日子！」

「你就沒有命娶媳婦，娶一個死啦……」

老頭子攔住她的話，屈着指頭算着：

「娶一個，二三百。一死，一二百。又娶一個，二三百，倒要妨我一個家敗人亡，你說吧，你。」

兒子站在地心，怒惱的說：

「我，我，就是我！」

「你，你算一算呀，娶一個，那年……。」

「你的命不好！那有莊稼院的小姑娘那麼不結實的？進門就病，病上就死。這一個呢，紅馬！」她看見新婦在窗外穿了一身藍布棉襖上茅廁去：「你看，才三天就帶起孝來了，有財你甚麼命呢？大喜的日子她就妨得老天爺下大雪……」

「娶一個花二三百！」老頭子自己仍在咕哩咕嚕：「你說，你說。」

「我說，我說。」兒子惱怒起來，像一陣風似的衝了出去，進了自己的屋子，把那女人拖過來，開始了猛烈的撲打。

女人一點也不想反抗，祇是伏在地上嗚嗚的哭泣起來。男子便在她身上每一個方便的地方，自由的拳腳交加。

老頭子正在馬房裡給他那青色的馬加上草料，這馬有孕了眼看就要生產，他撫摸着牠一邊叨咕着：「養活人不跟養一匹馬，馬還能給我種地，給我下一匹小馬駒呵！人，人有甚麼用呢？吃飯。媽個臭腿！」他珍惜的梳理着馬鬃，正要坐下去用鋤刀鋤草，他要鋤得更碎些，給這馬吃，聽哭見聲，他憤憤的摔開了說：

「癡喪，簡直是癡喪！這樣的媳婦……家敗人亡！」他輕輕的駭抖起來，好像那不幸就要降在他的頭上。

「忤逆呀，這樣兒子有甚麼用呢？這是打我呢，這是打我呢。這不是打老婆！」他猛然叫了起來，走到兒子的窗下囑著：

「這是你管教老婆啦，鬼哭神嚎的？你怕咱家不倒霉呀，王八旦！滾出來，你給我滾出來，你打我來吧……」

老頭子一邊謾罵，彷彿看見了站在窗下的大媳婦趁願的臉色。他不敢看她，提高聲音罵起來：

「王八旦，你看着這家裏攪完，就趁願了……那不能，我寧肯叫你們給我死！我不能。」

大媳婦在那邊接腔：

「這叫甚麼話呢？老人家說話也別歪歪斜斜的。我從到你們家來，那一點對不起你們……你兒子又討了小老婆，你不說了。」她叫着，她一想到丈夫討小老婆這事，就傷心起來，要找一個機會發洩她心裡的怨懟。她哽咽着，準備一場哭吵。

「得啦，得嘍——」老婆子在屋裡也叫起來：「你們叫我多活兩天吧，這個家眼看着就要叫你們吵黃了。」

二媳婦不知甚麼時候止住哭泣，崔有財住了手，覺得疲乏，聽着外面的吵嚷，一句話也不說了。那女人佝僂在地上，爭晌才爬起來。他看着她，覺得真是一個溫馴得出奇的動物，感到了強大者的驕傲的喜悅。但過一會這感覺便消逝了，他疲倦而淡漠，那女人伏在炕上，又低聲啜泣起來。他看着她，想一想，輕聲問道：

「打疼了嗎？」

女人聽了這話，聲音突然放大，越發哭得委委屈屈。

這時候外面的吵嚷靜了，只是老頭子一個人在院裡走來走去，揪着鬍子。他拍着她的腿說：

「爸爸聽見！」然後說：

「這可怨不了我。」就把自己的被褥夾起來，無可奈何的嘆一口氣，走出去了。

女人如何努力也抑止不住自己的哭聲，她用被褥埋着頭，埋得嚴嚴地，不使一絲哭聲流瀉出來，傷心的悲苦的哭泣着，哭泣得全身的筋肉都抽搐起來，她咀咒着命運，咀咒着老天，咀咒着閻王老爺，咀咒着父母。她想着過門三天，便受了這般無情地虐打，那未來的遼遠的日子該怎樣打發！終於悲慘地苦痛的想像彷彿兩隻黑手似的撕裂了她的靈魂，她戰慄着，每一根神經都還擊起來。這女人在七歲失去母親，以後便完全在繼母的陰險裏過日子，父親給她的是偷偷摸摸的慈愛。然後糊里糊突地送到這裡來了，在這裏丈夫的愛撫却是一陣猛烈的撲打……到現在她還不了解爲什麼這些人對她這樣殘酷，她祇以爲挨打已成了當老婆的義務。當她伏在地上，馴順的承受踢打的時候，她不知道因爲什麼事觸怒了丈夫。但是她動都不動，簡直沒想到反抗，她把一切都歸於命運。她哭泣，痛苦而且悲傷：

「我的命怎麼這麼苦呵……」她低低地反復的叫着這一句話。用被緊緊的蓋住腦袋，不露一絲縫。把淚和鼻涕都吞進口裡，汗水將頭髮粘合在臉上。哭聲堵塞在咽喉，發出嗚嗚的聲響。

「二娘——」婆婆的叫聲相詞夜中的鼻鳴似的響了起來。

她正哭得昏沉，這一聲喊，使她跳了起來。她慌慌張張的擦乾臉，嘴裏答應着，又撲上一點粉。

老婆子一個人坐在炕裏吸烟，看見她來了，劈頭問道：

「妳幹甚麼來的？叫妳好幾十聲也聽不見，妳聽了嗎？」

她不知怎樣回答，囁囁着：「我，我沒聽見……。」

「沒聽見！誰叫妳沒聽見！——她用烟袋敲打着炕沿——娶妳來給我當老婆婆嗎？我侍候妳去得啦

……。」

她無力說辯白的話，祇是垂下頭去，胆戰心驚。

「妳看妳，打扮的像一個鬼——她指着她的鼻子——過門才三天，妳給誰帶孝呀！新媳婦不穿個新鮮鮮的！」

「公公叫的……。」

「公公，甚麼公公！妳有理，妳有理呀！妳看妳那個臉像個妖精！進門的好日子，天就下大雪！妳哭甚麼呀？眼睛像兩個桃似的。……妳靈喪！妳存的甚麼心呀！」

停一下，她惡狠狠的盯住她，好像一眼就看出她存的甚麼心。然後像一聲霹靂似的叫道：

「我告訴你！這樣可不行。妳哭，回家哭去！……才三天就惹當家的生氣，打妳，怎的？妳委屈了！妳不看看妳是甚麼命呀？……告訴妳，成天這麼哭哭啼啼的可不行！……妳擾不了我！」

女人甚麼話也不說，頭垂在胸前，淚像兩條綠線似的流下來。

「喪氣，娶個媳婦是哭死鬼托生的。妳要妨我家破人亡呵！……妳哭，哭，安了甚麼心呢？我娶的是媳婦！呀呸紅馬！」

「妳當我們這家業可是容易的？我情願不要妳這樣媳婦，也不能叫妳妨敗了我底家！你可記着！整天嗚呀嗚呀的哭，妳倒委屈啦！妳怨妳托生錯了罷！……我兒子命的怎這麼不好呀！」

老婆子越說聲音越高起來，張牙舞爪，像一隻搗得了鬼的鷹。

「叫妳也不來，叫也不來！才兩天半就支使不動了，還了得！妳也不想，妳那個命！頭一晚就來斃子！呸——冤家路窄！」

女人差一點昏暈過去，她用力抓着兩隻手。不能自制的哽咽起來。

「妳哭，我才不怕那個！妳想哭敗了我，哭喪了我呀，那不能！不能！」說完，抓起來掃炕簍帚，向她擲過去：

「滾罷滾罷！我不願看妳，媽拉個屁的！滾蛋，哭的我喪氣！」

一天，在冬天裡是少有的好天氣。午間太陽高懸在灰色地天空上，洒下溫和的光輝。村人們都聚在黃泥牆下面談笑。

「看不出這傢伙老老實實，倒是打老婆的能手！」炮手拍着崔有財的肩膀囑着：「進門才三天的新娘，他就恨恨的打了二頓。」

「老娘們跟前充甚麼光棍！」陳老九說，他底尖尖的小紅鼻子在太陽下閃着光。

「他媽的，有幾個怕的像你那樣！」

「老婆叫你跪着，你不敢站着的角色！」崔平說。

「有老婆才怕，沒有的呢？」

「有老婆，搆不了當王八！」趙建功猛然大喊一聲。

於是，有老婆的人，都氣憤得一臉通紅，把趙建功施過去，在牆上撞了十幾個響頭。人們都大笑起來。還有崔有財蹲在牆角上一聲不響。趙平勸他說：

「新嫂子怎麼樣？」

他搖搖頭。

「怎麼進門就擡起來呢？」

「老頭子嫌多一個人吃飯吧。」

「崔老二，告訴老頭子預備一根撥魂杖吧！」

「要是老婆不吃飯，可是能養孩子，下地，幹活，我也娶一個！」猴七說，腦袋向着天。

「要老婆幹甚麼呢？一點用也沒有，整一大堆崽子。」

張春來點點頭，出其不意的笑道：

「像我吧，六個崽子，那一個不吃飯呢？」

「有了孩子，吐也吐不出來。」六枝說：「晚上板住點，就省得過後埋怨！媽的，你老婆真有能耐

，可惜嫁了你這個窮種！」

「我也去當兵去怎辦？」崔平問趙建功。

「種你的地罷，沒有一個當大兵能發財！」

「好人不當兵。」

「滾蛋去罷！當兵的都是好人。」趙建功說。

「我和營長說說，當一名隨從，憑我這手鎗！」炮手說，搖着粗大的骨節的雙手。

「二十多年也沒離開過老白堡！」崔平說着，搖搖腦袋：「我們就在地裡滾一輩子嗎？」

「當官當營長，好不威風！你小子也看官好啦！」

話滾球似滾來滾去。由當官滾到孫大聖；由孫大聖滾到張大帥；由張大帥滾到山裡頭的熊瞎子。

「呔，」猴七猛烈的敲崔平的後背一下：

「對頭來了！」

前邊黃泥的大道上，有幾騎馬奔馳過來，從一帶柳林裏跑出時，爲首的一個是最錢十八。

錢十八彷彿一隻夜貓子似的，給這群人一種不幸的預感。

「這條長虫，幹甚麼來了？」

馬是五匹，五個人。走到這些人前面時，步伐就緩下來了，其中一個人是崔營長的隨從，崔有財認

得他，就囁道：

「你幹甚麼來了？」

「營長派我來的。」這傢伙說，却不下馬，顯然不會把營長的三弟當一回事。他長一張赭色地方臉，鼻頭肥大異常。說話聲音却很含糊，使人疑心是他的鼻子說話。坐在馬上越顯得身材魁偉。

「二爺，」錢十八叫道：「領咱們到營長府上去吧！」他底顏色很和善，跳下了馬。一個穿着皮袍的人故意矜持着，板着面孔，在馬身上一動不動。崔有財紅着臉領他們去了。

「媽的，看樣子要住到老崔頭家裡了。」

「那個穿皮袍的好像一座土地！」

「不知是甚麼東西！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必沒有好事情！媽個屁的！」

「或老婆的野漢子來了，他想法子接家去住才是呀！」

「兄弟，這個對頭來的不好！」六枝向着崔平說。

崔平搖着他寬廣的肩膀：

「我不說過嗎？怎麼來怎麼對付他。」

「可是要加小心，那傢伙道多！」

「我管保沒有事，」陳老九覺得應該賣弄自己的聰明了：「天底下到處都得講理，當團長也得講理，鏡十八就是一個狗腿子，他難道敢隨便弄死人」。

「你說他們幹甚麼來的呢？」

「他不是衝着崔平來的。」

「用你說，呸！」

「不管怎的，這些東西一來，和莊稼人就沒有一點好處！」

「他們這群人，到鄉下來，就是在鄉下人身上打主意。鄉下有甚麼？土地已經完全是他們的了，那末再在鄉下人身上剝一層皮吧！」崔平說。這時那幾匹馬又馳過來了。他們一直向着青龍山下的森林那邊去，馬緩緩的走着，崔有財和炮手兩個人，跟在後邊。

「剿匪去嗎？」猴七笑笑，自言自語的說。

「滾你媽的蛋罷！」

「這片林子不是還沒有主嗎！」

「又歸官啦。」

這些人在林子外邊查看一下，林子裡密生着松樹，白樺樹葉都落了，舖在地上。林子裡邊黑暗而陰冷，烏鴉在樹上啼叫。

「這裡頭說不定有狼呢？」錢十八說：「舅爺，明天就動手量嗎？」

「怎麼量法呢？」舅爺說：「隨便報一個幾十畝長幾十畝寬得了，大約有多少呢？這裡頭都得好好收拾一下，派一個人來看管……」

「裡頭也許有人呢？後邊緊緊接着山。這麼密的林子。」他們不走進裡邊去，舅爺把林子前方的面積默默約量一下：

「這是一片好產業，怎麼倒廢有主兒呢？」

「糜主兒的東西太多了。」

他們看了一看就回去了，住在崔萬福底家裡，錢十八也住在這兒，他不曾到劉成底家去。

劉成却大大地恐慌起來，他對他底老婆說：

「這東西又回來了，怎麼辦呢？」

「你男子漢怎麼辦呢？」老婆像嘲笑一般地反問。

「這傢伙要報仇哪，他說他不能饒了崔平……他有手鎗，妳說吧，他要怎麼都行！可是我們不是沒得罪他嗎？」

「呸！你也一樣！」

崔平和六枝特意跑來吓他一下，他倆一邊囑着，一邊走了進來。

「來得好！」劉成歡迎的說。

「你看見錢十八了嗎？」六枝問他：「他來了嗎？」

「他沒來，他是來看青龍山前邊那片林子的。」劉成裝做若無其事的神氣，表示他來不來與我無干。

「可是他說劉成這傢伙頂可惡。」

「他說的嗎？我有甚麼可惡呢！他和你說的嗎？」他顯然有點發慌。

「錢十八來了，妳怎樣呢？」崔平問那女人。

那女人紅着臉不回答他，却衝着劉成說：

「說你也可惡了，我說的怎樣！」

「我沒有得罪他呀！」

「你不是很苦了他嗎？」六枝說。

「老崔還揍了他兩拳，他倒不在乎？」

「管人家幹甚麼？說的是你呀！」老婆喊着：「你要怎的呢？」

劉成閉一下眼睛，用他的貓叫一般的聲音說：

「我沒有得罪他呀！」

「簡直是尿包！」六枝罵起來。

「你倒是要小心一點，見面躲着一點，不得罪他！」老婆關切的對崔平說。崔平感到一種特別溫暖的氣息，把這屋子裡的陰冷都驅散開了。他搖着頭，傲岸的笑着：

「我倒不怕那個，我也不能眼看着他算計我。他知道老白堡的人不是好惹的，……」

夜色漸漸深了，寒氣侵襲着人。崔平和六枝將剪起身音辭的時候，忽然四圍的狗都瘋狂一般的吠鳴起來，鄰村的狗也在響應。汪汪地扯成一條繩，把全個村莊纏住了，在狗的吠聲裡，夾着巴巴地馬蹄擊着凍結的土地聲音，越來越近了幾乎全莊都騷動起來。崔平一口吹滅了燈，他被這突如其來的事震驚

一下，但隨後就坦然了。那女人尖利的叫了一聲。劉成輕輕的抖了起來，他叫着：「這是怎麼一回事呀，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進來啦！」六枝說，漠不關心的。突然一陣猛烈的鎗聲密密的響起來了。

「自衛團還要遷兩鎗嗎？」

「屁眼拔繃子，找死。他們也不核計核計！」

鎗聲越密了，聽得見鎗彈飛在空中的銳利地叫聲。

「噯呀，我那兩匹騾子怎麼辦呢？」在黑暗中，劉成猛然顛抖地叫了起來。他不敢出去，在地下盤旋著。停一會鎗聲不那樣繁密了，只是一鎗兩鎗的響着，偶而吱吱的打空中飛過去。

崔平忽然記起了家裡的兩個老人，就是一聲不響地跑了出去。村莊驚醒了，一排排的農舍彷彿都被一陣一陣的鎗聲和喊聲震得顛動起來。冰冷地夜色裏流動着恐怖。

崔萬福老頭子聽見鎗聲，就跑到下屋裏去，錢十八陪着舅爺在吸鴉片，這一套烟具是他們自己帶來的。

「聽聽！怎麼辦呢？」他說。

「炮手們呢？」錢十八問。

「當然上炮台了！」

「我們這三個也叫他上去，胡子不敢來就是。他們一定是借條道走。自衛團也混蛋，媽的，開甚麼鎗呢！」舅爺拚命吸進一口烟，然後把烟鎗擡在烟盤裡，大大的喝一口冷茶。

錢十八有點慌張，他把自己的匣子拿出來，比一比，對崔萬福說：

「老本爺，咱們上炮台去看看！」

「媽個臭腿！」老頭子嘍叨著：「紅胡子。綠胡子。這十零十八日！你們當軍官的幹甚麼來把胡子剷淨呢？」

炮台上已經有了兩個人，正在靜靜的瞭望，老頭子看時，鎗聲已息了，東方有火光，在夜色裡熠熠的閃耀。猛然一片喊聲遍地響起來。

「糟啦！」炮手低聲說：「這不是要進來嗎？」

「糟啦，平常就能吃飯，到這時候：糟啦！」

「不知道有多少？」錢十八說，拍着炮手的肩頭：「可不要亂遞鎗：講朋友話，也許就過去了，我們有多少棵鎗？」

槍萬響不停的叮嚀着：「可要小心呀，不能叫他們靠近來！」一邊亂七八糟的咒罵。

一個炮手問：

「完事怎麼犒勞我們呀？」

「犒勞，犒勞，就是了」婆他說。跑到別的兩個炮台上去說了許多本心不願說的話。然後跑進上房裡，在「觀音菩薩」前邊恭恭敬敬的上一股香，燒三個饅頭。然而這時候已經聽得見牆外的喊聲和謾罵。

「這是衛老樹家來的嗎，這是……」他兩條腿不由的抖起來，鎗聲清脆的激盪着空氣，開始攻打這小小的堡壘了。

他不敢出去，嘴裏咕咕叨叨的叨咕甚麼。老婆子緊緊坐在炕裡低叫着：

「看看老樹家這德行，這德行……」

鎗聲越發繁密了，一個炮手衝進屋來，要去鎗彈。」

「怎麼樣？怎麼樣？」他問。

「險得利害，看命怎樣吧！」錢十八跑進來說：

「老太爺想個怎麼法子呢？人太多，眼看要支持不住！」

「支持不住？媽個臭腿！……」

「我們趕來的也巧，那位舅爺，吓得不知怎的好了！」

「我請你們來的嗎？媽巴子，他還當營長呢？團長的小舅子來了，溜鬚，請到我家住，出事了，舅爺多錢一斤哪？我賠不起！他也不想想！人家看林子——你高的甚麼興呀！把災星都帶來了。」他說，然而聲音很低，有點顫抖。外面的鎗聲像雨一般嘩嘩的不斷的響着。他想要哭起來，白在天來這一夥人，他已經像割去了肉似的難受了，果然這般人帶來了災星，他抖得利害了，外邊的叫罵夾在鎗聲裡：

——王八羔子×的，打進去，大的小的一個不留！

他差一點昏過去。

他盤算這些財產，他恨不得一口把所有的財產都吞進肚去，然後叫他怎樣死去，也甘心願意。

東方天空灰白的時候，這一羣綠林英雄從雀萬福的家裏鎮靜的出來，一個個都吃得很飽，喝得很多。跨上馬向村外馳去，經過田舍前面時，一個人大聲喊道：

「竊鄰居們，咱們再見啦！」

家屋前面有些人探頭探腦，一個人在馬上用一裸繫着紅綢的匣鎗一比，叫道：

「賊！」

這傢伙就滾爬了進去。那人向他們擺一擺手：

「光屁股時候的伙伴，連我也不認得了！」

「劉老疙疸嗎？好傢伙，你呀！」崔平驚喜的大叫起來。

他擺擺頭叫道：

「鄰居們，你們都好呀！」

幾年青漢子一下子認出來，都隨着興奮，跟着馬往前跑兩步。這傢伙却不下馬。只喊道：

「弟兄們，一齊走罷！」

「怎麼樣呵，捨不得老婆子呀！」

崔有財被縛在馬上，擁在隊伍中馳過去了。

「崔有財……」

「放心，有我哪，准撕不了！」劉老疙疸說，留戀的看一眼，就別轉頭去，揮揮手，兩腿把馬一夾，跑上去了。忽然回轉身子，搖着手，手中鎗上的紅綢子隨風飄動起來，他大叫道：

「窮伙們，咱們總能再見哪！」然後就把馬放開，追上前邊的隊伍。祇聽得馬蹄叩着凍地，「噠噠噠」的遠去了。一直到轉過一個山脚，看不見一點踪影，崔平才嘆一口氣說：

「他們才是一群沒籠頭的馬，隨便在大山林裡跑……」

「我看他們怪捨不得這里呢！」

「有個屁捨不得……」

人們都聚在老崔家的門前，探頭探腦地觀望，亂七八糟的嘈嚷。炮手垂頭喪氣的走出來，揮着他那一

雙粗大的手掌，怒的惱叫道：

「都滾罷，滾罷，圍一大堆……看當胡子辦你們！」

「哎呀，真了不得，炮手老爺抓不住胡子，要辦我們！」猴七說，伸伸舌頭。炮手老爺苦笑一下，喃喃的說：

「當看家狗也真不容易哪！」

「崔老二綁去了麼？……」

「綁去了，媽個臭皮，老頭子直叫：——打呀，不能叫他們進來呀！——不進來？他連崽子都捨不得往外拿，光叫打，打，打個×毛！人家又人多，哄一下子就搶進來了！」

「老頭子怎樣辦呢？」

「他呀，鑽在桌子底下，死也不出來。人家拿鎗一比，他就：——媽呀。」

「你呢？」

「眼睛堵上，嘴也堵上，四馬攢蹄一綁，真算喪八輩的氣，我說你們可不能這樣寒酸我，我可是怕死的、你們給我個痛快吧，我是好漢子！」

「呸！」大家一齊哄笑起來。

這一片輕蔑的笑聲，把炮手的臉笑得通紅，他罵道：

「不信嗎，笑他媽個×毛！」

「這不是吹牛皮的事情，媽的。」

「老頭子呢？」

「倒在炕上放聲大哭。」

「兒子綁去啦，拿錢贖呀！」

「這一下子花拉個精光！」

「他哭的是錢哪，不是哭兒子！」

「錢十八？」

「他跪着，又磕頭又作揖……那位舅爺，在大烟燈旁邊吓昏過去了！一個傢伙把這東西恨恨的打了一頓，到這時候還不會動彈呢，媽的。」

「怎不給一鎗拉倒！」

「沒有殺人的，這個也不懂！」

「這柳子可更仁義！」

「怎不綁舅爺？……」

「不知道呀。那個老頭子更混帳！」

「村長，自衛團長的大公館，全照顧了。」

「當看家狗，真不易！」炮手又重覆一句，嘆口氣。崔平看着他說：

「不是想當官嗎？」

「這回完蛋，說不上營長一回來，全刷！」

「准有內線，裡勾外連。」陳老九肯定的說。冷不防炮手上來就敬一掬，口裡罵道：

「放屁，道話是他媽亂放的？內線是誰，你找出來。」

陳老九換了一拳，想一想忽然笑起來：

「你你媽個皮，真成一條瘋狗，看不住家，倒亂咬人！」

「你們這位二少奶奶才叫倒霉！過門才幾天呀，當家的就叫人家綁去了！」一個像突然發現了大事似地對炮手叫了起來。

「別提那個娘兒們，還是大姑娘呢！」炮手低聲說，卑鄙的笑着。

「怎回事？」

「過門第二天，這老婆子就叫兒子搬到下屋裡住！說是一匹「紅馬」，大大的打一塌架，真正是奇聞！」炮手說，用不平的聲調繼續下去：「又趕上這回事……」

「當家的又綁走了，算團圓不着啦！」

「不，就是不綁走……當老婆婆的說，全是新媳婦妨的！新媳婦是「紅馬」……胡子才走，老婆子就連哭帶罵。這老傢伙真不是東西！」

院裡正是一片哭吵。人們在跑來跑去，一切什物都顯得凌亂而慌忙，母雞叫人逼得亂飛亂跑，黃狗莫明其妙的夾起尾巴，回頭回腦的噙唁不已，廣大的馬房裏已經空洞洞的了。草料，糞槽，馬糞，人溺，把一院子舖遍。陽光透過灰色的雲層，在房脊上發抖。老婆子尖利的哭罵聲中夾雜着女人的隱隱的嗚咽。

「你這樣的臭養漢老婆，騾皮娘兒們……過門那天，妨的呀老天爺下大雪……媽個臭皮的，晚上就來鬻子……紅馬呀，紅馬上床……過門才幾天，我們老崔家……好幾十年妳妨吧，妨我們個家破人亡……開胡子，把當家的妨的叫那羣王八羔子×的綁去了，妳呀，哎呀，天哪！」

老嫗子寫出來幾十種花樣，聲音高亢而尖利，一套連着一套，流暢地喊出幾千句，污穢的離奇的謾罵。

「這老傢伙是個甚麼樣的？」

「姑娘給她家，真倒啦三代的霉！」

「這樣的老婆婆，就該扔山上喂熊瞎子去！」

「這樣老傢伙死一個，小媳婦們享點福……老傢伙都死絕了，年青人就這點好！」崔平說，他平常不發議論，不像老九那樣說起話來像葡萄酒一般。然而只要說甚麼，便說得有情有理。

「這叫什麼話呢？年青青的人……別當和尙罵禿子呀！我也是老傢伙，可是崔老大——你爹，他不是老傢伙嗎！」一個老傢伙，長一下巴彎曲的小鬍子，他說。這是村中著名的「槓巴頭」：

「年青青地人，可不能這麼說話，我告訴你！靡有老傢伙你們從那出來的呀！」

「我就說：老傢伙死絕了，年青人就這點好！」崔平把臉漲得很紅，一口咬定的說：

「就是老傢伙非死不可！」大家一齊笑了起來……

「真是，真是，人心大變，這年頭要反了……！」

這時候，營長回來了，帶着一隊人馬，從人群裡衝了進來，兵士們穿着灰布的棉大氅，揹着步槍，一個個都有一點打不起精神，顯然因為昨夜，推牌九，逛窯子，抽大烟，不會好好的睡覺。營長——崔得勝，跳下馬來，對大家說：

「我家出事，你們看熱鬧來了嗎！」

大家誰也不說話，他用眼睛看了一圈，把手壓在刀柄上：

「走，散開些！」

他穿着黃呢的皮斗篷，光亮的黑色長皮靴，靴跟上一對閃大眼睛的刺馬針。炮手對他恭恭敬敬的鞠一躬：

「夫人，你老回來啦！」

「我把這家都託給你們了，你們怎麼弄的呢？」營長居然沒有發脾氣，僅是繃起鼻子，這神氣和老頭子崔萬福很相像。砲手就「是，是，是，是，」做着慚愧和悔恨的顏色。於是營長大踏步走了進去。

「他在我懷裡拉過青屎呢，看這個色，這些舊鄰居都不認得啦！」「擻巴頭」說，扭一扭嘴。

「當官的人，祖宗三代都不認得了，理你那個擻巴頭！」崔平說話，總是帶點稜角。

一個兵士，大大的打一個呵欠，瞪他一眼，忽然像被甚麼咬了一口似的大叫起來：

「都他媽滾蛋吧，家雀×屁股，亂噉咕個×毛！」然後他自己嘖哩咕嚕的說：

「這年頭老百姓也是胡子，胡子也是老百姓！」

不知甚麼時候，自衛團長鑽了進來，他悄悄的問訊道：

「營長回來了嗎？」

「怎的？」兵士說，他好像並不理解自衛團長是怎樣的身份。他的態度很傲慢。

於是自衛團長卑微的笑了一臉，說明了來意：

「我來麼，請示點事情，那個我也很抱歉，加上——他忽然低低的耳語道——弟兄們大老遠的跑來了，天氣又冷，慰勞，慰勞，小意思……：：：：：。」

弟兄老練的笑了起來：

「請罷！」

人們漸漸的散開了。

崔平底心很激動，他看見那一隊人馬，向着無邊無際的山嶺馳騁過去時，他的心也跟着馳騁了。

在回家的道上，他看見六枝。六枝底臉很憂鬱，他拍着他的肩膀問道：

「你心裡像有甚麼愁事？」

「媽媽病得很重……」

北風掠地而起，把雪毳揚起來，擊在人的臉上。天氣越發嚴冷，家家都用破布片塞住窗口，孩子們也不在門外喧鬧。天空是灰色的，像是準備降下一場大雪來。枯樹的枝桠，在北風裡顫抖。崔平緊緊的把帶子纏在腰上，天氣這般嚴寒，他只穿着棉襖，把一段脖子裸露在寒風裡。他問：

「病了怎麼辦呢？」

六枝搖着他闊大的頭說：

「她叫我給她討藥來呀！」他把手中的碗揚了一揚。

在那棵神樹前面，他們停住脚。神樹上懸掛着一些匾額，多半用紅布或黃布寫上歪斜的：「心誠則靈」和「有求必應」然後釘在樹身上。樹身很粗，半邊已經完全枯乾了。樹前有一座小小的廟，六枝燃着三枝香插在香碗裏。

「真能討來嗎？」

「我來了兩回了，等了一天，揭開碗一看甚麼也沒有！」六枝苦澀的笑起來：「我抓一把香灰，拿回去了，她高興得了不得，燒着，大仙家真靈呀，可憐我這老婆子呀……興高彩烈的喝下去了！」

「這是那有的事！你明知道討不來，還討甚麼？」

「她叫我來麼。她說再吃兩回就好啦！」

「吃香灰麼，不把病耽誤了，你他媽竟是胡扯蛋！」

「藥她不吃，錢也沒有呀！」

他說。把香灰搓得很細，放在碗裡一撮。

「昨晚又把她吓個够受……」他憂愁的說，嘆息了。

權平默默的立在樹下，他想：

——我們過的是甚麼生活呢？人病了就吃香灰。

從早先在他心裡蘊育着的，對於生活的反感，今天忽然具體的出現了。這不是沒有原故的，他九歲那年，給別人放豬。大起來，就下地種地，他親眼看見莊稼人一個個的像牛般耐苦，工作，從水災，旱災，蟲災以及捐稅裏掙扎着生活下來，在田地裡打着滾，戰戰兢兢地恐懼着天災人禍，度完了一年的時候，糧食給別人送去了，剩下來的不够吃穿，今年的意外的豐收，那黃金似的糧食都担到崔萬福家的倉裡去了，每個人每家佃戶，都在艱苦的生活裡翻滾，饑餓，疾病，寒冷縮短着每個健壯的靈魂，在睡夢裡也不出現美麗的潔淨的生活，有的只是污穢和貧乏，孩子們滾在泥漿裡，有一張枯乾的肚皮。壯年的小伙子，用盡了全身的精神，畜牲一樣的，一天到晚的勞動。老年人都是不能安閒，跟隨在年青人後頭工作，疾病的時候呢，到神樹前面來討點香灰。這是多麼污穢貧乏的生活啊。

「六枝，他們——劉老疙疸他們，一點也不錯！」

「唔！」六枝只唔了一聲，他心裏已是非常憂愁了。

「想法子弄錢治病啊，愁當錢花嗎？」

「有錢倒愁甚麼！」他說，拿着碗走回去了。

崔平也同他一道去。一路，兩個人都沉默着，不發一聲。突然，六枝說：

「你看見劉成的老婆嗎？」

他很詫異爲甚麼六枝在這時候開起玩笑來，他搖搖頭說：

「老也沒看見！」

「那樣娘兒們還是不理她好！」

「怎的？」

「你不說過嗎？娘兒們像豬一樣，誰有食吃到誰身邊來！」

「她和錢十八又有勾當了？」

「不准是錢十八，也許是別人。我倒沒看見，有人說看見在柴火窠裡……」

「他媽個皮的！」他只憤憤的罵一句，甚麼也不說。他是真愛那個女人的。

他們一同進了那低矮的小門，一院住的朝鮮婦人正在打着孩子，一邊噥哩哇啦地叫罵。

老婦人綸在炕上。身上蓋着棉被，輕微地呻吟着。六枝老婆坐在炕邊，蓬着頭髮，用無可奈何的眼光注視着進來的人。

「討來了嗎？」她問。老婦人也睜開眼睛，她的聲音微細而顫抖：

「給我——快點拿來吧！」

六枝把香灰送到她面前，她看一看：

「和上回一樣啊！」

他把香灰混在水裡，遞給她，她抬起半截身子，十分虔誠的喝了下去。

「老仙家保佑吧！」她輕輕的喊。

崔平看見這情景，一股酸辛從心底湧上來。

六枝欺騙了自己的媽媽，他明知道這病不易好了，垂下頭來，心裡十分酸楚，他極力制止住自己的眼淚。

這屋子裡低矮而且陰暗，是陽光不常到的地方。崔平盡力思索也找不起一句安慰的話，一聲一聲的細弱的呻吟，彷彿擊著一枚針，一下一下的刺進胸膛裡去。

他不想在這屋子裡多停片刻，走到外面，深深的吸一口氣，那個朝鮮婦人的丈夫朴元俊，對他伸伸舌頭，說道：

「你的幹甚麼？」

朴元俊長得圓頭圓腦，身子很結實。他穿着一條肥肥大大的棉襖，雍在脚面上。

「他媽巴子，你把褲子弄瘦一點不好，屌兒郎當！」

「你媽巴子。你的知道，昨晚劈劈碎碎怎的啦？」

「胡子來啦；馬鞭子。」

「打死人啦？」

崔平不再理他，他想，那國人都一樣。這個高麗棒子也是非常可愛的。

於是他走出這小院子，要到劉成家去。

劉成正和老婆吵嘴，對他很冷淡。老婆撇着嘴坐在炕裡，兩手壓在屁股底下取暖。

「大冷天，到人家亂跑甚麼呢？」劉成說，做一個使人難堪的顏色，把他亂眼邊的眼睛用力眨了眨。

崔平明白這原故，就是因為他來得太頻了。這就不能不引起劉成的疑心來。他默默的不說甚麼，祇是看着他。

「在家歇歇好不好，挺大的人，算幹甚麼的呢？」劉成第一次發這麼大的脾氣。他喃喃着一些帶刺的言語。

「昨晚的事你不知道嗎，村長，自衛團長，崔萬福的家，都搶啦精光……」
崔平有點困惑，他怒惱的問道：

「你說這些廢話幹甚麼呢？搶啦就搶啦……」

劉成像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似地跳了起來，走到外面去了，隔着窗子他對老婆叫道：

「我上東頭去一趟，人家找我有事……」

老婆對崔平綉眉毛說：

「他疑惑你了……往後少來一點吧！才剛圓錢十八來了，不知道和他說些甚麼……他高起興來，罵咧咧地……也許他早就看出來了……」

崔平不回答甚麼，默默的坐在牆角上，他留意的觀察這個女人。突然的，他說：

「少來，以後我也許不來了……」

「怎的？」

「我算幹甚麼的呢？我明白這個，妳說，妳外頭還有誰？」
女人驚愕的看着他；

「這叫甚麼話呢？還有誰？這是亂謗的嗎！你也真是……」
他忽然笑了起來：

「誰說得上呢，媽個巴子，娘兒們這東西……」

「你要是真和我好，你少說這些混蛋話！我問你，你聽誰說的？」

「不用管誰說的。天地良心！」

「那個王八犢子造這個謠言，我要知道，撕碎啦。那張破嘴……」她咬牙切齒的說，坐在崔平前面來，替他掩住脖領，他抱住她，親一個嘴。她穿着一件很厚的大棉襖。

「你可要加點小心！」女人警告他說：「錢十八那東西還沒走呀，他們要算計你呢。」

「他媽個巴子，這一群王八旦，有一天我叫他們知道知道！」

「小心一點吧，你老覺得自己英雄英，那不行呀！」

「唔，」他點點頭。」

「看這樣，妳外頭真沒有別人了嗎？也說不準，我說，反正我管不起妳，我倆就不像一回事呀，可是我愛妳，娘兒們這種東西，真是沒有法想，英雄，英雄難過美人關……妳也酌量着來！姓崔的是男子漢！我知道這麼下去也不行……」他嘆一口氣。

女人凄楚的垂了頭，他摟過她來，放在膝上，她拍着自己的肚子，低聲說……

「有了！」

「真的？誰的？」

「你的！」

他把她摟得更緊一點……。

門突然嘩啦一聲開了，風和人一齊衝了進來。

劉成因爲憤怒，身子輕輕的抖起來，他用不出所料的神氣「哼」了一聲，就再也說不出甚麼話來。

崔平和那女人，都怔在那裡。少停，他才把她推下去。女人把臉向着牆壁。

「我，我，我早知道。」劉成懊傷的，憤怒的說：「我早就，早就看出來……你當我走了，我踉出去！我都聽見了……」他猛然大聲的叫起來：「妳這娘兒們，我早知道，不是一塊好餅……當姑娘時候就是壞貨了……你當我不知道，我不是傻子呀……」

他說，一邊反覆的罵着「你媽個皮，王八旦……」一邊喃喃的叨咕着甚麼。他的腿抖動得很利害。

崔平低着腦袋，坐在那裡，不答辯也不求情。

「崔平，我和你不錯呀，我和你……你媽個皮的……我早知道你不是好東西，我早知道你不是好東西！」女人伏在坑上哭泣起來。「哭個×毛，妳就會裝佯……」

劉成已經憤怒到極點，對崔平喊道：

「還不給我滾蛋，若不，大夥都不好看……我這回饒了你們，你再登我的門，我要你命！」

崔平站起來慢慢的說：

「這不怪她，都是我，你……」於是走出去了。

風在外邊猛烈的嘯吼起來。

懊惱，悔恨，苦惱，織成一張網，罩在崔平底心上。錯綜的複雜的情緒，虐待着他，使他路也不會走了，他在坎坷的地面間奔跑。雪隨着風飄落下來。

老崔頭正把柴火和樹枝塞進灶坑裡去，那火呼呼的響着。他進來，一下子就摔在炕上，炕很溫暖。

「怎麼樣啊，我們的本家這一下子就够受罷！」老頭子說，他老是很愉快。

「自衛團長公館叫胡子搶了，想想吧，真是奇妙。聽說自衛團也跟着跑了三四個，怎麼辦呢，這年頭！」

老婦人默默的坐在炕裡做活計。

「這年頭真說不得，誰敢說……」
「噫，胡子再也不搶我們，小子，你那個大叔非跟他的錢去不可呀！兒子也綁去了——剛娶的媳婦，告訴你說，還是沒錢的好！」

「營長也回來了，營長能怎的呢？營長抓胡子，真是笑話！……這柳子一定是山裏不遠的……」
崔平好像打不起精神回答他甚麼。

「你小子怎的了呢？想老婆子嗎？真沒出息。……可是年青人到時候磨媳婦真磨不住，媽的……」
忽然他自己嘻嘻的笑將起來。

晚飯的時候，天色已經昏闇下來，崔平才端起飯碗，從門外闖進十幾個持鎗的兵士來。

「老兄弟，跟我們走吧！」

「爲甚麼？」

「不爲甚麼。」

「營長找你說話！」

崔平暴怒的說：

「我不認得營長！」

「痛痛快快地！不要緊！」

老頭子嘆道：

「你們是怎回事呀？我底兒子沒犯着你們的法呀，你們拿刀動鎗的到這來！這不是廢磚廢瓦的年代呀！」

「你們饒了他吧，他還是小孩子呢，他有甚麼錯……饒了他吧！」老婆子已經流下了眼淚。

「不和他們說這個，媽。我就跟你們去！我看你們能把我姓崔的怎樣！」

「真磨有王法了呀！」老婦人扯住他。「我不讓你去，我就你一個兒子呀……！」

這樣激怒了一個紅眼睛的兵，他吼道：

「真他媽的，又不是了不得的事。」

他們把崔平兩臂背過來剪住，老婆子被推在炕上。

後記

這本小書裡收集了從民國二十八年五月，至三十二年七月這中間所寫的小說，爲了使讀它的人更容易一點的了解作者的感情，所以我都在篇末注明了寫作的年月。至於次序是無所謂的。

這是一冊內容蕪雜的小說集，看它的人，當能明白作者這四年間多變的文學生涯，這也就是我爲什麼把許多內容不同形式不同的東西都收集在這本小冊子裡的原故。它是如此的蕪雜，如此的紊亂，倘若有人在這本書裡探求作者並且企圖發現作者的話，其結果乃是失望！即是我自己在付印以前曾翻讀了一遍，我也感到了困惑。這樣薄薄的一本書裡收容了好幾篇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得怎樣解釋才好呢？對於讀者這完全是沒有意義的，（我不主張文學作品在它本身以外的功用）對於我自己却正是爲了忘却的紀念。這就是說把這些過去了的雜亂的作品清算一下，在文學上我重新鄭重的開拓我自己的道路！

對於自己過去的作品，不加以任何解釋，應該是最賢明的態度。尤其對於像這本小書裡的這些，我早已沒有關於它們說些什麼的興致，所以當這書送到讀者眼前時，我是慚愧而抱歉的。

袁犀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五日



中華民國卅四年一月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卅四年一月廿日出版

版權
所有

華北文藝叢書第四冊

森林的寂寞

(再版本)

著者

袁

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七號
北作家協會

發行者

柳龍

光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七號
北作家協會

印刷者

武德報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二七號

定價
外埠

#82

407377

4

2

407377

4